

揚州十日記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幸存錄

續幸存錄

鹿樵紀聞

揚州十日記

嘉定屠城紀略

明夏允彝

明夏元淳

清吳偉業

明王季楚

明朱子素

神州國光社

主
編
者

程 演 生
李 季
王 獨 清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

本書輯錄 李 季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

目次

序言·····	李季	一
幸存錄·····	夏允彝	三
續幸存錄·····	夏元淳	五九
鹿樵記聞·····	吳偉業	七九
揚州十日記·····	王季楚	二二九
嘉定屠城紀略·····	朱子素	二四九

序 言

記得一部英文的十九世紀世界史說過，戰爭是世界的事實，和平爲人類的夢囈。凡研究歷史的人，因史實的昭示，大都有同樣的感想。魏禧以爲春秋是一部『相斫書』，其實何止春秋，我們歷代的史書那一部不是『相斫書』？推而至於東西洋各國的歷史，又何嘗不如此？

自階級制社會成立以後，人類的相爭相殺，總不出階級對抗的範圍。因爲不獨一國的內亂是由於各階級（或一階級的各派）間的自相殘殺，即一國的對外戰爭也不外侵略他國或抵抗他國；侵略國的統治階級是要藉戰爭伸張自己的勢力于他國，而被侵略國家的統治階級以至各階級是要藉戰爭抗拒這種勢力的侵入；迨侵略國戰勝之後，牠的統治階級變成被侵略國的統治階級，而被侵略國屈服之後，國內各階級大都變成被壓迫階級，即被統治階級，故打來打去，仍是各階級的混戰。

1 自有階級對峙以來，即有爭鬪的發生，不過所謂爭鬪是分明爭與暗鬪。當暗鬪時，總是

比較平靜的時期，要到階級的矛盾登峯造極的當兒，才爆發爲戰爭，尤其是爆發爲殺人如麻的劇烈的戰爭這就是所謂明爭時期，或「相斫」時期。

就我們中國四千年來的歷史講，這樣的明爭時期或「相斫」時期大概每隔幾百年甚至於幾十年即出現一次，而明末的一次，內亂外禍始則接踵而至，繼則並駕齊驅，尤演成空前的大觀。本冊所輯錄的

夏允彝：幸存錄，

夏完淳：續幸存錄，

吳偉業：鹿樵紀聞，

王秀楚：揚州十日記，

朱子素：嘉定屠城紀略，

對於這種大觀是或詳或略地表現出來了。今先略述各書的梗概或特色，然後及于牠們所給予我們的重要印象。

夏允彝的幸存錄所紀，和他自己聲明的一樣，是關於明末「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等項，即他的兒子的續幸存錄也不出此旨，不過時期更後，紀述

更略罷了。存幸錄的持論頗爲公平（但對馬士英未免過於寬恕），尤其是對於東林有深刻精闢的批評，非其他同類的著作所能企及，值得讀者特別的注意。

吳偉業的鹿樵紀聞述福王至桂王時事，間涉及崇禎朝事。論書的性質和幸存錄及續幸存錄相似，不過範圍較廣，篇幅較多。但其中也自有一個大差異之點：卽梅村是以崇禎進十而降清，爲國子祭酒，對於清室（卽幸存錄所指的東夷）的態度，恰恰和相繼死難的允彝父子相反。他本是一個有名的詩人，鹿樵紀聞的敘事，簡潔生動，確是名著。其自敘一文，起首幾句與黃宗羲的弘光實錄鈔序相同，以下一大段又與錢觀的甲申傳信錄序相同，殊屬可怪。這大概是原來收藏這些鈔本的人輾轉抄錄，混亂或改竄所致的。從前有人認鹿樵紀聞卽著者另一著作綏寇紀略的別稱，今人因其截然不同，又認「梅村野史當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駿公。」（見鹿樵紀聞跋文）其實如果沒有其他有力的證據，僅從兩書「截然不同」一點上去推定鹿樵紀聞非吳偉業所作，是再錯也沒有的，因爲他既可以作綏寇紀略，爲何不能作鹿樵紀聞？是書明明署有「婁東梅村野史」字樣，難道婁東真有兩個梅村，而兩個梅村都是文章能手？

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述清兵屠揚州與姦淫虜掠，佈局的緊張，描寫的深刻，無異一部

天然的哀情小說，處處抓住讀者的心，使與之起共鳴，允稱傑作。

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紀略描寫鄉兵的反抗李成棟的精兵，勇而寡謀，集而易散；嘉定的孤城固守，老幼一齊上城；侯峒曾父子，黃淳耀兄弟，以及「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督戰；和城破後全城慘遭屠殺，文字都很質實，讀了是極令人感動的。

我們讀過上列五種書，心中發生許多感想。第一，明朝到了崇禎時，外有強鄰，內多流寇，君既待下寡恩，用人乏術，臣復因循泄沓，無補時艱；卒致內外夾攻，身殉國破。弘光正位南都，昏庸淫佚，超越千古，而「馬阮之徒猶賄賂公行，處堂自喜，不踰載而金甌盡缺。……唐藩起閩中，勢如危卵，而鄭氏以驕奢貪縱輔之，日與魯藩為難。……桂藩立粵中，僻處海隅，一逼於成棟，再逼於三王，三逼於孫可望。遁走不常，舟居靡定。是時君不君，國不國矣。」（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序一頁）像這樣的君臣，要想圖恢復，或保持疆土日蹙的小朝廷的生命，真是比登天還難！

但我們對於這五種書所獲的最大和最重要的印像，並不在此，而在爭鬥——屠殺。先講東林與攻東林（齊，楚，浙三黨）兩大派，牠們雖為自由地主集團的左右翼，所爭持與擁護的不出這個集團及其總代表以至自身的利益，在表面上幾乎與內亂外患無關，然沒有

當時外患以至內亂的醞釀，外內矛盾的漸次成熟，當然不會弄出這許多爭執。可是僅僅廟堂之爭，東林諸人因廷杖而死，下詔獄而死，自縊而死，恐怖而死，仰藥而死的，已經後先相繼，開流血的先河了。（關於東林事件，可參看本叢書第十冊。）

當統治階級內部正在鬧得烏烟瘴氣的時候，『取民之制甚煩，養民之制甚略』（引計六奇語，見明季北略二三卷三四頁）的明代，其農民再也經不起賦稅的壓迫與飢荒的侵襲，遂附和逃兵，邊盜和土寇，起來作亂了。『當秦寇發難，延綏以北爲逃兵爲邊盜，延綏以南爲土寇爲飢民』（見吳偉業綏寇紀略一卷一一頁）於是『蔓延秦晉荆豫，西連巴蜀，東擾江淮』（鹿樵紀聞下卷）終至京師不守，把崇禎皇帝逼上煤山，自縊而死！凡流寇所過的地方，總不免屠殺，尤其是張獻忠最爲兇殘，竟使許多地方全無噍類！

至於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宰制中國，肆行屠殺，而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爲其代表，這是我做中學生時聽得爛熟的。當時講述此事的人們正在宣傳排滿思想，以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有『韃子』才這樣殘殺我們漢族。年青而狂熱的我當時自然是完全相信的。但後來讀書較多，才知道屠殺不是清兵的特點，我們中國有的是，並且遠在他們之前。

舉例來說：戰國時，被稱爲『趙之北邊良將』，『常居代雁門，備匈奴』的李牧，『大破

殺匈奴十餘萬騎」〔見史記八一卷李牧列傳五頁〕這不是屠殺麼？漢武帝遣衛青，霍去病「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見同書一一〇卷匈奴列傳一〇頁〕這不是屠殺麼？然人們猶可藉口于「禮義之邦」對於「夷狄」沒有許多開工夫「修文德以來之」只好借重屠殺，使之威服，這原是不不得已的舉動。

我們再來看一看漢族的自相屠殺罷。「白起……善用兵」秦昭王十四年，「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見同書七三卷白起列傳一頁〕，昭王四十七年，白起與趙將趙括戰，「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陘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見同書同卷二頁〕據此，單是白起一員將所屠殺的差不多有九十萬人！不過這也可藉口于兩軍相見，正要拚個你死我活，用不着客氣。〔其實內中不獨有降卒四十萬，一定還有許多非軍人。〕

現在再看「近古以來，未嘗有也」的焚霸王罷。「項羽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見同書七卷項羽本紀七頁〕這明明白白是對沒有自衛能力的人民的洗劫。其唯一的原因是項羽將東歸，恐怕留下完好的咸陽，便宜了沛公。

序 這比黃巢復入長安時，「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見唐書二二五卷下逆臣列傳四頁〕的原因，尤爲沒有道理。

然屠殺，洗城這一類的事件在我們的歷史上並非偶然的例子。這原是我們「禮義之邦」的「國粹」的一部分，無須由滿清或其他夷狄從新輸入。我說這句話，自然不是替滿清解脫，藉此減輕清兵對揚州和嘉定等處屠殺的罪惡。我的意思是在指明屠殺爲中國歷史上「相砍」時期常有的現象，而揚州與嘉定之屠只是這種常有現象中的一種，我們切不可把牠歸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大道理上去，便心安理得地不再求其他原因了。其實屠殺，尤其是屠城，在戰略上的原因比種族或民族上的原因要大到不可比擬。量錯說得對：

「戰勝固守，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見前漢書四九卷鼂錯傳五頁〕

屠城是鼓勵將士進攻的最有效的方法，因爲他們可「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所以項羽屠咸陽，一定要「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而揚州與嘉定之屠，清兵一定也先叫「蠻子獻寶！」就是幫滿清說話的吳偉業于嘉定被屠後，也不得不輕輕地說一句：

『王師拘掠千艘，載虜獲西去』

屠嘉定是明降將李成棟的兵。當他沒有投降之時，他所練的兵素稱勁旅，然他怎樣練成的呢？夏允彝轉述玄潛的話告我們說：

『凡所有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從之，有求必予。』

在平時對主師這樣放縱的軍隊，到了戰時，當然要姦淫擄掠以至於屠殺。在另一方面，當主師的平時任聽將士這樣放縱，到了戰時，自然也更要縱其姦淫擄掠以至於屠殺。

屠城是搜括財物最有效的手段。因為以死相恫嚇，以殺做榜樣，無論怎樣視財如命的富人，也甘心情願將所有財物作一次或多次獻出來，以冀苟全性命。無論怎樣困苦的人（除非真正一貧如洗）也要備一點財物作為『蠻子獻寶』的命令下的賣命錢。然單是爲着搜括財物，屠城的慘劇也未必一定出現，要輔以另一原因，才不能倖免，即所謂『抗命』。抗命是戰勝者最痛恨的一件事，一旦將城攻下，必加以殘酷的懲罰。所以後來要收拾人心，比較不大屠殺的李自成，其傳牌上卻明說：

『如關閉城門，上城拒守，攻破之日，盡情屠殺。』（見明季北略二三卷一八頁）

序
然在實際上他的懲罰的屠殺是分等級的史載他

『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見明史三〇九卷六頁）

豈獨流寇如此，卽堂堂開創之主也是這樣。並且拒守日久，殺戮愈多。成吉思汗以「八萬人圍攻赫拉特〔Herat〕城至六個月之久，此城終于被武力攻下，全城一百五十萬以上的人口被成吉思汗的兵士屠殺殆盡了。」（見拙著馬可波羅遊記序言一〇頁）

同樣，清兵的屠揚州，也因史可法向來對他們抗戰，而又退守揚州的緣故；李成棟的屠嘉定也是因附近的鄉兵殺死了他的兄弟和副將數人，而嘉定又拒守不降的緣故。就是清兵的屠嘉興，屠松江，屠江陰等處，也大都是由于這些地方的「抗命。」

然張獻忠的屠殺卻漸漸有些不同了。例如武昌，不獨民衆沒有對他抗戰，就是官兵打了兩次仗，也開門迎降了他竟

「屠僂土民數萬，投屍于江。尚餘數萬人縱之出城，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見明季北略一九卷五〇頁）

又一說：

「獻忠以武昌民衆，不能頓殺……薰香三枝，與衆刻期。如香盡而猶在城內者，盡殺。民爭趨出，蹂死萬計。不能出者，殺之。凡驅民三十萬，溺之于江。」〔見同書同卷五三頁〕

他在幾天之內攻破重慶，

「遂屠重慶，砍手三十餘萬人，流血有聲。」〔見明季南略一二卷二六頁〕

後來他進佔成都，又將加以屠殺，他的愛將平東將軍某流涕諫道：

「王轉戰三十年，所過屠滅，無尺寸之地以守，非將士相從意也！今出萬死爭斯七，庶幾爲王成霸業耳。若又屠其衆，某等何用生爲？請王手中劍刎頸，先百姓死矣！」〔見綏寇紀略十卷二一頁〕

他因這個愛將的死諫，才中止屠殺，便在成都稱王稱帝了。不過終因成都漸被包圍，知不能守，

「乃分遣諸將帶兵屠殺附近所屬州縣百姓。不論在城在鄉，男女老幼，務期盡殺，不許私留人。雖藏匿深山窮谷，懸崖險洞，務必千方百計，取而殺之。一月之間……各州縣剷除盡絕，更無一人遺留者。然後盡搜成都城外鄉間百姓殺之。次乃盡屠城中，不餘

一人。』〔見明季南略一二卷三三頁〕

然這猶可說是留下成都及其附近州縣的人民，恐以資敵，所謂「蜀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爾。」〔見綏寇紀略十卷二五至二六頁〕故復師項屠咸陽的故智，來一次昏天黑地的勾當。不意他于殺盡成都一帶的人民後，率領自己的人馬赴川北，駐劄西充山中，竟屠殺自己的隊伍來了！他

『每日清晨帶數人登高埠，逼視諸營。或隊伍不整，或旗幟參差，或器具不備，卽併一營盡屠殺之。』〔見明季南略一二卷三三頁〕

及他的兵馬屠殺過半，他的心腹因問『今上等好漢斬殺將盡，後將何以禦敵？』他答道：

『皇帝極是難做，嚙老子斷做不來……想來做皇帝不如做叛貨客人快活……將此衆人殺盡，找等心腹數十人搬馱金銀叛貨，前往南京做叛貨客人，受享富貴，圖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見同書同卷三三至三四頁〕

11 後的一樁事，真有些令人莫明其妙！但究其實際，不過因他爲寇日久，殺人變成一種日常功

課並且看出殺人足以擴充他的勢力，維持他的威信，遂愈殺愈多，愈多愈好，習以如常，非殺不可。明史說他

「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愴愴不樂。」〔見明史三〇九卷張獻忠傳一二頁〕

吳偉業說：

「此賊天性特與人殊，恆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卽愴愴不樂。」〔見綏寇紀略十卷二五頁〕

這正是他的生活習慣養成的。俗語說得對：「習慣成自然。」這種自然就是他的「天。」故他說「天教我殺，我不敢不殺！」〔見明季南略一二卷三三頁〕于是他憑着任何小事或幻想，都可以殺人，並且必須殺人，否則他以爲自己的勢力或威信不能維持，至少是感覺不便或「不樂！」最初是殺他所認爲對敵或厭惡的人，後來卻殺起他所倚倚或心愛的人了，〔當前兩種人屠殺淨盡的時候，尤其要殺自己的人了。〕他殺自己部隊，殺他心愛的狀元張大受，殺自己的妻妾和幼子〔參看鹿樵紀聞獻忠屠蜀一條〕正是這種嗜好的習慣極端的表現！

我們在上面說屠城或屠殺有四種原因：一，由于誅求財物；二，由于報復反抗；三，由于恐

資敵用；四、由于嗜殺的習慣。但這都不是根本原因，屠殺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階級對抗中去找。否則誰無父母兄弟，諸姑姊妹，以及妻室兒女，好好的同類爲什麼要加以屠殺，而不發生絲毫的同情心和憐憫心？正因爲平日有階級的劃分，階級的仇恨，彼此明爭暗鬪，惡感已深，一旦有橫決的機會，便痛痛快快來一次大屠殺，一洩胸中的積憤。今試舉兩例證明於下。

一、一個國家想征服他國，首先要打倒的，是被征服國家的統治階級，因爲他（自然也是代表自己國內的統治階級）和後者的對抗最大，衝突最多，故他所要殺戮和劫掠的，首爲這個階級及和這個階級相接近的階級。此事在揚州的屠殺中表現得十分明白。揚州十日記的作者王秀楚，自言「粗服類鄉人」，而一騎獨呼後騎去捉他，因爲他所居的左右都是富商大賈，認他也是富人，故先下手。

揚州人被屠殺的達八十餘萬，所謂「玉石俱焚」，無分涇渭。但最貧苦的人或流氓以及僧道之類似乎都安然無恙。據王氏說，清兵最初索金，意頗不奢，「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萬兩相獻而卒受斃者，揚人導之也。」又以長竿擲他的脚的人也是「揚人之爲彼鄉導者。」「封刀」以後，出示放賑：「其往來負戴者俱焦頭爛額，斷臂折脛，刀痕遍體，血漬成塊……稍可觀者猶是卑山院乞兒也。」「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可見作

嚮導的揚人，乞兒和僧人都不是清兵屠殺的對象了。

二、計六奇稱張獻忠「幼有奇力……徧體生毛，大性好殺。」（見明季北略七卷九頁）有奇力與徧體生毛都是身體極強健的表徵，因而他的生性要比常人橫暴些，或如錢顛所說的一樣：「性狂躁」（見本叢書第十二冊三二頁）至於殺，尤其是好殺，完全是他後天的環境養成的，談不到「天性」上去。他少年時，「爲府捕快，因事革役；去從軍，坐法常斬，已解衣伏斧鑕」（見鹿樵紀聞下卷），這樣微賤的出身，而又遭革斥，並與鬼爲鄰，當然使他對於上層階級，不懷好意。（綏寇紀略十卷稱他爲「將家子」，明季北略七卷說他少時一拳撲殺一同學，家資數千金俱盡，爲父所逐；飄泊異鄉，被人收養，更毆死兩同學，逸去。果真如此，他也早成一個亡命之徒，與上層階級絕緣了。）加以他「剽勁果俠，人……目爲黃虎」，既「亡去爲盜」（鹿樵紀聞下卷）他要肆意報復，是勢所必至的。不獨他殺明宗室，達官，富人，都朦朧朧，含有一種階級意識，即殺紳衿，生監，也無不如此。

現在總括起來說：歷史上一切黨派的紛爭，民衆的變亂，種族的仇視，民族的鬪爭，都有階級對抗的成分在內。因此，在階級和階級對抗存在的時候，一到「相砍」時期，上面所說那些屠殺或屠城是很難倖免的。

我們處在帝國主義回光反照，盡量發揮他的威力的時代，毫無疑義地又是一個「相砍」時期，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戰爭隨時可以爆發。舉凡飛機，大炮，毒氣，死光，細菌，以及許多秘而不宣的殺人利器正在層出不窮。現在要屠殺起來，比從前何止容易千百倍！可是所謂戰時國際公法又完全是一張廢紙。我們這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如果沒有充分的軍事準備和民衆的武裝，一旦強敵壓境，揚州，嘉定，武昌，重慶，成都屠殺的慘禍，難再見於今日。讀者如能鑒既往以策將來，注重於民衆武裝自衛能力的養成和充實，那就不辜負我們輯錄此書的本旨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李季序于上海

空白页

幸
存
錄
專
載

空白页

卷上

予少鈍劣，讀書數百過，僅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開，不數過亦時能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困公車，不能舍帖括技；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還，三年崩壞。北都南〔疑誤〕陷，遺弓痛憤，生理已訖；鎬京再興，宮隣金虎，內憂外患，交至而潰。予也應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讀書，時有著述，隨手淪散；今待死耳，又復何云？然于國家之興衰，賢奸之進退，虜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懼後世傳者之失實也，就予所憶，質之言乎。言之或幸而存，後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誣者予其免夫。跳身出潛，卷帙無所攜，偶所遺忘，無可詢質；筆墨時缺，蠅頭書之。後之覽者，或亦重悲予志也。

國運盛衰之始

〔其論有極正者，有極偏者，不足盡信，存之可也。〕

3
神廟冲齡踐阼，容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正擅權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惟謹。尤留心邊事，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邊鄙不發，宣大以西，桴鼓凝埃矣。

用大帥戚繼光于薊鎮，譚綸爲督撫，一切用舍興建，惟繼光言是從。——繼光建城堡墩台，制度皆精絕，烽火精明。——又調素練浙兵雜邊兵練之，車馬步雜用，東夷聞而畏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

迨烈皇帝登極，磔魏璫，亟召袁崇煥以大司馬經略邊事，慰勞倍至；詢以東夷何日可滅，崇煥以五年爲期。及賜食出至午門，羣臣問可奏績否？崇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上心云。爾時有識者訝其不成功。再入對，崇煥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相應，乃方得成功爲請。上卽命各部及言路如崇煥言。崇煥无何卸責，一至寧遠，遂爲講款計。蓋自崇煥寧遠奏捷之後，卽令番僧往吊東夷以講和，以罷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東夷之命，遂以平東夷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牽制金復海，蓋時時襲東夷，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者以其身權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斬文龍，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矯詔。未幾，東夷闌入，遵化撫臣劉策，大司馬王洽，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東夷長驅迫都城，急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之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東夷自任，一日縱東夷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東夷相值，輒避去。及入對，先以危言悚滿朝，冀朝臣

懼而從款議也。顧上英明，終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實導東夷入犯，上益切齒，再召崇煥入，卽下詔獄，而擢滿桂爲武經略，以祖大壽、黑雲龍輩俱爲統帥。

遼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甯遠，遠近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虜戰，桂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虜亦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于是磔崇煥，誅王治，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爲大司馬，丘民仰撫寧遠，劉大訓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虜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晉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爲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丘巡撫與大壽不合，梁司馬，劉大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

東夷一犯宣府，一入山西，兩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齊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禍爲至劇。我之兵力，每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闖寇逼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門而入。烈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吳三桂父陷寇中不之顧，務報國仇，但力不能當，借兵于東夷，與寇一戰，大勝，寇卽棄都城西走。而東夷晏然以爲得都城于寇，非得之我也。傳

檄三齊，迅掃秦晉，既得河北，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爲寇爲先帝之仇，東夷能爲我滅寇，非我仇也。嗟乎，寇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賦加于何年？皆以東夷發難也。且河北爲寇所攘，猶曰取之于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我謀不臧，將不擇，兵不練，廷臣置邊事于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患爲得計。至南都之政，賄賂滋章，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開辟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邱墟，大可痛也。

遼事雜志

申大司馬玄洛嘗語余曰：『爲少司馬時，嘗一晤李成棟，成棟以其文定公子也，待之極恭。叩以邊事，云：「爲費甚多，凡所育健兒，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以從之，有求必予，但令殺虜建功而已。」玄洛叩以費從何出？曰：「非能自給之也。當其窮時，則貸予之；或責以零劓劫帳，或責以禦虜先登，計級受賞，卽除前貸。」故人皆樂爲之用，此李氏功名所由盛也。』當是時，天下皆疑李氏有異志，兵莫強焉。然李氏之費以養健兒者，漸移以給朝貴，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則相與雷同，任其欺蔽；凡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游者，必以李氏爲利藪；李之子弟恣意聲色婦人，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余嘗叩之遼

友曰：「此天也！當成梁如松之貴，與之語，皆娓娓精當；及如柏輩，既弱且蠢，與言皆憤，而其父兄之風無一存者，一見而知其必敗也。」嗟乎！李氏之盛衰，卽遼事之興壞係焉，豈非天哉？後之論者又往往以通夷罪李，亦屬太苛。

如柏敗後，如標卽以大金吾出鎮，不過以孝廉五六人以計偕寓其家，上疏舉之，卽因而用焉，已太草草。廷弼至，卽糾如標十大罪，下獄擬辟，言亦太過。然人皆以李氏素有富名，積謗所集，無有一人寬之者。如柏既瘦死，如標自分死無日矣，忽中夜奉烈皇帝旨，宥之出獄；如標夜出圍，家寓城外，久不相通，忽而叩門，家中駭以爲夢中事也。後遂續其寧遠舊封。古人云：「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烈皇帝之謂乎？

遼事之起三十年矣，每當破城殺將，天象必徵，靡不彰明較著也。當戊午發難，彗星亘天。四五年前，地生白毛，鬼哭于空，近在簷際，遠則數丈之高，如俗所稱鬼車鳥者，民間鳴鑼發砲以駭之，去則旋來，竟夜乃止，尤爲史籍所不經見。己未二十九日，四路發兵，京師大風霾，余以計偕出飲友人家，坐小輿中，兩壯夫舁之，震蕩若在危濤中，掀播不已，雨沾衣皆黃土也。旣抵席，忽睹庭中火光赫然，咸謂設庭燎耳，實天色如頰下炤也。酒散歸，衣巾皆染雨土滿矣。閱兩日報至，遼東之破，余館于鄒平張師家。是日，忽大風蔽天地，覲面不相睹。唐陵之破，余亦計偕

在都，連日風霾，東望但見黑氣蔽天而已。癸未甲申之期，天變尤多；其最異者，雷擊奉先殿，雷火下焚，銅鐵皆融而下注，擊死內侍若干。甲申二月，寇漸逼都，余姪永遊北雍，遽歸，至中途，遇大風，不止，拔木飛瓦，行人皆偃仆焉。天之示戒爲何如也？惟南都之破，無甚外徵，豈天以爲不復可做，故置之耶？

自有遼事，所用人鮮能有勝任者。當時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爲庶幾；而武臣如劉綎、杜松、滿桂、祖大壽、吳三桂，其最著也。廷弼剛而驕，唾罵一世，謂皆出己下；此雖成功，亦不能居，况功未成乎？吾鄉朱本洽爲永平郡守，嘉興錢士晉爲真定郡守，熊一見，賞其才，且云：「遼事將興，將與共功名。」兩公意其能成功也，譽以公至，必能滅東夷而固遼。廷弼握手與密語云：「公解人也，何爲亦作此語？遼事豈可爲？但當尋一散場耳！」意謂怒罵人以圖逐歸也。此其言豈意在國家者乎？當其督學江南，行法極嚴，然嚴而不當，如郡邑一概徇私，致孤寒棄塞，或有不平之鳴，但知嚴處士子而已，不能一破情面也。卽此亦見其不足有爲矣。

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拜爲同盟，肝腸頗熱，爲閩中縣令，分校閩中，日呼「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斯豈執事必敬者乎？寧遠一捷，實爲有功，遂自矜爲東夷已破胆，必肯獻地講和。召對自言五歲滅東夷，了

無成算，給諫許譽卿面叩之，崇煥自言聊慰上望云爾。給諫亟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亦自悔失言，遂以用人措餉等事再請于上，倘有不相應，即可借爲卸擔地，不意上之咸從所請也。赴援都城，召見卽請統兵入城休息，上不可，以三千騎入城請，上曰：「三十亦不可。」上之所以疑之者至矣，而崇煥絕不悟也。閣臣錢龍錫嘗問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用之，不可用殺之，此吾所優爲。」錢固庸人也，不以其言爲意。及斬文龍，疏中卽入錢語，及虜闖入，朝論遂以殺文龍爲崇煥罪，而并及龍錫；以崇煥爲逆督，而以龍錫爲通逆，一凌遲，一擬辟。蓋以逆璫一案爲附逆者所切齒，欲借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羅及諸名賢，其事且成矣，欲自兵發之，而大司馬梁廷棟始與謀，旋悔不肯任，且賴上聖明，不能遽起大獄也。龍錫賴詞臣黃道周疏救，後以天旱肆宥，言路屢以爲請，釋戍定海。而崇煥先置極刑，妻子流數千里，刑浮于罪多矣。

承宗縑而才，凡軍中利弊，每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部曲器用亦精嫻，諸帥咸服之，但謂其不能無欲，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將略也。承宗以爲韓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關門俱無事，然幸不與東夷值耳。歸居里中，城陷，合家被難，傷哉！

劉杜世將有名，杜勇而疏，劉爲尤勝，其所招致奇材劍客之屬實甲于羣帥，劉敗後，無有及之者矣。大壽家富而勇，曾犯法幾被戮于承宗，賴崇煥力救，故相得甚權。及爲大帥，子弟皆貴，家丁皆夷人，遼人多善戰。都下擅歸，以崇煥下獄，激之使然，而其母痛責之，其妻故妾也，亦持之甚堅，故仍爲國用。永平恢復，錦州力守，皆有功，但攻圍旣久，糧已竭而援兵不赴，遂以城降而身自逃歸。或云，已輸誠于東夷，已謂吾歸，即舉八城盡降，故東夷縱之，然歸而即爲國固守，雖其子在虜中不之顧也，亦非有意負國者。力守松山杏山，與洪承疇被圍年餘，力竭而陷，遂致失節。

三桂卽大壽甥也，其父吳襄向爲大帥，三桂少年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寇所以誘致之者甚至，三桂終不從。都城已破，以殺寇自矢，包胥復楚，三桂無愧焉。包胥借秦兵而獲存楚社，三桂借東夷而東夷遂吞我中華，豈三桂罪哉？所遭之不幸耳！

滿桂勇而廉，然起自行伍，不解文墨，拔爲統帥，羣帥不之服也。况各鎮之兵紛紜而集，桂未得稍撫循之也，亟驅以戰，兵不與將相習，且將與將亦多不相識者，一戰而覆，非桂之罪也。數人而外，卑卑不足論矣。

遼人守遼亦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爲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廷弼

云然；然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也。如浙兵、川兵、秦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何如耳。嗟乎！勝敗得失，但嘗擇將，乃云兵惟某地最良，古豈有此論哉？

督撫莫能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是固然矣。政府中樞尤皆庸庸，遼事所以益壞也。當張江陵柄國時，九邊之事如視諸掌，如某虜今將往某地，防其犯某邊，江陵必先知之，戒諭邊臣，無敢敗事，後鮮繼之者矣。一邊撫掌語余曰：「葉臺山相國固不可及也。每邊臣上書，必手答之，此後止發一名柬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然猶未極壞也。周宜興當國，或以庇邊臣奏許之，周力辨，謂向來不與邊臣通書，若謂邊事非閣臣所與知者，其敗不亦宜乎？崇禎朝，凡爲中樞者無不被戮，雖上之用法嚴，亦下多負國耳！其稍可者，梁廷棟似明暢；余大成、李繼貞兩職方未必知邊事，而守甚潔。債帥之風，藉以少改，亦庶幾云。

門戶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人小人爲多，然亦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于敗亡者，以聰明偉傑之士爲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顧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爲黨者，亦必有此，此

黨衰，彼黨興，後出者愈不如前，禍延宗社，固其所也。

國朝自萬歷以前，未有黨名；及四明沈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謬自負，與政府每相持；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于東林，名流咸樂趨之，此東林浙黨之所自始也。

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居以爲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羣臣上請，然羣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使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斥，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言者而痛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大不幸也。于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以及申時行、王錫爵輩皆以調護爲名，未嘗不宛轉力請于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目之，此其意亦未必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卒從其請耳。然言者逆耳而難居，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兩相體而不宜兩相難也。不意調停者目言者爲黨人，斥逐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持權求勝，受斥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中亦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交日益廣，而求進者愈

雜。始而領袖者皆君子者，繼而好名者躁進者咸附之，于是淮撫之論起矣。

淮撫爲李三才，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有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游客，日譽于憲成左右，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三才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絀之，而東林并受累不小。未幾，妖書之獄興，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擊之案起，而兩黨益相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議也，不知出自誰手？大抵言奪長之事雖難，然有當世豪傑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必成無疑。其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將以傾四明輩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時上震怒甚，羅織甚嚴，搜郭寓并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歸獄于嫩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

挺擊者張差持挺以闖青宮，據稱欲訟二璫于上，璫乃貴妃所遣建佛寺者。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癩，窺其情大爲叵測。』于是劉光復輩皆主風癩之說；而刑部主事王之案入獄中，鈎得其言，以爲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喧然，以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于上，上命自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遂以二璫及張差成獄，而餘置不問。劉光復倡言上甚慈愛，太子甚忠孝，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聽其所言云何，卽逮下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

于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案疏稱差言甚鑿鑿，或差恨二璫已甚，故以主使挺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案特甚，之案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輩遂于計典重處之。然操論與之案合，如竇十儂，陸文瀛皆至清，而亦爲所掠，遂不少恕，此則其曲在浚輩也。蓋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亦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者亦互相濟而不當兩相仇，乃必斥逐執法而後已，是何心歟？若主使挺擊，原未必然，卽令國戚懷凶謀，固不用鳩而用挺，不使中官而使外人，皆情之所無。第不妨虛平言之，至重怒執法吏而必加一網，反啓後世之疑，則誰之咎也。

當是時，兩黨遂爲不並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京兆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沅、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

是時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反，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元詩教，韓浚、周永春輩；楚爲官應震、吳亮嗣輩；浙爲劉廷元、姚文宗輩，其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於是有宣

黨崑黨種種列名，官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淫汗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之。麟附元詩教，韓浚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之友皆爲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闈，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興邦避升京卿，其勢愈張，而公論憤矣。御史唐世濟助夏攻趙，而元趙之焰漸衰。

神廟殞落，光廟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輔，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皆爲銓憲大臣；卽附麗東林者亦無不由田間起，相次爲顯官。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斥，一時以爲元祐之隆不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躁進，京卿添註累累，已不滿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龍、楊璉、左光斗皆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璉、夏嘉遇、程國祥，爲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論不無少苛，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雅意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王安彌恨惡之，周宗建、侯震暘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上于庶務皆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故欲調停之，而諸賢必欲逐去爲快；楊璉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爲不共仇，向高亟去，而事大變矣。初廷杖工部主事萬燝以威怵廷臣，後遂因嘉遇、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遽行斥降，旋盡斥諸賢，且起大

獄，竟成清流之禍，國祚幾危。雖小人崔呈秀輩陰導，諸賢不可謂无咎也。議論高而事功疏，名位軋而猜忌起；異己者雖清必驅除，附己者雖穢多容納；雖領袖之賢，諤諤可重，而蠹之者衆矣。

忠賢一得志，盡用邪人。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璫四出，自楊璉、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輩皆下詔獄，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而稱忠賢功德，請爲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廠臣並稱，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勢視劉瑾輩且十倍，天下重足而立。斯時憂國者已駸駸有易祚之勢，特以呈秀輩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賓天，忠賢呼呈秀語移時，竟不能有所圖。而烈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國柄，忠賢之黨內外林立，不覺其自屈。部臣錢元愨、陸澄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者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欣望太平。

是時東林諸臣，魏璫所羅織甚慘，其尙存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無可復爭衡；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大明。諸賢之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恩；然急功名，多議論，惡逆耳，收附會，其習如前。上久而厭之，心疑其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不得；上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爲

震怒，而加詰問。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上逮而黜之，謙益亦斥歸。黨禍且再起，而諸臣亦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溫周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虜入薊鎮，逼都城，上視諸臣無一足仗者。史莖、袁弘助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龍錫旋以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首輔，體仁亦相繼入政府，而門戶之說爲上所深惡。幸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收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爲多。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采足以動一時，雖朝論苛及之，不能止也。周溫以權相軋，旋又自相傾，周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繼其後。大抵周明敏而貪，溫潔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虜寇之患日迫，而終無能爲上建一策者，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亦屬太甚。且其事發於東廠，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機，要亦薛之偏狹，上自心厭之，非下所爲也。

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等，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延儒乘上悔，赦逋負宥罪，罷斥諸臣，多收用之，救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相名。蓋廷儒罷相時，其門人張溥、馬世奇時以公論感論之，昌時又與深相結，延儒每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事，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之相推也，益自恣，納賄益廣，上亦虛已聽之。溥既沒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延儒左右皆小人，所趨日下。若虜圍杏山，寇圍開封，竟不能設策救援，虜圍入邊，

自燕及淮，縱橫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偵虜將歸，請出視師，上以表度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未嘗鼓勵一戰，惟與幕客私人納賄縱酒，喧傳虜輸銀于延儒，買歸路以出邊。其說虛妄，而上以此懷怒彌甚，亟放之歸，親訊昌時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待國觀者。延儒雖寬厚，再出所行多善政，及死而人莫憐之者，以太攬權及婪賄也。

其時名流尙多在列，要皆負虛聲無濟國事，寇一入都，烈皇帝以身殉國，而羣臣從死者寥寥，以是益爲世詬罵。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成德輩皆烈烈就死，日月爭光，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

南都再建，國事累卵，宜儘捐異同，專心憂國，尙恐難支，而相仇益甚。當擁立之始，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有擇賢之語，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遽與姜曰廣、呂大器輩移文士英，言今上失德事，而錢謙益雖家居，往來江上，亦意在潞藩，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與東林不利也，士英得移文，卽與大帥黃得功、高傑輩持爲口實，力主今上，其所操倫序之說自當。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可法輩實爲其所賣。上旣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一入，可法卽出爲督師，士英首以阮大鍼薦，舉朝力爭之，卒以中旨起爲少司馬。大鍼一出，日以翻逆案處清流爲事，憲臣劉宗周以疏爭。士英、大鍼內用羣瑯，外用藩帥，并收勳臣

爲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輩，而內增助藩遂不可制，賄賂大行，凡察處者，重糾敗官者，賊迹狼藉者，皆用賄卽還原官，或數加超擢。時以擁立懷異心，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起大獄，故清流不至駢首。若平心言之，三案原各有曲直，但當光熹以至烈皇帝未嘗稍以前事有歉于福邸，諸臣亦未嘗以奪長之謀，必欲鋤異論者以厚法也。

今上既立，自當以國本持論無他，概置舊事不問，卽上啓其機，羣臣亦當力解之。而一時柄臣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欲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勛、張孫振者，不啻人頭畜鳴。又擁立操異論者，不過數人，而柄臣欲自侈其功，凡糾人必欲以此誣入之。如妖僧等事，幾起大獄，卒致左帥以衆憤有清君側之舉，士英盡撤勁兵以防左帥，虜已至維揚，而滿朝俱謂虜必無虞，且欲用虜以破左。一時有識者謂亂政亟行，羣邪並進，莫過于此。虜一渡江，國事瓦解，其死難者有張捷與維垣兩人，亦攻東林之黨獨全大節者，不可以其生平持論之偏少抑之也。馬阮之徒身統重兵，望風奔竄，不亦痛哉。

二黨之于國事，皆不可謂無罪。而平心論之，東林之始而領袖者爲顧鄒之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輩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元趙，繼爲魏崔，繼爲溫周，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

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于籌虜制寇，卒爲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勝，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則兩者同之耳。東林附麗之徒多不肖，貪者狡者俱出其中，然清議猶得而持之，間亦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者尙恥人之知之也。攻東林者納賄維日不足，至崔魏之時，南都之政，則明目張胆以網利爲事，以多納賄爲榮而不以爲恥者。東林初負氣節，每與內璫爲難；卽賢璫王安亦與諸賢往來，乃璫之慕賢非諸賢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不得，亦有走險之士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之時，奉璫無權，未有通內者。自呈秀輩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至，無異誦莽功德，誠天地間一大怪事也。迄于南都，而通璫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知之也。若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己，必操戈隨之；雖有賢者畏其鋒而不能自持。又有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相連者，必多方猜防，務抑其進而後止；實有和平無競，公正無偏者，亦不之信者也。激而愈甚，後忿深前，身家兩敗，而國運隨之，謂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但後世之論，必一賢一邪有難渾者，余亦以前輩所愛重，欲推而入之清流禍中，然余不以此稍懷偏忿，特平言其實，庶鬼神之可質也。

門戶雜誌

神廟仁聖非常，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羣臣之故，置庶務于不理；士大夫益縱橫于下，故國事大壞，兩黨相攻，亦未嘗一剖其曲直，聽其自爲勝負而已。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忤上旨；而攻東林者詆東林爲好名，爭國本爲離間骨肉，固上之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而其勢不得不屈。惟是國本之說，謂神廟欲以愛易長，神廟仁聖之主，未必有此。但是時中宮賢而多病，羣疑上操立嫡不立長之語，意在中宮病不可知，貴妃即可爲國母，故欲欲於立嫡也。御史詹仰庇因宮病上疏諷及此，廷枚八十，舉朝益皇皇然，公論愈激，上雖心厭惡之，亦見衆論之堅，立長之意亦定矣。錫爵一貫皆負氣，錫爵之意，謂上意俱定，不欲歸權於羣下，但令羣臣無亟請卽册立；然三王並封之諭下，而錫爵卽爲票擬施行，至太宗伯馮琦力爭之，而始自知其誤，不可謂无咎也。一貫於相比之臺前，錢陳輩已經吏部計典處分，而特擬旨留之，大爲公論所非，於建儲事亦大旨如錫爵言。李廷機清而勤，自負甚高，顧于國本之爭，輒謂羣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遂僉以奸邪目之。及上年高，中宮以賢見重，而東宮益長。及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至賓天之時，乃命光廟加封皇后，此則神廟善處骨肉，

原無奪長之意，久而彌著矣。惜乎羣臣力請時，何不早行？以自啓天下之疑，亦國家之氣運爲之也。

李三才自負才名，爲山東藩臬極有名。余嘗館於山東，李去已二十年矣。民歌思之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掠治殆盡，民得安生也。錫爵蒙特召時，手疏言：『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不以入耳。然下以此愈竊，稱神稱鬼，成何國體？』此疏甚祕密，而三才調得之，洩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益攻錫爵，其詞甚醜。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然余嘗見其辨疏，謂相傳上於宮中請仙仙語，以三才爲聖人，故羣臣益妬之。此其言亦是不根，大抵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偏有此，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常計偕時，與一孝廉偕謁之，留兩日，不過贈數金而已；所偕孝廉頗以爲慍，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之使者已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使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人也。

金壇于玉立者東林中用勝於體之士也，于諸生中獨愛韓敬之才，托丁元薦與結婚姻，

相與至密。及敬爲鼎元，而元薦首攻之。玉立實發其機，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敬于賓尹往來素密，取之爲元，未必無故，但敬之才，亦不愧耳。敬好縱橫之學，恣色貨之欲，則自非治平之臣，要不如賓尹之甚，每奪人妻而壞人節也。

妖害之事甚怪，一夕間，自宮門以迄衢弄間皆遍，厥明舉朝失色，莫敢言，搜索無不至，其揚揚自得者不過書中所指康丕揚輩數人而已。所冤陷甚多，即高僧達觀因上所素重，亦死獄中；皎生光素固兇狡無賴，于妖書亦無實迹，竟坐以凌遲。夫見怪不怪，其怪乃敗，當初發時，倘上令焚去，置不問，不亦可乎？而當局者欲借以傾清流，故激上怒至此，可歎也。

挺擊之事，王之案所訊張差語，謂兩璫實說之，云：「苟打了小爺，吃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與之案語亦多相合。而文東林者言上于貴妃寵盛時，曾許以立愛，至對關眞君立誓，晚而媿言之不符也，因勸貴妃廣爲佛事，且助其費，遂發銀十萬建寺於通州。二璫以爲用磚瓦甚多，不若置窰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於璫，張差非通州人也，乃鬻田貨薪，亦往市於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土人于璫，璫復嚴責，差以產破薪焚，訟又被屈，不勝憤憤，遂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二說者未知孰是？總是不詳之微，謂之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璫及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爲小事也。一時擾擾紛爭，其曲豈

可偏坐哉

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于察前上言，察出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免察，非所宜言也；而於汴兆京輩以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辨以阻撓何迹，兆京謂俟察典竣宣言之。於是察典尙未下，而明時先爲民；然兆京所謂阻撓者，不過前疏，頗覺太甚。秦聚奎舍死報國之疏，人亦有稱之者，但疏中自稱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爲此，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賓尹，盛才名，一時重處，或以爲駭，然繩其品行，實不冤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彌甚，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則在朝清流驅逐已盡矣。

余師張華東總憲固齊人，與韓浚輩皆至戚，然嘗謂余曰：「當丁巳察典，韓浚嘗問以如何對以必翻韓詢其故，張曰：『王之策題目甚正，何爲重處之？』韓驚愕半日不語。」嗟乎，吾師可謂不阿矣。世皆謂吾師元韓之友，而持論平恕，每怪諸公之太甚。又如吾友徐石麟家宰，侯峒曾銀臺，馬世疇太史，陳子龍給諫，皆所指爲東林也，其言亦甚公平，每病東林之雜而偏不盡公忠。然世于張師必曰攻東林者也，于吾友必曰此東林也，物而不化，不亦誤乎。

齊楚浙三方之貴者相與甚密也，忽而相疑；是時山東趙煥爲冢宰，元詩教爲方從哲門人，操其權，故齊勢尤甚。鄒之麟倡言張鳳翔爲選，必以年例處宗文，廷元輩，而齊與浙漸離。

矣。之麟既黜，其友夏嘉遇、魏光國、尹嘉賓、鐘惶輩皆才名盛一時，久擬臺省銓司，俱改冷曹，此其持局固然，適所以自收也，如嘉遇之淳和清潔，而亦與衆俱擯，不亦誤乎。

韓錢王鄒才既相伯仲，又爲同藉，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王象春自述云：「與鄒同遊西山，鄒爲對偶云：『敬字無文便是苟。』思其對不可得，王忽云：『林中有點不成材。』以賓尹號霍林故也。」此皆輕薄之尤。韓鄒固爲世詬矣；王居鄉最爲鄉人所疾，其族人亦多恨之；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此皆國運所關，生此輩以致朝野紛紛也。

熹廟之初，羣賢並召，其勢甚盛，而敗於汪文言。文言之起甚微，或以爲新安門役也，而向高、南星輩愛之彌甚，言必移時；兩公卽以病遊客，文言直入臥內，所言必納，楊左輩均重之。傅櫬首彈文言下獄，廷杖放歸，僉以櫬通內訊之，櫬亦彈忠以賢自解。未幾，大獄起，首彈文言，連及楊左諸公，而縉紳之禍靡天矣。諸公所似及禍，皆以忠賢相仇，此固君子本色，而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實，殆不可解。余與向高之仲孫交，言及此，仲孫謂余曰：「當熹廟時，條召諸名賢，此誰力哉？文言向客于王安所，每爲安言，天下某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爲。文言雖遊諸公卿間，未嘗自私。」嗟乎，諸賢之出，而謂得一文言力，安得不爲所累。始之終之，宜哉！古人云：「小人不可與作緣。」又云：「不輕受人惠。」誠有以也。

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上政府，韓爌亟稱之，而首輔葉頓足以爲事從此不可爲矣。然忠賢無外應，亦未敢違自（疑闕）閣臣魏廣微以頒歷失朝，臺臣李應昇糾其應杖脊，而廣微憤甚。先是南星自以老病請時免其入朝，得專心職業，于是廣微謂冢臣自請免朝不之罪，而閣臣一失朝卽杖脊，何不平至此？挾憤與忠賢通，盡逐諸臣。及忠賢與大獄，坐楊左諸公以多賊，仍命鎮撫司五日一比，廣微亦駭愕，上疏爭而不可得矣。引賊入門，而欲其不掠不殺，詎可得乎？若顧秉謙輩庸劣不足數，不過爲忠賢奴役耳，不足論也。

當忠賢盛時，舉國若狂，最盛者爲五虎五彪，然皆由崔呈秀進。或謂李夔龍不應在五虎之數，尙有甚焉者，如周應秋爲十狗之首，其貪鄙不可言，其罪亦不在虎彪下也。此時與之合局而不思與同污者亦自有人：如高弘圖首言詔獄削奪之非，王志道召用不肯出，王永光上疏力言淫刑以致天變，王業浩、張捷赴召卽忤黨斥歸，此皆能自振拔者。崇禎之朝，諸賢卽宜與之捐成心偕大道，而終亦落落不合，此則諸賢之過也。惟崔呈秀窮凶極惡，其致死于清流，因巡鹽淮揚時，總憲高攀龍特糾其貪，幾致之死，故計不反顧。因呈秀之縱惡，愈成攀龍之知人矣。

諸賢之遭璫禍也，慘絕一時，名高千古；然亦有向來攬權好事，自致此禍者，其高卑不齊

也。最高惟周順昌，生平至清，亦獨立無黨。當魏大中盛時，順昌未嘗與之合也。見大中逮至吳門時，向來交好皆星散，撫臣毛一鷺素奉大中惟謹，至是不與大中通隻字。順昌憤甚，遂以女許嫁大中孫，且呼緹騎而詈之曰：『若歸與忠賢言，此亂臣所爲，受詆萬代，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我言告之。』每見人輒誦時事，遂及于禍。使順昌稍默默，必不及此，此真鐵漢也。緹騎至時，吳中士民發憤擊之，十存一二，擁順昌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既下詔獄，受刑至酷，詞不少撓；刑已極，卽痛罵忠賢輩，加刑時則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巽，順昌卽怒罵之。忠義所激，遂至王恭廠異變，舉朝骸愕，合疏諷諫；忠賢之黨亦少畏而逡巡者，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中絀，故終不免。偉哉，其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乎？

卷下

是時士大夫下詔獄者，俱五毒備至；惟高忠憲聞逮，卽自溺園池中，死而不仆。其絕命詞曰：「大臣受辱則辱國，謹遵屈平之遺則。」聞忠憲生平學道得力，死生之際泰然。文閣學嘗語余曰：「生平止服一忠憲，事事合道；繼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強與自然尙有分也。」忠憲嘗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譴亦不少，及行遠竄，阻風雨，困臥舟中數日，餘遇晴霽，登岸入旅店中，推窗忽睹桃花爛然，遽有悟，從此事事有異，并氣節之想亦永融矣。觀其遺書真有得者，獨于門戶異同之際，持之斷斷，終不化也。

四月，請祠忠賢者，其言皆絕醜，不復知廉恥事。而最甚惟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子作春秋，而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黜東林，請祀之學宮。更有一張生者，欲上疏以忠賢如先師，並尊入國學，遽殛死，自稱見子路祭擊之。陸當崇禎初亦伏誅，小人所得幾何，而甘爲此，可恨亦可怪也。

忠賢凶惡非常，國史當備載之。余見一術士徐姓者，言遊都下，五人共飲于旅寓，忽一人

倡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餘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熟臥，忽有人排門以火焰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並入內地，見所擒之人，手足咸釘其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即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

三案者：挺擊，紅鉛，移宮也。挺擊已識其略矣，二案亦當平言之。光廟病亟，遍體皆冷，勢已不起，李可灼請以紅鉛進。是日上召諸大臣入，并召兵垣楊漣，漣因上疏，欲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羣臣至，上言病已危殆，諸臣言皇上一月之內，善政甚多，必蒙天佑，無虞。上慰以病勢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奉侍勤勞，嘗生子女，宜封皇貴妃，朕在內亦安。』即呼皇長子宜出與羣臣一言，熹廟出，遂將上諭再爲口傳，李選侍忽從簾間手挽熹廟入，傳以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皇上命封貴妃，非皇后也，宗伯再奏明之，上再以封皇貴妃命。因呼可灼進藥，羣臣待命于外。藥進少時，上遽稱可灼，諸臣速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厥明，上賓天矣。仍賞可灼銀幣加等。于是羣臣謂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此其言亦大過，但不宜于賓天後復擬賞耳。

是時，一月之內連遭大喪，朝中洶洶，楊漣率衆排闥入，奉東宮登極；衆見東宮卽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待東宮。左光斗遽疏言乾清非至尊不可居，欲速其移宮，自當。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視政之事，此亦過當。楊左卽拉閣臣揭請卽日移宮，選侍頗受逼迫。御史賈繼春遂言：「先帝于羣臣至厚，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其言亦不可謂盡非，然宮之應移，仍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不可詆之爲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惶遽自辯，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至平且確；乃賈終斥爲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冤彌甚，卽賈亦心憐之。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瘋癲，言可灼無他意，東宮太亟，不失調停，然以此規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亦誤乎？當東林極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轉而已。受處者卽以爲不堪。而崔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謫戍者遠配累累；至輕者亦必爲民，盡追奪其誥命。誰啓殺機，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當忠賢盛時，雲間奸人徐姓者上疏，言士民願爲立祠，實絕無其人也。惡生有周姓者與徐爲姍，相附麗，借此索詐恣行。其所營祠地逼余居後，欲攘余地廣祠基，所以相逼者多方，余

終拒之。余時布衣徒步以待禍之至，幸聖明御宇，徐周立敗，余乃得免。嘉善錢繼登爲蘇松道，枷責徐周以示衆，仍戍之。

熹廟病亟時，魏璫張甚，中外危慄，意天下事不可爲矣。熹廟召烈皇帝入見，卽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之君。」烈皇帝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爲此言，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爲託，又言忠賢宜委用，烈皇帝益惶恐，求出。熹廟資天，忠賢自出請，烈皇帝入宮，烈皇帝亦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也。當是時，羣臣無一人得見烈皇帝者，皇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璫攜劍過，卽取視其劍，留之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祿寺，傳旨取給之，歡聲雷動。羣臣俱在寓間，懼入朝之有他變，生死且不可知矣。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入，告以宜用喪服，甚改服，又謂未成服，宜如常服。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放入。旣哭大行皇帝，見王魏兩璫在喪次，是日皆王璫發言各部備喪禮，而魏璫目且腫，已默默矣。羣臣出，少頃，獨呼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魏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可爲止之也。」從此諸奸失勢，憂懼不知所出；而烈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凶，處奸黨，宗社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較之世宗之中興，爲更難矣。

時在朝者皆魏黨，莫能發其奸，楊維垣實首糾呈秀，始自相攜貳，然于璫仍不敢致訊也。陸澄源、錢元愨，乃直指璫罪，至錢嘉徵所言十大罪，乃詳盡。璫不勝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始放之出。至中途，言者益甚，璫知上必重處之，遂自縊于旅店中。呈秀列姬妾，并羅列珍異酒器，縱飲三杯，卽擲壞之，飲已，乃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言者特知其機已就，故發之耳。嘉徵與余交，循循大雅人，其子孝廉泮，有至性，惜早夭。嘉徵以貢爲縣尹，元愨擢司銓，澄源旋與東林反唇，所行亦多不簡，以京察錮之，爲善不卒，惜哉！

上旣處忠賢，卽因臺諫言定逆案。閣臣韓爌端而厚，錢龍錫和而謹，亦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使廣搜，且云：『皆當重處，最輕者爲民。』閣臣又以數十人上，上怒其不稱旨，諭以稱頌贊道速化爲題，皆當列入。且云：『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廷同惡者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者累累，指示閣臣曰：『此皆結璫黨實迹也，當一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掌惟司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冢臣王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處？』閣臣以無事實對。上曰：『瑞圖以善寫爲璫所愛，宗道爲呈秀母祭文，稱「在天之

靈。』可惡何如？』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爲真小人。』于是案所羅列甚廣，幾無一遺矣。其不妥者：如楊維垣首參呈秀，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爌，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戍，虞廷陞曾參孫居相耳，于趙南星原無彈章，以糾南星誤處之；呂純如雖有訟璫之疏，疏至，熹廟已賓天，霍維華取其疏稿削去之矣，竟據邸報亦入之。此何等而草草羅入，致被處者屢思翻案持局者日費隄防，糾纏不已；迄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矣。

烈皇帝登極，以王永光爲冢宰，永光亦清執，王恭儉之變，其疏獨侃侃。或云：『此司馬張履端、王陞所勸爲然，亦永光矯矯之徵也。』乃東林諸賢必欲逐而去之，致永光憤激爲難，引用袁弘勛、張道濬輩，再啓玄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卽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懼同推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用周，不推適啓上疑耳，安能力止耶？于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愈深；溫體仁發難，而周爲之助。或云：『內廷已有爲之應者，共賞銀八萬兩，宮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益輩揚揚不知也。』條發召對，謙益且自以爲枚卜定于此日矣，及入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辯，溫言如涌泉，而錢頗屈，因事出于意外也。先是錢已與韓敬爲仇，韓固浙人，錢欲典試浙中，文震孟曾諷止之，錢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

以緩緩枚卜，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實冤，而錢以爲非此不足以扼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而溫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爲仇，勢不得不自結于上；及入政府，專意逢迎，惟以苛急爲事，未嘗于上前救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矣。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始終敬禮之，盧杞之清忠強介，固其倫也。周再出，頗反溫之所爲，而操守濫甚。敗壞國事，實在兩人；而實在東林過激以至此。遂致天下左衽，痛哉痛哉！

當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其言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平心言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其庇私黨，排異己，亦未嘗爲之有迹，但因事圖之，使其機自發而發，上不疑也。無識者遂謂溫干各輔自勝，然其伎刻陰險，自非端人。始而與周深相結，周固力助而且援之以進；及周爲大璫王坤所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及科臣陳贊化糾周去之，凡與周爲難者，溫皆援之以進，助周者皆屈焉。蓋周之去，實溫擠之也。當袁崇煥之獄起，攻東林之黨欲陷錢龍錫，以逼織時賢，周溫實主之；後因黃道周疏救，周意頗回，久旱不雨，言路復言及錢得減辟爲戍。初出獄，周卽相過，極言上意怒甚，有「可恨甚多，卿等豈能盡知？」之語，挽回殊費力，錢極感之。未幾，見溫，錢因述周語，謂：「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溫第曰：「上原不甚怒也。」于是聞者遂謂溫爲實實，而周多虛僞，然特溫之巧于擠周耳。嘉善錢士升生平端謹，

爲東林所推重，而龍錫其座師也。聞溫語頗重溫而輕周，溫遂與相結。士升之入政府，溫凡有所爲，每推之令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溫意也。而錢成之。及溫攻去文震孟，頗引錢爲證，錢亦有助溫語；及溫所欲進者已進，溫所欲退者已退，而視錢爲贅物也。因有詰奏錢之弟溟撫士晉者，溫卽擬嚴旨，仍囑同事林釭毋得洩言，蓋欲借弟以逐其兄耳。錢旋上四箴疏，語多諷上，又爭搜括江南富戶事，遂去也。其去也，頗光明，而中間爲溫所用，幾受攬于公論，受溫累不小，溫棄之如遺也。其立心概如此。國家元氣剝喪良多，至于敵寇交訐，不展一籌，則凡居政府皆如是，不得獨責溫也。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璫每發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爲所陰移而不覺者。當初政時，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之不顧，而攻東林者默結之，日以朋黨之名中于上。其時以通內自詡者史塗也，輔臣錢之入獄，皆史擠之。及其得出，錢自云：『大璫王實心冤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錢謙益于獄也，謙益去死如髮，大璫曹化淳憤而發奸棍陳履謙、張漢儒之陰謀，陳與張立枷死，溫逐而錢釋矣。薛之死也，廠璫王口實爲之，而周之死也，則又小王璫怒之也。廷臣通內者漸亦不以爲醜，曹璫之喪其父也，大臣與言路多往致祭焉。小王璫喪母，大臣亦

多往送甚有倡爲傳單者揚揚不之諱其九卿不往者鄭三俊程國祥耳廉恥道喪國事安得而不敗？然此時璫輩特陰爲播弄耳其畏上英明實甚也。若南都之事則攘臂揚眉，內外交相市以爲卽聞之上，無傷也。票擬銓除羣璫，人人可言，卽大璫自好者亦歎以爲繩閑盡裂，知敗極之不可救也。視先帝朝天淵矣。

周延儒之承上眷也最深，其應對敏絕，凡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周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之獄，人皆以爲必不可救，周自能微諷挽之，已得減戍歸矣。上偶言及岳武穆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周進曰：「岳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真事，史載多虛張，卽如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還以原官矣。此周所長，不可沒也。

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憂國，不失賢相，惜用之少遲，謝陞不徇物情，亦不違公論。三公者于二黨皆公虛不滯。謝時合時離，或以其機智少之；其糾許譽卿也，實逢迎溫意，未幾，又推鄭三俊爲總憲，似亦善補過者。但闖寇之難，范死節最烈，可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聞難卽自縊，爲僕人所釋，欲再縊而寇已入擒之矣。受刑至慘，已押其寓，蕭然無一物，欲釋而大用之，方終不

屈以死或惜其死之少晚然大節終無玷也諫不免于臣虜又未幾死或云「爲虜所疑也」惜哉，出方下遠矣！

馬士英務以才望稱，其闊大不羈，或亦邊材之選，而用之政府，則乖甚矣。初爲王坤參之，謫戍。周延儒再召，阮大鍼實以士英託之，遂起爲鳳督，與大帥黃得功、劉良佐善，曾一敗袁寇，募其鄉黔兵爲親丁，頗能戰。高傑之南來也，士英厚待之；劉澤清初至淮，士英與通殷勤，頗自任德，而歸怨于南樞。史可法以爲我固願公等來而史公不喜也。及擁立之舉，馬遂聯絡二劉、高、黃爲己助；馬入政府，而四鎮皆開茅土，馬入輔而史公出鎮，卽國事敗壞之始也。蓋四鎮驕悍，馬尙可以向來交誼籠絡之；史則與之相水火，焉肯聽其驅使？一至維揚，卽爲高傑所困，史竭力調劑，僅得相安。久之，高與澤清皆欲渡江而南，且縱其軍士大擾維揚，瓜步間殺人無算，莫敢聲其罪者。劉宗周以總憲召，首疏直糾之，謂二鎮皆可殺；輔臣姜曰廣擬優旨，下史館記錄。于是澤清忽然欲與姜劉爲難，馬遂因而用之，四鎮遂合疏攻姜劉，其詞皆凶悍甚。史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史遂疏言此疏乃黎丘之巧混；劉澤清又上疏攻史，謂疏實其所上，因史偶問，故偶混答之。至尊之前，倏僞倏真，此卽大怪事。而馬方快于逐姜劉，用大鍼，不復顧大柄之委去也。史從此展布益難。大鍼一出，凡海內人望，無不羅致巧詆，貪夫任人，無不湔洗拔用。馬

立心疎闊，原無殺人之意，故不至遽興大獄；而每上疏，一曰奸黨，再曰奸黨，總以擁立二心爲題。殊不思擁立懷二者，不過錢姜數人，與諸臣何與？而欲一網及之乎？

未幾，有妖僧者，自稱爲先帝，又自稱爲某王，殆類病狂者，而張孫振與大鉞欲借以起大獄，流傳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海內清流，皆入其內，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之屬，咸列焉。卽余未嘗一日爲京朝官，楊廷樞一老孝廉，而羅織俱欲首及之。馬意頗不欲殺人，故中止。又未幾，而有東宮之事。據聖諭：謂以孟春至留都，留之不肯止，直由嘉興、武林至紹興，上密遣人召之乃還；而言貌多可疑，欲羣臣識認，馬亦先有揭，言其必僞。及羣臣往察，王鐸首言其僞，舊東宮講官劉正宗、李景廉亦以爲所言講讀事皆非實，眉目亦不符。方馬之揭，請遣羣臣識認也，謂講官方拱乾現在，當令阮大鉞密諭之往認。拱乾入，馬許以卽復原官，且加超擢，及識認之日，僞東宮指方以爲此固講官也，方不敢應；及劉李具疏，方亦不肯列名，仍出都。都民藉藉不平，皆以爲真，中官言亦如之；而縉紳皆以爲僞。阮張輩又欲借以起大獄，而黃得功、首上疏，不得遽加害，劉疏繼之，左良玉、袁繼咸遂上疏力爭。左遂詆馬阮疏，稱兵犯闕，馬盡遣上江都下勁兵往禦之。是時虜已逼維揚，有言及虜事者，馬輒以爲必無虞，且欲用虜以剿左。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可法死之，或云遁去未死也。虜左逼江，而都城終不以爲意。五月初

九虜渡江，無一矢相向者，馬擁兵出遁，大鉞孫振輩或遁或降，惟張捷、楊維垣死難。上至得功營中，得功戰沒，上亦陷虜。如士英者，本無意于誤社稷，而社稷墟，本無心于斂賄賂，而賂門大啓；本無心于剪清流，而清流盡逐。及其遁也，既不守城，又不衛上，第云：『奉皇太后以行。』所至縱兵大擾，卒未嘗與虜一戰，謂非天下罪人，安可得哉？方諸奸欲起大獄，肆誅鋤之時，卽余亦賴士英知其無辜得免陷阱，誼當私感，然不可以廢公論也。萬世而下，亦以余言爲無私否？

南都之政，咄咄怪事，殆不勝書。其大者如僞東宮，其一矣。又有僞皇后自稱上之元配，且已生有子。初在河南，按臣陳潛夫爲之疏聞，奉旨以爲僞託，着逐出境，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震怒，下之獄，備受拷訊，終無變詞，此古今未有之異也。要其真僞，總非臣下所能測。又有市人忽聞空中語，令其入宮認子，遂儼然排闥闔，爲狂言。諸奸每借一事，卽欲爲羅織之案；賴上寬平，士英亦素無殺機，故得以幸免。然庶務乖張，如狂如醉，無一官不用賄以入，其價倍，苟破費多金，雖身自至垢，立致要地，權要與中官勛臣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中官回家臣徐石麒居間，用一縣令爲吏部，石麒怒拒之，奏聞于上，上亦不之問。又有給事外轉者，費銀數千，得中旨留之；石麒質之內璫，內璫云：『此以進御。』遂無敢言者。而給事反彈石麒去位矣。要以進御，固妄言；但諸璫與馬阮輩相表裏，或偶聞于上，竟以『從龍而來，貧苦無資』實對，上憐之。

不之罪也。

票擬前後相反，銓政濁亂無章，至樞部爲尤甚。凡白棍至部者，卽日可爲大帥；凡前官未出缺，而後官遽復陞授者，累累皆是。及至任，互爭，乃令舊者仍任，而新者候缺。于是舊者欲固其位也，不得不輸賄；新者前費難追，更加賄以求舊官之速去。大抵武官之揚揚罔忌，莫甚于此時；而囊橐盡傾以奉權要，亦莫苦于此時也。都城有『滿街都督，一部職方』之謠。嗚呼！始于宮隣，卒于金虎，豈不痛哉？

羣臣之負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羣臣無一忠公者；羣臣之負弘光帝也，上事事虛己，而羣臣無不恣肆者。其負固同也，水落石出，蓋棺論定。北都覆而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馬世奇、申嘉胤、成德、金鉉、劉理順、許直、自盡于官；南都覆，而徐石麒、劉宗周、侯峒曾、徐汧、黃淳耀、殉難于家，不可以其東林也而詆之。若其臣虜臣寇，如錢謙益、李建泰輩，自不得以東林也而恕之。又如張捷、楊維恆之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如蔡奕琛、唐世濟、鄒之麟、張孫振、陳子鼎、劉光斗輩之失節，亦不得以攻東林也而恕之也。

北都死難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汪偉夫婦；死節：凌義渠、施邦曜、周鳳翔、陳純德、吳甘來、朱之馮、衛景瑗、吳麟徵、王家彥；助臣：襄城伯李國楨、惠安伯張慶臻、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

弟郗督文耀，太康伯張國紀，駙馬鞏永固，舉家焚死。武臣周遇吉及內臣王承恩，南都死難。高倬、劉邦弼、何剛、錢棟、彭佳、吳嘉胤、陳于階、勛臣靖南侯黃得功、魯之璵、侯承祖父子、陳天敘等，皆爭光日月；與二黨皆中立，故附記于此。

成德之自盡也，先語其妹云：『爾尙未嫁，留此何依？』妹請先自盡，德哭而視其縊；其妻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殉，亦慟而自縊。當德之屢糾溫體仁也，廷杖拷訊，備受慘毒。其母多方詈體仁于途，且欲擊之，體仁訴于上，逐之出都。譎戍遇虜變，家屬盡沒。又以流離顛沛，其妹年二十餘，竟未及嫁，甫召還，卽合門殉難，最爲烈。理順、盛德士也，亦合門自盡，寇在中州知其清淳，亦往哭之。世奇二妾皆先自盡。汪偉與其妻對飲自盡，妻誤在左，卽曰：『誤矣，夫宜左也。』仍易位而沒。

南都之覆，虜勢甚盛，人皆以爲無可爲矣，惟石麒麟矢死必圖興復。禾城殺僞官後，衆情紛紛，互相猜忌，出石麒麟于外；及城垂破，自請入城死，慷慨賦詩自縊，二義僕從死焉。侯峒曾倡義守城，殺虜最多，故虜最恨之，城破已自投池中，仍出而取其首，指爲元凶。其子玄演，玄潔，少年高才，自聞南都破，卽發憤求死，與父同守城，至是兄弟爭死，俱爲虜所殺。淳耀初登第，卽知時勢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及與侯同守城，城破，及其第淵耀同自縊，仍題壁以

不能謀國爲歎。陳子階官止欽天監博士，聞難衣冠謝國恩，首自縊。吳嘉胤已奉差出都，聞虜渡江，仍復回車，寓于城外僧寺中，欲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卽自縊。侯承祖守金山衛，殺虜五百餘，力屈被擒，罵賊而死。此數公者尤死難中最烈，其生平美行，不勝書計，異日史臣當各爲立傳也。凡死難者皆烈烈千古，未知其詳。又南都破後，起義而死，卽草野間亦多其人，俟再爲詳記。

流寇大略

流寇始於陝西潰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師也。陝西連年饑饉，民窮賦重，遂從寇者日衆，其始固易剪除也。楊鶴爲三邊總制，欲撫安之，旣撫復叛，鶴逮謫戍。洪承疇爲陝撫，勦之甚力，洪廉而勤，將士愛戴之，剿寇幾盡，僅遣三千人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禦，漸猖獗，遂至河南四川，蹂躪彌廣，用陳奇瑜爲總督。寇入川而衰，幾爲川兵所盡，奇瑜再主撫衛，而遣之入秦，至秦又叛，逮奇瑜下獄，用承疇總制陝豫楚蜀。賊聞承疇來，大懼，盡避入終南山中，官兵圍之，大帥曹文詔勇而驕，遽入山搜寇，爲所敗沒，賊復突出豫楚間。用盧象昇爲總督，與承疇共剿之，孫傳庭爲陝豫撫。象昇身先士卒，以善戰稱；而傳庭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雖與洪不合，而其才

自優。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于豫，而承疇傳庭亦時以捷聞寇。且衰矣，因虜入邊，亟召三公入援。虜退，卽用象昇于宣大，承疇于薊，傳庭于保定，而寇又復盛。傳庭以稱病不實，逮下獄。

是時楊嗣昌爲中樞，疏薦熊文燦爲總督，議增天下餉，初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或楚中寥闊偶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於是上有疏爭者，輒被處，遂總加之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理剿寇餉，俾文燦專心兵事。然文燦向在閩中，幸以撫鄭芝龍成功，遂謂寇必可撫，專意招降。初寇之起也，紛紛無主名；久之有老獬、鬪場天、滿天星、番山、鶴等名，亦未著姓氏；至是有張獻忠、李自成、小大袁銀輩，漸并各寇爲雄長。熊招獻忠降之，處于鄖襄，肆其兇悍，日侮居民，熊每伸寇而屈民。獻忠旋颺去，其勢益張，文燦逮論。羣寇旣復叛，而虜又闖入燕齊，殺掠無算。嗣昌乃自請剿寇贖罪，上爲賜坐設宴，賦詩寵之。雖大帥及司道皆得以賜劍自戮之，權莫重焉。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然，旋敗獻忠而圍之。瑪瑙山中，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楊謂勦功必可成。先是嗣昌在閩時，議練兵十餘萬于各鎮，用以破虜，特加練餉，更浮于遼餉之數；至是卽撥練餉以充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

獻忠被圍久，鑿山徑走入蜀，嗣昌彈蜀撫邵捷春，逮論辟，蜀民爲訟冤，不之釋也。獻忠遣奸細入襄陽城，與獄中大盜相通，又遣寇僞作商人，連車入城，兵器皆藏車中，至夜內外相應，

城遂立破，襄王被難。自發難以來，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自襄陽破後，勢遂滔天。闖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幅藩不屈被難，闖賊得珍寶無算，其勢益強。嗣昌旋沒，或云服毒，或云病歿，其罪固應誅死，而上終心憐之，有言其服毒者，輒譴責。闖賊再圍開封府，前後且百餘日，城中斗米十餘金，草木皮筋盡，人相食，上令各路進兵救援，皆不能至。初次圍城，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却之，至是永福父子亦被困，按臣任濬與司李黃澍輩矢死力守，周藩所費不貲，左良玉來救，爲寇所擊去，城已不支，而河忽大潰，城沒焉。周王與守士諸臣皆走高處得免，而百姓死且盡矣。或謂城中諸臣自決河以使出走，然河堤向高于城，賴年年修隄，以得無潰，寇旣圍城，堤久不修治，其潰固宜也。上爲之痛惜，拔澍爲御史，優詔慰周藩，出孫傳庭于獄，擢總制，悉發秦晉兵從之。傳庭大治兵，自謂必能破寇，上亦屢趣之出關，傳庭銳而疎，寇屢僞敗以誘之深入，一戰而敗，軍資悉蕩，寇遂入關，據有長安，傳庭走死。

先是寇所破城邑，兵弁多失節，文臣未有降者，至是秦中方伯陸之祺輩多蒙面屈降矣。寇遂由秦入晉，所向風靡，上先遣閣臣吳甡出督師，甡逡巡未行，而獻賊已破武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上怒黜甡，旋提問諫戍。獻賊所至，殺戮無子遺，而闖賊稍愚民，競以闖賊爲不殺人，至卽迎降，幾不留行。惟榆林力守，與賊殺傷相當，破城之日，皆鬪死，無一降者。榆林多世將故

也。寇渡河而東，閣臣韓爌、撫臣蔡懋德皆死之。郡守張嶙然迎降，且爲之用。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躬送之出城，待以殊禮，然兵餉皆缺，選京兵從行，中途多散去。李至真定不能前，而寇已逼近，李爲寇得不能死，傳聞寇以同姓，稱之爲叔，要以不死，卽爲失節，不待其臣虜而後知之也。李生平頗負重望，至此殊可恨惜。

寇一支從真定來，一支破居庸關而入，京師尙傳捷報，詞臣李明睿建議南遷，科臣光時亨疏阻之，又有言東宮宜出撫軍于南，亦不果。上已遣閣臣魏藻德、方岳貢、屯田練兵淮揚間，復以寇迫留之。羣臣建議者紛紛，而城守卒無料理。十五日，尙館課庶常，十六日召對考選，而十八寇已從通州至都；一到，卽破張掖門矣，而內城尙未覺也。城守皆中官爲政，百官無一上城者，銃聲不絕，實皆空炮，守堞者亦寥寥，奸細已滿城，有二壻懸城而入，以寇勢報上，不知所云，聞皆寇使之內間也。上遂令中宮自盡，刀劈公主一臂，不能殊，上憐而止；馳騎至城門，不能出，復入宮，自縊于天壽山。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寇見祖宗，裂冠毀冕而崩，猶書襟以不殺百姓爲戒，聞者莫不痛絕，而寇以馳騎入城矣。其所以破城者，城中人亦莫之知。聞齊化門內有寇內伏，大呼曰：「城破矣，爲兵者卽殺，民皆免。」城兵遂棄甲走。復從齊化遍走各門，大呼：「至兵皆潰，遂開門納外兵。居民見兵入，皆倉皇走，寇慰之曰：『大兵不殺人，毋用遁走爲也。』」

李自成入至大明門，自恃善射，祝曰：『我得天下如安平，則箭中其中間。』箭發入瓦楞中，或以爲射及空虛，殆空名耳。自成入宮，舉帝后之靈，出置通衢，梓宮莫能具，傳聞敵棺置蓆棚下，有僧以麥餅爲供，萬姓無不感慟，而羣臣無有拜哭者，自死難二十餘人外皆寥寥。自成卽勒各官報名出見，羣臣皆趨至庭中，立候竟日，不許見，押至藁街，又留之，押至空舍中，巡邏守之，備加頓辱，羣臣至此求死亦不可得矣。其無恥者遂用關節通其用事者，再呼見，遂分別用舍。用者令出東華門，押至吏部受職；不用者押出西華門，至各營追取金帛，夾而暴之庭中，所獻金帛不足，則再加酷刑，不能早致自死，以致此辱，恥莫大焉。然較之求用諸奸，揚揚自得者，尙天淵也。如魏藻德、方岳貢，每先求死，爲人所釋，再三請死，終無屈詞；亦有潛身得免者，其志亦皆可亮。但先帝神聖憂勤，身殉社稷，千古所希，而諸臣死難者寥寥，大可恨也。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鮮不實者。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讎者則陷入之，案屢定屢移，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故爲出入游移。不及之案，卽死難最烈者亦必索賄，乃爲題請；而刑死諸臣，則有優贈者，有醜詆者，惟觀賄之有無耳。寇初索金帛于百官，繼及大戶，無不騷然，不過寇劫故態。自成每登御座，卽昏眩，人皆知其無成。而自燕及齊，遍設僞官，所至靡然從之，僞官至，地方亦惟以搜求士官金帛爲亟，百姓始有悔悟意。自淮而南，僞官方不敢

至以淮撫路振飛與按臣王燮取僞官呂弼周等戮之也。寇未破郿城時，傳言吳三桂已降，舉朝驚懼，上召其父襄問之，襄言：「三桂忠孝，必不至此。」三桂旋斬寇使奏聞，上爲大喜。寇破郿城，寇發兵萬餘往關外，三桂殺之幾盡。自成憤甚，帥衆以往，三桂僞敗，誘之出關，適口口兵至，三桂前後皆勁敵，不得已乃與虜合。自成大敗，其步兵無一存者，騎兵亦潰；自成亟奔還，取所掠宮中珍寶以及金帛子女西馳，三桂率虜追之至真定而返。寇至陝，發重賂于西虜市馬，西虜復奪賂殺其人，寇遂不振；虜再令三桂西伐，寇不戰而走，傳聞剩寇止千餘。

嗟乎，虜稱天驕，其蠶食中華無足怪也。寇皆歷朝長育之赤子，乃墟我宗社，使聖主蒙難以崩，中宮從焉，東宮二王皆爲所獲，此其罪萬刃不足刺也。破郿城不滿四十日，每欲僭位受朝，擇於四月二十七日，而迫于三桂，倉皇出走。自古大寇敗亡亦未有如是之速者，誰謂天道無知哉？二王至陝中尙無恙，吾鄉人有親見之者，是或神靈所呵護也。

東彝大略

47
奴兒干固女真之裔也，在昭代甚衰微。口口口口少嘗服侍李成梁，後受朝命爲屬夷，積功爲龍虎將軍，忍詢多智。初事成梁甚恭，已包異心。成梁初以力戰起，後日貴，至封甯遠伯，子

弟皆爲元戎，奴隸無不金紫。盛極而衰，旣驕惰，其長子如松頗勇，竟以戰沒。諸子如樟、如梅、如柏，遠不逮其父兄，惟以納交朝貴，窮奢極欲爲事。于是兵備日虛，健兒甚寡，內臺又惟與李氏交好，得賄爲樂，遼事日已甚矣。

己午之間，口口發難于清河，李永芳以城降，口口以女妻之，上書言七宗惱恨，大抵言邊臣侵侮寡信之事。當承平之餘，驟聞口變，舉朝倉皇，時撫臣李維翰貪而寡謀，奪職去，起楊鎬爲經略，杜松、劉綎、馬林、李如相爲大帥。鎬固庸人，且老矣，治兵年許，無所經理，朝論欲其速戰，輔臣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計，發紅旗催戰，鎬匆匆發兵，分爲四路，兵分則弱，已爲失算，而師期豫宣。口口得預爲備，曰：「憑爾幾路求我，我只一路去。」偵知杜松最勇，兵先至渾河，沙壘上流，伏兵山下。杜至河，催軍速進，渡未畢，伏兵起，凡火藥利器俱未渡，水大至，兵多沒焉；已渡之兵，陷伏中，杜登山巔呼飲，飲已，出戰，不能支。我兵內壅，至不能舉手，咸殲焉。馬帥尋亦敗。惟劉綎深入，營亦堅，口口假杜旗幟馳報之，令亟來合戰，劉啓營而一騎闌入，不復可止，綎與其下養子劉招孫、喬一琦等力戰不支，得脫者無幾。惟李如柏不遇口，得以全師歸。一時朝議喧然，謂李實迪、鎬、庇、李而以劉杜陷危地，此其說或太苛，然鎬之寡謀，李之怯避，皆其罪也。

鎬與如柏先後逮下獄，起熊廷弼代鎬。廷弼向爲遼左巡方，力糾李氏且向以才幹稱，故以御史起用爲經略。既至，勇于任事，號令嚴肅，身自偵探，將士多畏而服之。遼事幾振；然性好自矜，多怒罵人，鄙夷朝貴。原其隱情，亦欲冒人以冀人之相攻，得卸任去。顧一時邊材無出其右者；朝貴皆碌碌，專以臺省之焰陵人，不復念國事。姚宗文以科臣往關視邊，與廷弼不相得；贊化主事劉國縉者舊臺中，以攻道學，與熊姚皆同類也。熊以獨立自許，姚劉皆以夙好望之，彌相失。劉主用遼人，而熊謂遼人不可用，此其說亦各有得失，咸負氣相訾過甚。姚歸朝而逐熊之局定矣。省中魏應嘉，臺中馮三元，張修德與姚連章力攻熊；熊亦恨四人，卽請魏馮張三人出勸遼事，上允之。而臺省又以爲非體，力爭不可，熊遂有原告脫逃之譏。改命省中朱童蒙往勸，童蒙疏稱，廷弼無大失，但不宜悻悻求去。閣臣劉一燾擬旨申熊，臺省方起而攻劉，而遼東陷矣。

熊之去也，姚宗文輩力舉袁應泰代之。是時余方館于鄒平，座師張華東家，師頗謂袁必敗遼事，以其人好名鮮實。余詢之遼人，大抵好收物情，旣爲經略，乃理詞訟細務，以悅人心爲主，殆循良之選也，而以主兵，不亦左乎？于是亟詔起廷弼，廷弼辭，優詔勉以君臣大義，其有哀切之詞，而熊氣益甚。顧其再出也，撫臣王化貞蒞治廣甯，與口相逼，而熊乃處關內。熊未至，王

己自許必能剗口，朝論俱向之，蓋臆王之必能成功，而厭熊之侮人過甚也。王之爲人亦壯而寡智，遼人每愚以口必可破，王遂欲渡河勦口，而熊以爲口未易敵，惟當慎守。熊向自誇，舍我無可當口者，王遽以此自任，亦不相得，互詆之章日上。朝論多左袒王，欲削熊經略，而仍責以與王相照應，不得膜外視。余時以計偕至都，偶言于所交一二臺中，謂：「王未足恃，欲責熊以任事，不應削其銜。」朝貴皆以爲不然，此論未及定，而廣甯陷矣。化貞幾爲麾下將縛送口，狼狽遁出城。廷弼時在甯遠，方幸化貞之敗，自驗其言，又以衙門在關內，亟馳入關。不知薊遼之責，與王共之，廣甯雖失，甯遠尙可守也；委而去之，詎得無罪？化貞旋被逮，廷弼解任候勘。大司馬張鶴鳴亦負氣自矜，廷弼向嫚罵，中朝無敢與抗，張自以撫黔定亂負豪傑聲，與廷弼互詆不少遜，至是力排廷弼，謂：「化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朝貴亦多恨廷弼者，廷弼懼歸而被傾陷也，自請入都與化貞廷勘。既至，並下獄，遂與化貞同擬大辟。化貞固當死，而廷弼似太重云。

時廷臣無可任遼事者，臺臣方震孺特舉詞臣孫承宗。承宗出視師，以王在晉爲經略，承宗旋上疏欲自任遼事，以在晉輩俱未可恃也。口聞承宗以閣臣出任邊事，頗爲悚動，年餘不犯邊。而魏璫之亂起，承宗幾不能容，有爲之游說以解者，得請歸，以王之臣爲總督，而袁崇煥

以道臣治甯遠。

未幾，口口又大舉入寇。前此口口所攻必破，無不望風潰者。甯遠孤城外懸，忽聞口口警，舉朝震駭，以爲必不可守。崇煥泣血誓守，啖草以勵衆曰：「苟能同心死守，我爲牛羊以報，是所甘也。」衆感其意，爲取西洋大炮置之城頭，爲堅守計。口口至數里而近，一望無際，衆皆懼謂一攻城下使不可敵，欲發炮擊之，而未有習者；惟崇煥一庖人嘗聞西人之發銃而無害也，姑試爲點放。銃一發，而數里之外，見口口狂奔不止，其被擊殺者數百人，于是口口懼，不敢以大隊薄城；而城中亦以銃爲可恃，大小間發，殺口口無算。口口遂罷歸。崇煥軍聲大振，擢爲撫臺，大帥滿桂亦受優擢，中國之敢議戰守，實自此始也。崇煥旋又與王總督及大帥滿桂不合，朝議曲調之，終不諧。口口又犯錦州，至甯遠城外，皆不得志而去。口口旋死，崇煥亦不爲魏璫所喜罷歸。

烈皇帝登極，礎魏璫後，凡璫所用邊臣咸廢不用，遂召崇煥以大司馬經略遼事，上虛已委用之，召對之日，慰勞倍至。崇煥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上詢以口口何日可滅？崇煥浪應以五年爲期。及賜食出至午門，羣臣有問以五年果可奏績否？崇煥謂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上心云。爾時有識者即訝其不能成功。再入對，崇煥遂以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招應，方得成功爲請。上卽命各部及臺省如崇煥言。崇煥無可卸責，一至甯遠，

遂爲講款計。蓋自崇煥甯遠奏捷之後，卽令番僧往弔口以講和，以能歸未就，再出無以塞滅口之命，遂以平口自詭。慮島帥毛文龍洩其計，遂身入島，誘文龍斬之。文龍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牽掣金復海，蓋時時襲口，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朝論多疑；而厭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島中，莫能難也。崇煥初殺文龍，上亦甚喜之，褒諭倍至，不嫌其矯詔。未幾，口闌入，遵化督臣劉策、大司馬王治，俱不習邊事，倉皇無以應敵，口長驅薄都城，急召崇煥入衛，宣大各鎮兵亦先後至。崇煥固以滅口自任，一旦縱口至此，惟死戰庶足贖罪，乃與口相值，輒避去。及入對，先以危言聳侍臣，冀朝臣懼而從款議也。賴上英明，終不敢以款上奏，第力請率兵入城休養；上不許，已深疑崇煥矣。都中人又喧言崇煥導口入犯，上益切齒，再召崇煥入，卽下詔獄，而擢滿桂爲武經略，以祖大壽、黑雲龍輩俱爲統帥。邊兵素感崇煥，桂與大壽又互相疑，大壽輒率兵歸甯遠，遠近大駭，亟用孫承宗言，置大壽擅歸罪不問，仍鼓勵之。大壽之母亦以忠義責之，得不叛去。滿桂合各鎮兵與口戰，桂戰沒，雲龍被擒，兵大潰，幾殲焉。幸口亦得志歸，都城危而復安。于是磔崇煥，誅王治，用承宗鎮關門，梁廷棟爲大司馬，邱民仰撫甯遠，劉可訓撫薊州，孫元化撫登萊，布置一新，口所陷各城，亦皆恢復。然晉撫耿如杞入衛之兵，中道潰去，爲亂貧民附之，而流寇之患起矣。承宗未久亦罷去。

邱巡撫與大壽不合，梁司馬劉可訓，以中朝水火事相連俱罷，此後用人亦皆草率塞責。

口一犯宣府，一入山西，由薊入燕，而壬午之入，直走青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爲禍至劇。我之兵力，每分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口急，又輟剿寇之兵以禦口，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闖寇入都城，欲輟關外之兵入關禦寇，議久不決，而寇已破都，烈皇帝身殉社稷，普天痛憤。大帥吳三桂借兵于口，與寇一戰，大勝，寇卽棄都城西走。而口宴然以爲得都城于賊，非得之我也；傳檄三齊，迅掃秦晉，旣得河北，復取江南。一時迎降恐後者，以寇爲先帝之仇，口能爲我滅賊，非我仇也。嗟乎，賊之發難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賦之故，然加賦于何年？皆以口口發難也。且河北爲賊所攘，猶曰取之于賊，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我謀不臧，將不擇，兵不練，廷臣置邊事于度外，邊臣以尋端卸擔爲得計。至南都之政，賄賂彌彰，如狂如醉，使高皇帝之開辟，烈皇帝之憂勤，一朝宗社邱墟，大可痛也。

空白页

右幸存錄二卷，夏允彝撰，允彝字彙仲，號瓊公，松江華亭人；崇禎，丑進士，授長樂知縣，

宏光朝，推吏部考功主事，以母憂不赴。侯峒曾遇害，允彝經紀其喪，歸聞徐石麒、黃淳耀、徐汧之死也，乃作絕命詞，自沈松塘死。唐王贈左春坊左庶子，諡文忠。小腆紀年稱所著有幸存錄，爲絕筆。附考云：『野史述夏公死在乙酉五月，而文集中有練川五哀詩，朱彝尊謂練川城潰，乃是年七月五日，瓊公尙存，則止水之投，當是淞江失守之後云云。今從正史係於九月，據紀年所訂正殉節月日，實與是書卷首題乙酉九月朔述符合；而上卷國運衰盛之始，與下卷東彝大略下半篇複見，又國運盛衰之始篇題下附注云：『其論有極正有極偏者，不足盡信。』蓋是害已爲後人刪削錯亂，非復瓊公之舊矣。』全謝山鮪埼亭集外編跋是書云：『幸存錄有二本，其一稍詳，且志阮大鍼語曰：『此敵門生錢謙益也。』而一本無之。愚疑前一本乃足本，若芟之者，乃丙戌以後，東澗之客代爲洗雪而削去之耳。』則附注其論不足盡信云云，殆亦東澗之客所爲也。謝山又跋汰存錄云：『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錄中於浙黨齊

黨有恕詞。又梨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也。」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子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未可信也。」予頗是之，則巢氏所疑後人冒託者，謝山亦不以爲然也。但不知謝山所見足本，儲藏家尙有流傳者否？附識於後，以俟好事者求索焉。劍心跋

續 幸 存 錄 · 專 載

目次

一	南都大略	五九
二	南都雜志	六二
三	跋	七

南都大略

北都之變也，以倫以序，本宜立福邸，其次則惠瑞桂三王也，潞邸比四王爲疎，福邸素有異議，三王又在遠，于是有推立潞邸之說。鳳督馬士英擁強兵，挾四鎮以恫喝南都諸大臣，諸大臣懾不敢逆。南樞史可法實司擁立事，私問諸士英，士英遣其私人口傳立君當以賢倫絅，不宜固泥。可法信之，答書極刺弘光帝藩邸諸不道事，意在潞邸。士英得書，竟奉至上至龍江關，廷臣錯愕，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已無及矣；勉強出迎，嵩呼定策，而可法書已入士英手，從龍諸內臣俱得見之，此兩輔之分左右也。然可法所答士英者，不過南都部院公移及十三大臣擁戴議耳，可法列名而已，爲首者掌禮部之姜曰廣也。

五月三日，上卽監國位，廷臣尙紛紛論不一，推上者不過李沾等三四人，後皆以不次貴。十六日登極，用可法曰廣及南儲高弘圖爲閣臣，從物望也。再用士英及南禮王鐸，士英因定策功，鐸則藩邸舊恩；雖五相登庸，而菴枯固有別矣。然可法實秉中樞，高姜居中票擬，張慎言爲冢宰，劉宗周爲總憲，九卿大臣各得其任。士英豪宕有將材，四鎮俱其心腹，督師淮左，有臂

使之便，亦未爲失人。旣而士英擁兵入朝，遂假中官之援，請留輔政；于是有內外均勞之議，而可法出督師，士英兼揆樞矣。士英之入也，其心亦欲爲君子，而可法一去，天下皆斥爲奸雄，呂大器羣起而攻之；迨薦阮大鍼而舉朝唾罵矣。大鍼之阿璫也，仍無實迹，致以落拓不羈之才，久躡田間，不爲不屈，且其欲得者不過遠方一撫臣耳。廷臣謂大鍼一出，則逆黨盡翻；逆黨一翻，則上且駸駸問三朝舊事，諸君子將安所置足乎？于是一呼百和，衆論沸騰，士英見滿朝異議，愈結內宦及外鎮爲援，士英之力本可鉗制內外，一假其力，遂橫不可禁，士英自謂得計，亦失計也。大鍼所求不得，其毒愈張，故佐樞命下，斥逐空庭，惡遂不可遏，未必非廷臣激之使然。

可法之出，實與鎮爲隔膚之交，與平伯高杰遂困可法于軍中，舉動不得自展。初，四鎮分藩，可法本以廬州屬靖南侯黃得功，淮安屬東平侯劉澤清，鳳陽屬廣昌伯劉良佐，興平則屬鎮徐州，留揚州爲宰相迴翔之地。徐州苦寒，揚富麗甲天下，杰遂挾可法之求揚，可法調停宛轉，竟與揚州杰遂解其困。從此綢繆王事，可法開款布誠，杰恭謹受命，反成握手之交。杰跋扈非常，一變而爲忠勇，亦良將也。四鎮調停就緒，方議北征，而宗周之疏作。宗周謂澤清等可斬也，澤清固可斬也；處南都之勢，發此危言，不足以壯國威，且速其禍。于是四鎮合疏糾宗周去，曰：廣繼之曰：廣之去，竟與士英置于殿陛之間，幾至老拳相向，尙謂有法紀乎？兼之得功，杰兩

鎮水火，幾成克用全忠之禍，朝堂與外鎮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戶大起，虜寇之事，置之蔑聞。

當虜之初入也，我一旅北征山東南，人心響應，歲幣之供，虜可去也。士英漠然不問，但與大鉞等章賄賂，樹彼此而已。迨虜已有南下之志，始遣陳弘範、左懋第北行，洪範與虜合謀，夤夜逃歸，遂成秦檜之奸計，懋第竟不屈死，亦何益于國事哉？士英雖有用小人之意，而無殺君子之心，大鉞一用，小人連比而進。慎言去國，徐石麟代爲冢宰。石麟介直不阿，盧公無我，觸怒羣小，掛冠而歸。遂以魏公徐弘基之請，用張捷。捷雖偏執，亦介而廉，以錢謙益請，用楊維垣爲副院。謙益素稱儒林之望，至是有使過一疏，名節掃地。謙益不過欲得揆席，爲此喪心之事，士英借謙益以用羣奸，而愈疑謙益，反絕揆望。秋冬之季，朝事一變，天地元黃，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而虜寇和戰，僅委之可法一人。可法諭四鎮渡河，親督其行，逼除不得歸，內廷之上以繫卵爲厝薪，絕無任邊疆一事者。李沾以七品小臣，超遷總憲，用劉應賓于文選，張孫振於掌道，其間大小名流相繼告罷，卽宦寺之有人心者如韓贊周，四上疏乞休，盧九德殿前慟哭。僅僅屈田、張三秉輩及外廷大臣不以國事爲憂，日夜娛樂，上端拱宮中，後宮子女以千計。入春改元，虜遂下逼河南。高杰拜表北行，尅期西濟，當時見可法掃陵，杰渡河二疏，草野痛心，而當事

但答以優旨而已。自以江南天塹，飛渡無繇，盡其心力，追秦韓史賈之遺風。始也議和遣使，士英曰：『和則和耳！』既而和議不成，士英曰：『不和則不和耳！』戰耶守耶，我不見廟堂之上，有道此二策者也。

二月中而妖僧大悲之獄起，大鍼等借此爲名，欲盡殺諸君子。大悲自稱先帝，既歸法司，復言潞邸之弟羣奸竟鍛鍊以合擁戴一案，于是有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說；士英義形於色，奮然阻之，遂僅以大悲口中所供謙益及申紹芳二人上聞。二人疏辨亦旋解；二月晦日，斬於通衢。三月朔，而王之明、童氏兩獄俱發：一稱故皇太子，一稱上應妃。其真其僞，草野小臣不敢仰度天家；總之處置無術，斧燭之疑，難免千古。遂攻靖南有揭，廣昌有疏，定南侯左良玉遂以清君側名舉兵向闕，建瓴而下。士英大恐，遂檄得功、良佐以抗上游，而杰已爲許定國所害矣。河上之師，盡歸瓜揚，定國導虜直下，可法死守揚州，不支而死。左氏復下破安慶，盡殺阮氏，大鍼等遂謂與左氏之來，不若虜來，我且用虜以殺左氏，并殺王之明以絕其望。虜信日急，遂不得行，杰潰卒渡江，靖鹵伯鄭鴻逵掩而殺之。且也露布告捷，璽書褒封，潰卒遂轉降虜，引之以南，鴻逵連報虛捷。五月八日，虜遂南渡，破鎮江矣。

初九夜，上遂與屈張二內臣單騎奔靖南營。平明，士英入朝，車駕已出矣，遂以黔兵五千

奉皇太后幸杭州。良佐憤兩朝倫典不明，遂叛降虜，得功力戰不屈，自刎而死，將士遂縛上出降。南邵因上之出也，獄中擁王之明爲主。十三日，虜豫酋至，諸大臣開門迎款。潞邸監國杭州，復遣陳弘範請割江南四郡以和。洪範陰與虜疾趨武林，潞邸手足無措，爲所虜縛，與上及之明同以檻車北狩。而士英由廣德與鄭東伯方國安兵二萬奉魯邸監國，于是有江東之事。鴻遠自虜渡江後，海道奔還，奉唐邸卽皇帝位，改元隆武，除弘光年號，於是閩中之事。日月雙懸，錢塘天險，唐與魯皆孝陵之後也。

南都雜志

弘光帝之入南都也，有兩黃星夾日而趨，此太白與辰星也。新主肇元，太白晝見，夫孰爲祥哉？神木者，此高皇帝建殿之餘材，積在南工部庫中，且朽矣。一時遂稱爲嘉瑞，致興土木之功。迨三殿落成，國運從之以畢。當時大臣處天崩地坼之變，不思祥桑之修省，徒引禎祥以愚庶民，不學無術，亦一至於此！我不見光武建元先言河清嘉穀也。

史道陵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馬瑤草守己狼藉，不脫豪邁之氣；用兵將略非道陵所長，瑤草亦非令僕之才，內史外馬，兩得其長，此易之泰所以外小人而內君子也。今兩睽焉，宜其

流于否也

史道陵爲馬所擠，渡江時，止三千騎，首與高英吾遇。維揚爲英吾所欲得，揚人懼其焚掠，嬰城不納，英吾全師圍之，且陷矣。聞史公且至，急斂兵，退十餘里。揚之望史如父母，不意一見爲英吾所輕；史之左右皆分屬，與平麾下，僅以子身寄命軍中，且諷揚人亟納高兵。史之聲望自是大減。英吾于是竟逼城下，史亦困於福緣菴，一應章奏書問，必先呈英吾，然後得行，一舉手足皆不得自專矣！後徵服爲道者得脫，顛黃虎山助之，稍能自立；英吾懾服，史開款披誠，泣陳王事，反成至交。甲申之冬，史率四鎮列守河外，迄歲除不能反顧，勤勞王家，鞠躬至死，有武鄉之遺風焉！

姜翰及馬瑤草朝堂大闕，姜辭朝，上御殿，羣臣陪列，姜曰：「微臣觸怒權奸，自分萬死，聖恩寬大，猶許歸田；但臣去後，皇上還當以國事爲重。」上曰：「先生言良是。」馬憤，詈姜曰：「我爲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請避賢路；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姜厲聲曰：「擁戴是人臣居功之地耶？」馬曰：「曰廣定策時，意在潞藩。」上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二先生無傷國體，內廷之爭，不可向外人道也！」姜出馬從之，復于朝堂相詬詈，一時謂「二相闕朝」，良可怪也。此聞之陳撫軍。

軼符，陳爲姜之門人，馬之年家子。

去國諸大老：高磬齋之考成練達，張藐姑之大度清操，徐虞求之休休廉潔，劉念臺之蹇蹇不阿，四大臣皆五朝元老，贊襄中興，庶幾無魏宗臣降虜諸大老：王鐸之奸媚害儲，錢謙益之淫昏獻妾，李沾之搖尾求生，蔡奕琛之歡呼飲酪，四大臣者皆亡國之材，得之必敗，所進者如此，所退者若彼，夫烏乎不敗！

中旨用人，自張靜涵爲大司農始，當時臺省力爭，皆言爭其事，非爭其人也。迨阮張之用，絕無言者，道消道長，可見一斑！

阮圓海之意，十七年閒居草野，祇欲一官，其自署門曰：『無子一身輕，有官萬事足。』當事或以貴撫或以豫撫任之，其願大足矣。圓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璫亦無實指，持論太苛，釀成奇禍，不可謂非君子之過。阮之阿璫，原爲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爲楊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賢，同爲通內，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爲阿璫，烏能免其反擊乎？

璫草薦阮疏，以爲在廷諸臣無出其右，爲阮任怨任咎，無所不至，阮旣得志，遂欲奪其樞席，璫草遽以協理處之。馬是小人中之君子，阮是小人中之小人，其他蔡奕琛、陳盟，又不如阮有爽朗之氣，可與言大義者矣。

顧瑞屏爲宗伯，其所表揚數事，皆有益於國體，如尊惠代二廟，旌靖難北變諸忠臣，追諡傅馮二王，俱有條理，但非大變後所宜急行者耳。

景皇帝廟號稱代，以其類唐代宗代爲天子也。唐諱世，故易世爲代；本朝自有世宗，復有代宗，非矣。或襄或桓，不爲過褒，于典制亦協，惠宗讓帝無遺議焉。

烈皇帝之諡，始爲思宗，其德可思，其功可思，其死社稷也可思，特以周思之後，絕無此諡，周思又非賢主故耳。改爲毅宗，毅是武宗徽稱，不宜復用，當事以烈皇中絕，故以武宗相擬，但聖德懸殊，終屬未安。恭皇帝之改爲孝也，何孝之有？

楊斗樞首先糾崔呈秀，其疏曰：「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廉而呈秀貪，廠臣名而呈秀汗。」雖若阿堵，而開糾瑄之機者楊也，久不得申，及爲副院，疏請復三朝要典，反自入其惡。旣而投繯殉節，失之小，得之大，蓋棺論定，貶不勝褒。然張楊又尙有別，張僅偏而刻，楊則奸猾之尤。

祁世培爲巡撫時，有軍儲之裕八萬，以二萬充史道陵軍儲，六萬尙在鎮江庫中。楊龍友監軍京口，欲漏其賦而無辭，遂爲城金山之說。金山雖百丈之高，七尺之墜，於江防可益耶？前人節之，後人靡之，祁公苦心一旦填之江魚，可爲切齒！

阮圓海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叱爲梨園裝束。錢謙益家妓爲妻者，柳隱冠插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明妃出塞狀。大兵大禮皆娼優排演之場，欲國之不亡，安可得哉？

瑤草當國，賄賂滋章，千名百品，受者既多，餽者無以爲異。門下僧利根時時爲次餽獻之高下，總憲李沾進一帶，慮其不之重也，囑利根稱爲至寶。瑤草遂以進上，亦囑中宦贊其非常，上每服以御朝。

京師諺曰：『都督多似狗，職方滿街走，相公止愛錢，皇帝但吃酒。』又有署瑤草之門曰：『兩朝丞相此馬彼牛，同爲畜道，二黨元魁出劉入阮，豈是仙宗？』復於兵部門署曰：『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凶有耳，一元直入中原。』朝事徵諸野，太史陳風，時事可知矣！

南都之政：幅員愈小則官愈大，郡縣愈少則官愈多，財賦愈貧則官愈富，斯之謂三反。三反之政，又烏乎不亡？

妖僧大悲者非真大悲，乃吳僧大悲之行童，從大悲往來錢謙益、申紹芳家，故妖僧折對時，但知有青門牧齋而已。其夜叩洪武門，自稱烈皇帝，聞人擒之以隸戎政張玉筍。玉筍以爲此等妄男子，但當速斃之，若一經窮究，國體不無少損。此大臣愛國之至誼，而都人藉藉，遂謂玉筍且杖殺烈皇矣。玉筍遂以屬三法司，又變而爲潞邸之弟，自言受封郡公，本朝烏得有郡

公哉物怪人妖，豈非亡國之祥？

東宮事黃虎山、左崑玉及劉良佐，各有爭疏，獨虎山一揭爲字簡明切，若所云：『不殺則東宮爲假，殺之則東宮爲真。皇上雖以大公至正之心，恐臣下逢君之惡，臣受先帝知遇之恩，不敢不言。』舉朝悚然，良佐兩朝倫典一疏，答旨至言：『朕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九五翼龍，其辭卑以遜，一至於此，孰爲爲之？

劉澤清幼時曾習舉子業，試時一拳毆殺一隸，遂跳出，應兵部將材舉天下第一，其對客常曰：『我二十一投筆，三十一登壇，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僅僅以富貴自誇，小丈夫，小丈夫！

高英吾幕府多才，英吾跋扈飛揚之氣，一變而爲忠烈，固是千古奇男子！渡河兩疏，令人讀之慟哭，何異諸葛出師二表耶？英吾死前，虎山死後，兩賢雖相厄於生前，當釋然於地下。茅土之賞，斯爲不愧；二劉之死，何足贖罪耶？

東宮自三月三日而元妃至，又二日而詹有道遂冒稱恭皇帝。有道者南都一皮傭耳，聞空中有聲曰：『汝可至宮中尋子。』忽若爲物所憑，遂直叩東華門，口出妄言，立斃杖下。又有劉祥神附其身，自稱玄天大帝者。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斯其然乎！斯其然乎！

廣陵之繁富，冠絕海內，高黃之爭端，由此而起。英吾之死，諸鎮將尙欲爲興平伯報仇，而虎山竟分兵圍揚州；諸鎮將妻子俱在城中，遂倒戈南向，虜遂乘勢而下，虎山死矣。我不欲謂之非誤國也。

從逆一案，竟與南運相終始，大抵守節固是臣誼，然君子不責人以死。從逆者六等定罪，最爲不爽，降寇復降虜，且逞禍於本朝，殺無赦；降寇，寇敗從之而西，反顏事讐，爲寇死守者，殺無赦；雖汙寇命，寇虜之際，乘間南逃者，其罪猶可逭；寇未敗而先歸者，情則最輕。今在虜在寇者，國法旣不能行，僅執歸者而問罪焉，索賄百端。從逆之獄，七推五合，寬嚴之旨，相間而出。逆資告匱，欲淫未飲，遂殺光時享。周鐘以假口，鍾負重名于天下，旣汙僞命，萬惡皆歸。時亨亦一名諫議，力阻南遷，烈皇帝及于難，而身事仇賊，市朝之戮，在所當行。但于元惡大憝之中，獨執二人而誅之，此其東林也，復社也，則二人不爲刀環冤怪乎？且二人之死，亦當事之意，但借二人以殺雷周耳。雷介公、周仲馭以三朝舊事，力阻定策者也。夫叛國降賊，與擁立異議，孰重孰輕？若舍重殺輕，則無辭，故殺光周以行己之志，掩人之口。至若漏網之奸，投身各鎮，遂冒朝班，不可勝計。朝廷刑書爲執政胥篋之府，哀哉！

瑤草雖稱大貪，其實不及周宜興十分之八，一經誤國，萬惡皆歸。總之太子元妃兩獄，罪

不容死，瑤草爲元妃出，揭言童氏偕有金哥玉哥，一婦人不足惜，然皇嗣正重。嗚呼，弘光帝之皇嗣固宜重矣，烈皇帝之皇嗣豈不更重乎？且童氏而真也，婦人亦非臣子所敢稱，如其僞也，又何皇嗣之有？

高輿平潰卒之渡江也，鄭羽公矢石俱發，殲者萬人，布告大捷，京口人日祝羽公爲之建祠立碑，無所不至。潰卒進退無所，遂叛降虜，羽公少年奇貴，氣揚揚自負名世。自二十五日至五月七日，無一日不捷，轅門鼓角，凱歌震天。京口民牛酒爭犒，羽公開藩江上，初七日大宴軍中，歡舞雜興，江聲濤發，虜乘間潛入金山寺。初八夜，大霧四塞，虜遂截流而渡，僅一二百人，使羽公以全力制之，當使隻輪不返。軍心一潰，靖鹵一軍竟爲方士之船，入滄波而不復，徒使江南塗炭，夷爲左衽，天耶，天耶！卽閩中有桑榆之收，其誤國亦非淺鮮矣！

馬本有意爲君子，實廷臣激之走險，當其出劉入阮之時，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歡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快殺竇連波。』蓋以若蘭喻劉，陽臺喻阮也，尙見臣之體。

東平之母賈，東平進侯時值八秩初度，稱觴極一時之盛；及東平之降而戮也，賈遂流離道傍，無以朝哺。靖南之母徐，卒于廬州，送葬亦極一時之盛；及靖南死節，竟瘞其旁，千古憑弔。

續 幸 存 錄

生何足榮？死何足悲？于二夫人見之矣。

以書生談朝事，其訛者十之三四，故予刪其訛，而存其是，非全錄也。

空白页

跋

右續幸存錄一卷，夏完淳撰，完淳字存古，允驤子，諸生。唐王稱號，遙授中書舍人，存古草表謝恩，畀謝堯文上之，堯文道爲邏卒所獲，搜得表文，巡撫王國寶逮赴金陵，就義西市，順治丁亥九月也，年十七。乾隆中通諡節愍，是書舊本八卷，內分南都大略一卷，雜誌二卷，考功行狀一卷，死節考一卷，見存古自序。此本由後人刪存，故卷末跋云：『非全錄也。』全謝山鱗琦亭集外編有跋云：『世以續幸存錄爲夏淳古作，若非淳古，固不應用此名也。然有可疑者：其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爲中書舍人也，似矣，顧其序南都衆正之任用，而曰先人備位小宰，此何所本文忠官考功耳，乃以爲小宰乎？其時小宰則呂公大器也，淳古不應昧於官制若此！然茶餘客話言於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如臺長稱大中丞，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皆屬無稽。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爲大農，大馬，大寇，大空，刪去司字，誰爲作俑，不值一辨，則內史小宰之稱，自是明人積習，不足爲存古病也。今本并無此稱謂，蓋在芟蕪中矣。謝山稱古存爲淳古，始以夏氏名完淳』

而致誤云。『劍心跋。』

原敘

寒夜鼠囓架上，發燭照之，則明季三王詩邸報，臣畜之以爲史料者也。年來幽憂多病，舊聞日落十年三徙，聚書復闕；後死之責，將誰任乎？臣因是博搜見聞，講求實錄，刊訛謬，芟蕪穢，補缺遺，類分爲四十一篇。自福王至桂王，更七載而勒成一書，名之曰『鹿樵紀聞』。所以成一代鼎革之言也。或曰：『子之所欲言皆信而無疑乎？』曰：『作春秋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三世，所聞四世，所傳聞者五世；世遠而聞見因以不齊，三傳所以多廛也。太史公成一家書，而年表與本紀之年，世家與列傳之事，或自爲抵牾者多，亦有傳聞者使之然與？茲雖採紀說，諮之耳聞，猶從及見之年，臣敢以自欺者欺人哉？執簡之臣，不以忌諱於當時之士，謂狂言可矣。』

空白页

鹿樵紀聞專載

目次

卷上

福王上	一九七
福王下	一九七
史可法殉揚	一九三
黃高二鎮	一九七
兩太子	一九七
兩疑獄	一九六
使臣碧血	一九九
南都死難	二二二
南國愚忠	二四一
嘉定之屠	二五一
項周失節	二五二
馬阮始末	二七三
卷中	
唐王	二二三
魯王	二二三
鄭成功之亂	二二七
張煌言殉節始末	二四二
舟山始末	二四五
日本乞師	二四六
兩先生傳	二四九

山右二臣	二五五
關西二烈	二五六
秦晉宗人	二五九
獻忠屠蜀	二六〇
川中諸將	二六六
沙定洲之亂	二六七
老神仙	二六九
卷下	
桂王上	二七三
桂王中	二七六
桂王下	二七九
粵東三烈	二八三
孫李構難	二八六
繡花針傳	二九〇
紀新會婦事	二九三
粵西二臣	二九三
隸僕	二九五
乞兒	二九五
闖獻發難	二九七
自成犯關	三〇五
槐國入政	三一一
西平乞師	三二六
郡邑紀聞	三三〇

卷上

福王上

順治元年四月戊午朔，明留都開京師之變，尙書史可法，高宏圖，都御史張愼言等，誓告天地，號召四方起義勤王。各鎮潰兵南下，沿途劫掠，淮撫路振飛，巡撫王燮，分兵防堵，收斬僞官。已知崇禎殉國，文武諸臣會議立君。愼言及呂大器，姜曰廣等，皆言福王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素多失德，又不讀書，有七不可；不若潞王常洵賢當立。可法意亦在潞王，獨都諫章正宸爭之，謂潞王不可越福，猶福之不可越先廟也。可法遲疑未決。

初，賊陷洛陽，福世子德昌王脫走出城，時寇事方棘，崇禎帝未暇訪求，莫有知其處者。馬士英在鳳陽，或首私藏王印，取驗之，則福邸藩舊物。詰其所自，曰：『有負博者以質錢。』因物色其人，得之儀真。士英素不識王，猶未稔其真僞也。適會國變，因念此奇貨可居，致書大臣，謂以序賢無如福王，可法即以七不可之說移書答之。士英與阮大鍼謀，謹藏其書，而潛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及鎮臣劉澤清，劉良佐等，同心翊戴，發兵奉福王至龍江關，可法不得已率羣

臣迎謁舟次。王角巾葛衣，坐寢牀，隨從田成輩布衣草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王入城，以內守備府爲行宮。或議卽日登極。可法以太子二王存亡未下，定於初三日行告天禮，先上監國之寶，王色赧然欲避。是日有兩星夾日而行，蓋辰星及太白也；而諛者目爲景星。望日壬寅，王僭帝號，以明年爲弘光元年，拜史可法禮部尙書，姜曰廣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相，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之書奏之王，而擁兵入朝。詔陞士英兵部尙書，入閣辦事；命萬元吉宣諭江北，黃得功進爵爲侯，劉澤清、高傑、劉良佐皆封伯。時高傑方與黃得功爭揚州，江督袁繼威入見，奏曰：「封爵以功，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者益多。」福王領之。乙巳，路振飛罷，馬士英欲用田仰也。振飛在淮上守禦頗備，論者惜之。設四鎮，各有汛地，兵馬錢糧聽其自調。壬子，史可法督師江北。可法以前書故內不自安，會萬元吉至淮上疏言：「所在兵民相角，一城之隔，兵以民爲仇，民以兵爲賊；臣望輕位卑，雖有安民之心，絕無綏兵之策，非得大臣鎮撫不可。」可法因請出以避士英，吳縣盧涓率太學諸生乞留可法，不聽。

馬士英口大計四事：一聖母宜迎；一皇考梓宮宜遷；一諸王宜防，恐奸人挾之爲變，宜召置近地；一皇子未生，宜選淑女。聞者笑之。題句於宮城曰：「北不永，南不光，真人未出，賊任牛，

官任馬，異類同時。『開部因會推，吳姓，鄭三俊，與劉孔昭憤爭於朝，高宏圖，張慎言，皆因疾乞休，王慰留之。北都捷聞，遙封吳三桂薊國公，予世襲。六月丁巳朔，上崇禎帝諡號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史可法奏敵兵南下，請遣使賈監國即位二詔，及封吳三桂敕往山東，北直處撫諭。癸酉，命阮大鍼復冠帶來京，陛見，高宏圖及科道官爭之不聽。大理寺丞詹兆恆，又疏進莊烈帝手定逆案，士英聞之，亦以是日進三朝要典。王遂特召大鍼，大鍼入見，泣陳陷入逆案之枉，且曰：『陛下知君父之仇未報，亦知祖宗之讎未報乎？』兆恆字月如，廣信人，崇禎辛未進士，後從唐王聚兵於懷玉山，將攻衢州，戰敗而死。起錢謙益爲禮部尙書，劉宗周爲左都御史，陳體正爲儀曹。惟體正不赴，賦詩曰：『京華歌舞新南極，衡泌汎瀾舊帝星。』識者高之。

丙寅，吏部侍郎呂大器以疏參馬士英，與尙書張慎言同罷。慎言字金銘，陽城人，子履旋，壬午舉人，賊陷陽城，履旋投崖死事，及愼言去位，流寓蕪湖，國亡後，疽發於背，戒勿藥而卒。馬士英以國朝諭江南官民奏聞，請擇人使北議款，賜北都殉難臣尙書范景文，倪元璐，侍郎王家彥，孟兆祥，左都御史李邦華，大理寺卿凌義渠以下共二十五人，祭葬諡贈有差。李沾自敍定策功，陞左都御史。道臣李謨上言：『今日諸臣能各刻刻自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爲陛下之

功臣；且擁立之事，陛下既不以得位爲利，諸臣又何以定策爲功？」不報。

丙子，湖廣按臣黃澍入對，面訐馬士英奸貪不法，泪與語俱，王爲感動。士英不能辨一語，引疾乞休；隨輦金帛賂福邸，舊闌田成，成泣語王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今逐之，必謂皇上負恩；且馬公在，諸事可不煩望慮，馬公去，誰復念皇上者也！」福王默然，成卽傳諭士英仍入閣辦事。

己卯，命選淨身男子，釋高牆罪宗七十五案，追諡建文帝曰惠宗，讓皇帝，上景帝廟號曰代宗。張獻忠陷重慶。是月，王師破德州，山東郡縣皆迎降，惟濟寧猶爲明守。七月丙戌朔，科臣章正宸疏論文武儉安，不思討賊，兼及議款之非；熊汝霖亦極言內外交通，神叢互借，得嚴旨封太妃弟郭守義，福府千戶常應俊，皆爲伯。辛卯，遣左懋第，陳洪範使北。庚子，王生日，受朝賀，勳臣皆有進。是月，闖賊出潼關，攻密縣。八月丙辰朔，命錦衣指揮馮可宗得遣使役緝事，以逆案楊維垣爲通政使。科臣陳子龍疏言：「近日中使四出，民間女子稍有姿色，卽以黃紙貼額，選入宮中，閭里騷然，請行禁止。」不報。戊辰，太妃至自河南，限工部三日內括銀幣以備賞賜，兼辦一應陳設。又諭行宮湫隘，急修西內，隨傳太妃命令選中宮。是月，地一日三震，長庚見東方，光芒閃爍中有刀劍旌旆之影。張獻忠陷成都，浙江東陽民變。

九月丙戌朔，以大鉞添註兵部右侍郎，同辦部事。主事尹民輿疏言：「兵部以討賊爲職，今抗顏居堂上者，乃一逆案問徒之臣，卽移檄四方，何以折跋扈將軍之氣？」不報。時中外攻大鉞者甚衆，大鉞憤曰：「彼攻逆案，我作順案相對耳！」於是峻士英嚴處降賊諸臣周鍾、光時亨等，以折東林之氣。甲午，大學士姜曰廣罷，逮主事周鏞，山東僉事雷縉祚。初，大鉞避寇白門，妙選聲妓，東林復社諸名士，時多聚於雨花桃葉間，而鏞實爲之主。語及大鉞，輒戟手痛罵。大鉞聞之，嚼齧槌牀，思一旦得志，起大獄殺之。至是先以蜚語逮鏞，並及縉祚，繫獄嚴訊，校尉四出，諸人踉蹌奔避，善類爲空。乙未，左都御史劉宗周罷。士英初意頗向宗周，一日閣中語及故庶吉士張溥，士英曰：「我故人也，」酬而哭之。姜曰廣笑曰：「公惡東林者，亦口東林耶？」士英曰：「我非叛東林者，東林拒我耳！」又心德大鉞之薦，欲兩用之，而邪正不能並立，不得已出劉而入阮。嘗賦詩曰：「蘇蕙才名千古絕，陽臺歌舞世間無；若使同房不相妒，也應樂殺寶連波。」蓋以蘇喻劉，陽臺喻阮也。

丁未，選淑女黃氏郭氏入宮，仍命再選，有母女自盡者。馬士英請州縣生童納金免考，奉化布衣何光顯疏馬士英罪，發刑部問罪。己酉，移黃得功駐廬州，高傑駐徐州，副總兵黃斌卿駐九江，鄭鴻逵駐京口，黃蜚駐采石。開助工例：時內操額兵四十餘萬，需餉幾八百萬，司農悉

各項所入，止六百餘萬，又內有宮俸國用之供，外有水旱災傷之耗，不能給；而宮室服用，百役並作，皆援全盛之例，費無紀極，於是開事例，賤其值以招納來者。士英輩因而乾沒；民間有「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之謠。大旱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烈日常如盛夏，震澤巨浸，囊裳可涉。

十月己卯朔，大學士高宏圖（字研文，膠州人）既謝政，無家可歸，流寓會稽；國破後，逃野寺中，絕糧而卒。當高宏圖在位，福王猶時親政事，及馬士英代爲首輔，福王拱手聽之，深居禁中，惟以演雜劇，飲火酒，淫幼女爲樂。民間稱之曰老神仙。以解學龍爲刑部尙書，學龍字石帆，興化人；又命阮大鍼巡江。先是錢謙益入都，其妾柳如是戎服控馬，插裝雉尾，作昭君出塞狀；及阮大鍼誓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皆服妖也。又有縣令張丁乾罷官回籍，遇賊削其耳鼻，流寓江寧，當道憐之，補應天府教授，乃爲木耳木鼻，遇朝會，用以飾觀，亦不祥之兆。西宮落成，改名慈禧殿；分遣內官催各省金花殿價及一應年額關稅鹽課，禮部再選淑女，富室官家有隱匿者，四鄰連坐。

是月，國朝發兵，肅王由山西入秦，英王向河南，豫王出山東，趨徐州。十一月甲午，王師破海州，抵宿遷，未幾引還。史可法以聞，馬士英大笑，坐客楊文驄問故，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

事，此乃史公妙用也。歲將盡，防河將吏應絃功，耗費軍資，應稽算地耳。」

乙未，鳳陽祖陵地震。史可法上疏，略云：「數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復仇之師未出，河上之防未固，此時卽卑宮菲食，臥薪嘗膽，尙恐無濟於事。今觀廟堂之作用，百職事之精神，殊未盡然。憶陛下初蒞南郡，語及先帝，則泣下沾襟；進謁孝陵，則淚痕滿袖；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猶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膜置？又近待北示，公然以逆遇我，和議決不可成，和不成，惟有戰，戰關外事也。然關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伏願深思痛念，無然泄沓。慎名器以勸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凡不急之工役，可登之繁費，一切報罷。聲色之蠱惑，左右之獻諛，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亦概從儉約。朝乾夕惕，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併於選將厲兵一事，庶人事克盡，天意可回。」疏入，福王及馬士英皆不省。時人有詩曰：「萬卷當百城，偏閱及諸子；諸子暗而駁，經濟還推史。」又曰：「尙方有寶劍，相傳出歐冶；砍斷佞臣頭，試取先斬馬。」又曰：「伊昔竹林客，狂邪首阮公；自從名教壞，不復哭途窮。」又曰：「新印銅山鑄，鉤金換一緡，看來鵝眼樣，不是舊時錢。」又曰：「世人但求福，危哉禍所倚；寄語塞翁知，得馬莫狂喜。」

辛丑，奉先殿上梁。高皇建殿餘材，貯工部庫且朽矣。逢君者指爲神木，自是土木大興。是時又將大婚，內府造皇后禮冠，需貓睛石，祖母綠及珠，自一錢以上者百十顆，商人估價數十萬。司京兆公疏乞減，始定限禮冠三萬兩，常冠萬兩。部臣復言點金無術，再懇從儉，不報。

乙巳，馬士英請權酒助餉，每觔一文。布衣何光顯請斬奸相，命戮於市，籍其家。臘月乙卯朔，道臣夏尙綱進贖鍰助餉，士英怨其不以充私，候革職提問。丙寅，戎政趙之龍獲僧人大悲，下鎮撫司獄。刑部奏從逆六案：一等應礫，朱企郊，牛金星，張麟然，曹欽程，李振聲，喻上猷，黎志陲，陸之祺，高翔漢，楊王休，劉世芬，十一人。二等秋決，光時亨，鞏煊，周鍾，方允冒，四人。三等絞贖，陳名夏，楊觀光，廖國遴，王承曾，原毓宗，何胤光，項煜，七人。四等戍贖，王蓀薰，梁紹陽，錢位坤，侯恂，申芝芳，金汝礪等十五人。五等配贖，宋學顯，方拱乾，繆阮，方以智，傅鼎銓，張家玉，等十人。六等杖贖，潘同春，吳泰來等八人。存疑另議，翁元益，史可程，吳爾燠，王自超等二十八人。時馬阮必欲殺周鍾，擬旨，周鍾、陳名夏等未蔽厥辜，令再議。御史張孫振等因痛詆尙書學龍曲庇行私，學龍遂削籍去。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隨賊而行，實未嘗正刑也。除夕，福王居興寧宮，愀然不樂。太監韓贊周進曰：「新宮宜權，而皇上如有所嫌，得毋念皇考乎？」福王不應，既而曰：「梨園殊少佳者。」

福王下

順治二年正月乙酉朔，日食。明福王罷朝，設宴內殿。值天陰晦，意頗不懌。諸內臣竟下殿除銜榻，福王曰：「不必，朕在此坐不久。」聞者皆駭其不祥。壬辰立春，是夜，流星入紫微宮。癸巳，江寧震電，大雨雹。明日，三法司會訊大悲，辭連申紹芳，錢謙益。阮大鍼欲借以除東林及素所不合者，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等說，書史可法，高宏圖，姜曰廣姓名，納大悲袖中。錢謙益先以上疏頌士英，又爲大鍼頌功，修好矣，而大鍼憾不釋，亦列名將窮治其事，而君相不欲深究，大悲坐妖言律，論棄市。福建盜閩豬婆王據篋子洞劫掠，巡撫張肯堂招之勤王，至浙江，復叛去。己亥，重刊要典，資定逆案。於是在案諸臣，亡者予葬祭贈諡，存者皆原官先後起用。科臣袁宏勳迎大鍼意，疏極糾故臣王之案，孫慎行，楊漣，左光斗，及現任吳甡，鄭三俊等；士英票擬，事屬已往，不必追論。

王師渡河，史可法奏遣高傑扼虎牢，劉良佐駐邳宿。又上疏，略云：「陳洪範還，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賊而不支，今又分以禦敵矣。宋唐門戶之禍，與國終始，臣願廟堂之上，深思先帝之仇，勿修睚眦之怨。」不報。高傑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可法仍使傑妻邢氏與子元爵

主營事。甲辰，以殿宇鼎新，賜馬士英、韓贊周以下二十餘人銀幣；仍諭修奉先殿午門及左右掖門。賁田成於嘉杭二府，速選淑女。二月甲寅朔，改上懷宗廟號曰毅宗，上太子諡曰獻愍，永王曰悼，定王曰哀，加鹽課，每引五文；命太監往浙江雲霧山開採。戊辰，阮大鍼陞兵部尙書，大鍼慮東林之士有與左良玉厚善者，他日或藉左難已於板磯作城，名曰防西。左聞之曰：「西今復何所防？直防我耳！」嫌始深。

三月甲申朔，故太子至自金華，臣民踴躍爭迎；福王命各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入大內；丙戌，下中城獄，或賦詩哀之曰：「百神扈蹕賊中來，會見前星閉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莫奚猜。安危定有關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烈大行何處遇，普天同向棘園哀。」或云：下獄者已非至自金華者，有舊內臣顧浮伯嘗爲虞山歸莊說其事，莊紀以詩曰：「兵衛嚴防古寺中，內臣識得舊東宮；夜分送入金吾宅，玉貌明朝使不同。」御史陳以瑞上言：「愚民易惑，人言藉藉，皆謂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胤。」有旨：王之明好生護養，勿用非刑，以招民謗。丙子，下宮眷童氏於獄。童氏或云繼妃，或云司寢，或云淮上私奔；既下獄，人又賦詩哀之曰：「多病王孫薄命姬，一見悲哀不自持；國亡家破相憐惜，淮上漁舟風月夕；白魚渡江化爲龍，美人清夜泣芙蓉，留得紅顏懼消歇，來詣王家舊宮闕。何爲驅呼入棘門，不思故劍曾隨君？寒鐵無情

帶頭鎖，暗將淚點彈鬼火。」已已，江寧皮工詹有道忽衣青衣，入西華門，至武英殿，大言曰：「我今日御極。」執訊之，始悟，供云：「初聞空中言入宮尋子去，遂不覺至此。」杖之，膚肉口不損，然亦無呼號之聲，械其項，已死矣。不數日，又有道家服來直入西長安門，門者執之，吐曰：「吾天子也，若不聞黃牛背上綠頭鴨乎？」福王命杖而釋之。丙午，王師破徐州，高傑部將李成棟等南遁。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咸，請保全太子，良玉疏略云：「太子南來，吳三桂實有明驗，史可法明知而不敢言耳！在廷諸臣徒欲逢君，罔知大體，獨不思李賊逆亂，尙欲待以杞宋之禮，不忍加害；何至一家反視爲仇，必誣以假冒。親親而仁民，願皇上急省之！」袁疏言：「太子真僞易辨，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冒。王真原係大族，高陽非經兵燹，子姓何緣隻身南來？朝廷又何關係，遣人踪跡？伏願皇上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泣，而宇內消疑貳之心。」已而何騰蛟，黃得功等各具疏，皆不報。

時有似日者十數，彼此激射，久之方滅。左良玉疏列馬士英七大罪，又先傳檄四方。四月癸丑，舉兵東下。其時良玉已病，麾下皆羣盜，不復受其約束；自漢口達蘄州，沿途殺掠。至九江，袁繼咸欲劫之盟，繼咸曰：「密諭從何而至？且先帝舊德不忍忘，今上新恩亦未可負。」良玉不悅，繼咸亦不敢復言，與良玉成賓主之禮而別。比返，則左兵已出城，城中諸將皆從之矣。繼

咸不得已，復出見良玉面責之，良玉茫然無以應。及見城中火光燭天，始大駭，椎胸嘆曰：「我負臨侯。」咯血數升，病遂革。壬戌，左兵陷安慶，召黃得功入援，升徵史可法。

癸亥，王師破亳州，時兩方交迫，人心搖動，命內閣分監各門，禁百官家口出城，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愷于市，其餘擬斬者，充雲南金蜀衛軍，擬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皆革職放還，賜周鍾，雷縝祚死。先是御史王懔疏請斬二人，至是吉服入獄，縝祚見之，詈曰：「王懔若能斷吾頭否？」懔曰：「癡漢，不斷吾頭，吉服何爲？」乃作家書訖，又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乃就縊。遺命勿葬，置棺雨花臺，仿伍子胥抉目之意。是日，福王召對臣僚，問守禦策，或言左兵稍緩，北兵尤急，請無撤還良佐，士英戟手罵曰：「若輩東林，欲藉防江，縱左逆入犯也！北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得志，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已撤良佐兵過江矣，寧死北，毋死左。」福王默然。甲子，豫王兵至淮安，劉澤清大掠南奔，於是江北遂無一旅。是日，彙選淑女於貢院，七十人中選中阮姓一名，大鍼姪女也。壬戌，送到浙中淑女五十八，選中王姓一名，周姓一名，俱送皇監。命內臣屈尙忠，催大禮措辦銀兩，戶部請借徵來歲條銀，己巳，黃得功破左兵於采石，左夢庚以其衆北降。捷聞，賜劉孔昭，阮大鍼，黃得功，方國安銀幣。史可法未至采石而還。丁丑，王師徇揚州，民間訛言許定國乞師復仇，將盡殲高營。高營兵斬關先遁，可法血書寸紙，馳

報兵部求救，不應。城破，以遺表授副將史得威，自刎未殊，執詣豫王，不屈而死。

己卯，馬士英召黔兵入衛；有探事者，報王師編木爲筏，乘風入江，士英以爲非實，杖之，自後警報寂然。五月壬午朔，福王召對百官於武英殿，君臣默無一語。良久曰：「外間傳朕欲出。」大學士王鐸曰：「此語何來？」福王指一小閣，鐸正色語之曰：「外間言不可亂傳！」因請講期，福王曰：「且過端陽。」癸未，高營兵南奔，至京口，鄭鴻逵截殺，不得渡。李成棟等奉高傑妻子北降，阮鄭以大捷聞。士英率百官上表稱賀，欲以愚衆。或書於長安門曰：「弘主沈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謔；羽公凱歌以休，且聽阮中曲變。」羽公，鴻逵字也。丙戌，端陽節，福王在宮演劇，內旨召乞兒多捕蝦蟆爲房中藥；士英平日好鬪蟋蟀，故時人又稱蝦蟆天子，以對蟋蟀相公。

丁亥，有一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第；午刻，士英入見，傳令各門下閘，辰開申閉。戊子，調黔兵守孝陵，各官集議於清議堂，多竊竊耳語。臨散，或聞唐世濟與李嶠相和曰：「卽降志辱身，亦所甘心。」叩之，答云：「北信甚急，今不妨。」是日，鄭鴻逵以誕辰在京江張燈大宴。王師編筏夜渡金山，又別走老鶴河；詰旦，因大風順流而南，不過數百騎，鄭鴻逵先遁，黃蜚，黃斌卿等聞風皆潰。辛卯，內傳選中三淑女放還母家，召馬士英入見，士英無語，惟書一避字於几而退。

午刻，集梨園演劇，福王與諸內官雜坐酣飲。三鼓，同後宮宦豎跨馬出聚寶門，奔太平，投黃得功。劉孔昭斬關道，馬士英欲隨衆降，又恐不允，壬辰黎明，飾其母爲太妃，以黔兵自衛，奔廣德。辰刻，百姓出故太子於獄，擁至武英殿，取福王所遺冠服加之，叩頭呼萬歲。擒王鐸至，羣擊之，鬚髮立盡。張捷恐禍及，走雞鳴寺，以佛幡自縊。楊維垣殺其二妾，置三棺中堂，旁殮二妾，虛其中，題楊維垣之柩而遁。

癸巳，文武集中府會議，無言及立君者；太學徐瑜謁趙之龍，請奉太子卽位，之龍立斬之。是夜，豫王至江寧，營於天壇。丙申，味爽，趙之龍啓門率羣臣迎降。丁酉，豫王入城，李嶠獨先雉髮，王罵之。諸降官以太子至，王降階而迎，賜坐於右。劉良佐被擒，請取福王以自贖；王發三百人同往，且召黃得功。時得功奉福王走蕪湖，就斌卿，而斌卿已遁；良佐至，得功自刎，福王窘急，伏中軍翁之祺舟，降將蘇養性、田雄搜得之，之祺投水死，良佐拘福王東還。丙午，福王乘小輜，衣藍袍，首披包頭，油扇障面；太妃及金妃騎驢，隨良佐至江寧，百姓夾道唾罵，甚有投瓦礫者。入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首，王坐受之；命設宴，坐於太子下，諸降官皆侍，酒半，豫王問曰：「汝先帝自有太子，汝不奉遺詔，擅自僭立，何居？」又曰：「汝既僭立，惟縱酒色，聽奸臣納賄報復，不遣一兵討賊，何居？」又曰：「汝先帝止有太子，逃難遠來，汝既不讓位，又反磨滅之，於心何

忍？」又曰：「我兵尙在揚州，汝何故便走？」福王汗流沾襟，終無一語。宴罷，羈候於江寧縣署。豫王命舊臣就視之，惟何楷、柳昌祚二人往，福王嘻笑自如，但問馬士英何在？後人有詩嘆之曰：「乘輿不惜殉山河，率土悲號志枕戈；最是江南稱樂國，一年贏得聖顏酡。」

論曰：世或言福王讀書少，未能親決章奏。故內閣外壬得相倚爲奸。其平居飲食宴樂時，或狂走宮苑，如失心狀；至如嬖童季女，方藥縱淫，皆傳聞之過。此言或然，要之，漢阿斗之類也。卽史高諸公在朝，猶難輔之。況易以馬阮乎？元夕手自張燈，韓贊周進曰：「天下事正難措手，何親此瑣屑之務？」福王曰：「天下事，有老馬在，何慮？」陳洪範還言王師必至，士英惡之，曰：「賊猶未滅，北兵不無後慮，豈能投鞭問渡？且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安江左；有四鎮在，何用多言？」劉澤清鎮淮安，與田仰酣飲，或問守禦，答曰：「我爲扶立福王而來，此地但供我息師，設或有事，我自擇一善處去耳！」嗚呼，承大變之後，而上下泄沓，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

史可法殉揚

可法字憲之，一字道鄰，大興籍，祥符人；祖應元，黃平知州，有惠政；父從質，母尹氏，夢文信

國入其舍而生可法，幼時卽以孝聞。崇禎戊辰進士，歷仕至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能得士死力，以故所至有功，累陞至南大司馬。

甲申夏，與留都諸臣共立福王，爲馬士英所忌。以大學士督師江北，開府揚州，首請分設四鎮，徵士劉成諫曰：『四鎮兵半盜賊，餘（疑闕）非有恩義聯結，知慕節概，樹功勳，流後世者也！主弱必叛，敵強必降；主敵兩弱，則專制自爲，而互相兼併，勝則大自封，小挾王，不勝者復潰溢而爲盜。今內無勁將親兵，足以彈壓，而欲倚此四人以防敵，是猶使狼守戶，虎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搖手足矣！苟行是，公必悔之。』可法不聽。前商邱令梁以樟亦獻書可法曰：『守江非策也，公今以河南山東爲江南屏蔽，仿唐宋節度招討使之制，於山東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圖北直；於河南設一大藩，經理全省，以圖山陝；擇大臣才兼文武者任之，厚集兵餉，假以便宜，於濟寧歸德，設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不忘中原，如此克復可期。若棄二省而守江北，則形勢已屈，卽欲偏安，不可得矣！又四鎮咸跋扈，宜使分不宜使合，務別其忠順強梗之情，以懋勸之，而閣部大樹兵以自強，乃可制也。』可法心然其策，然卒不能用。

揚州富庶甲天下，至於四鎮爭欲駐兵。高傑先至，大肆殺掠，揚人大懼，登陴拒守，榮文之

浹月，可法馳檄往諭，三鎮皆斂兵順命，惟傑尤驕悍難制，可法乃身往諭之。傑素憚可法，聞其來，卽夜掘坎千百，埋暴骸，旦日謁可法，辭色俱變，汗流浹背；可法坦懷待之，偏裨皆接以溫語，傑喜過望。然是心易可法，用己甲士防衛，文籍必取視而後行；可法夷然爲具疏屯其衆於瓜洲，傑又大喜。傑去而揚州始安。

其年冬，國朝發兵南下，傳示江南臣民，攝政王又賜可法書，略云：「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闖賊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本朝念夙好，棄小嫌，嚴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仁人君子，宜如何感恩圖報！乃乘賊寇稽誅，王師暫息，卽欲雄據江南，享漁人之利，獨不聞春秋之義，君殺賊不討，不書卽位乎？且國家定鼎燕都，乃取之於闖賊，非取之於貴國；諸君子果能炳機燭理，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令削號歸藩，國家當待以虞賓，永綏福位。南國安危，在此一舉。毋貪胸息之榮，爲亂賊所笑！」

可法答書曰：「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特爲庸臣所誤，致有闖賊之變。法待罪南樞，救援不及，卽肆法市朝，以爲泄泄之戒，豈足謝先帝哉？聞變之日，留都臣子，欲悉東南之甲，立殄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社稷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之姪，大行皇帝之兄也。卽位之日，卽令法視師江北；始知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破賊，掃清宮禁。

貴國入都，卽爲先皇帝發喪成禮。普天之下，孰不感激謹於今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之義，來相詰責。夫春秋所言，特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不討，不忍死其君父者立說耳！若赤縣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重罹慘變，而猶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本朝正統相承，傳世十六，存亡繼絕，仁恩遐被。貴國不忘舊好，毆除逆亂，兵以義動，萬世瞻仰；若乃乘我內難，窺我幅員，是以義始而以利終也。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尙稽天誅，正圖報復；伏乞樹同仇之義，全始終之德，會師進討，共梟逆賊之頭，以洩神人之憤，則貴國義聲照耀千古矣！本朝報德，惟力是視。至法身陷大難，所以不及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以忠貞。」自處今日，惟有鞠躬致命，自盡臣節，不知其他。惟貴國實昭鑒之。」

高傑旣屯瓜洲，可法益推誠待之，導以君臣大義，久之，傑大感悟，奉約束，上表帥師北征。可法出巡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舟次鶴鎮，聞王師入宿遷，進自白洋河，令總兵劉肇基往援；王師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王師還。乙酉正月，高傑進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可法如徐州，撫定其衆，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四月，王師深入，可法方移軍泗州，護祖陵，而左兵東下，士卒悉撤江北兵西禦，並召可法。可法爭之不能得，乃渡江入援。抵燕子磯，聞左兵已

破，急還趨天長；忽報盱眙、泗州皆潰，大將侯方嚴全軍戰沒，遂一旦奔還揚州；則城中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於是高營兵先潰。可法嚙血爲書，請救於朝，又檄各鎮兵，無一應者。俄而王師至，屯班竹園，可法率諸文武分陴拒守。閱二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歧鳳拔營出降，城遂破。可法出遺疏授家丁，又爲書上其母，拔刀自刎，未殊；左右負之出小東門，遇北騎，大呼曰：『史可法在此。』執見豫王，王欲降之，不順而死。

同時死事者：知府任民育，字時澤，濟寧人；同知曲從直，遼東人；王纘爵，鄞縣人；知縣周志畏，鄞縣人；羅伏龍，新喻人；受代甫，三日；鹽運使楊振熙，臨海人；監餉知縣吳道正，餘姚人；縣丞王志端，孝豐人；副將汪恩誠，字純一，貴池人；幕客盧渭，字渭生，長洲諸生，卽上書留可法，言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不競者也。又遵義知府何剛，字愨人，上海人；崇禎庚子舉人；素抱濟世之志，好交天下豪俊。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陳天下大計，莊烈帝壯其言，授職方主事，募兵金華。福王立，復至南京上書，時不能用；令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得之大喜，剛亦幸遇知己。士英惡之，出爲遵義知府，剛不忍去，卒與可法同死。又庶吉士何爾壘，崇德人，癸未進士。初陷賊中，賊敗，南歸謁可法，請從贖罪，可法留參軍事。時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壘斷一指寄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畀我餉軍，我他日不歸，卽以指葬可也。』從高傑北征，傑死，

流寓祥符，遇婦人自言福王妃，爾璫因守臣附疏以進，斥其妄言，逮之，可法爲救免。亦與可法同死。

高黃二鎮

黃得功號虎山，開原衛人，本姓王，早孤，與母徐居。少負奇氣，膽力過人，性嗜酒，年十二，母醪酒熟，竊飲至盡。母責之，笑曰：『償易事耳！』時遼事方急，得功持刀雜行伍中，出斬二首，得賞，歸奉母曰：『以償酒也。』總兵黃惟正以爲養子，因冒姓黃。嘗乘醉匹馬裸身揮雙刀，遂蒙古數十騎，殲其大半，軍中稱爲黃闖子。初授把總，從惟正援薊門，戰大沙河，以寡敵衆，再遇皆捷；從援撫甯，戰索羅嶺，斬獲過當，追奔至雙望，復灤州永平；又戰馬頭山，功最，陞參將。自將援畿輔，戰良鄉涿州，累勝，進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年春，賊犯安慶，偏鳳陽，自請率禁軍掃盪。十一年春，從熊文燦破賊於舞陽。其年秋，又從破馬光玉於浙川，加總兵銜。京師警，以步兵勤王，大戰吳橋，却敵，加宮保。十三年，從盧九德破賊於板石，降革裏眼。十四年，以總兵駐定遠，護鳳泗陵。與劉良佐救桐城，大破張獻忠於鮑家嶺，追至潛山，得功面傷矢，氣愈奮，轉戰十餘日，斬賊將闖世王、三鶴子，又單騎逐獻忠，幾獲之；先後斬首級六千，救回難民數萬。尋受命討永

城，俘叛將劉超，加太傅。明年，移廬州。封靖南伯。福王立，加太師，進爵爲侯。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分守江北，號四鎮。

高傑，米脂人，賊中所謂翻山鶴。後從李自成剽掠，嘗殺總兵許定國一家，已而竊自成小妻邢，以其部衆降明。壬午冬，隸賀人龍麾下；人龍誅，命傑爲實授游擊，分領其衆。孫傳庭治兵出關，命擢傑與魯勝爲前鋒，戰冢頭，賊敗走，追奔六十里。會羅汝才來援，繞出官軍後，後軍左勦先奔，師遂大潰，傑所失亡獨少。癸未，秦兵再出，進傑副將，與白廣恩爲先鋒，進克寶豐。力戰却賊，遂復郟縣。會大雨糧盡，師還，降將李際遇通賊，自成帥精騎大至。傳庭召諸將謀，傑請戰，廣恩以爲不可，傳庭笑其怯。廣恩不懌，及戰，傑先登陷陣，破賊坐纛，俘其將謝君友，賊兵益至，廣恩引所部先遁，師遂大潰。賊長驅叩關，廣恩力戰，傑亦不救，引衆至西安，取其家北奔延安，賊將李過追之急，復奔宜川，乘冰東渡。

甲申春，進傑總兵，召赴李建泰軍前。傑退至澤州，沿途大掠。京師陷，傑復南走，福王封興平伯，列於四鎮。是時，朝議以傑轄徐泗，駐泗水，澤清轄淮海，駐淮安，良佐轄鳳陽，駐臨淮，得功轄滁和，駐廬州；而傑意欲得揚州，揚州士民畏其殘暴，閉關不納，傑屢攻不克。督師史可法初欲以揚州與之，得功聞之，自謂身經百戰，功甚高，而居廬州貧敝之地，傑乃降賊，且無功，顧得

殷富之揚，意甚不平。可法不得已，議以瓜洲予傑，而移得功於儀真，俾牽制傑，乃止。然心忌得功甚。會登萊總兵黃蜚素與得功以同姓聯兄弟，蜚移鎮江南，畏傑之暴，移書請兵備非常；得功自以三百騎至高郵迎之，傑即潛使精卒伏於道中，得功行至土橋，方作食，伏兵猝起，得功上馬，舉鐵鞭，飛矢雨集，騰他騎馳。有驍騎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鬪，挾其槊而扶之，人馬皆靡，復殺數十人，跳入顏垣中，哮聲如雷，追者不敢進，乃疾馳至大軍，方得免；俱行三百騎皆沒。

又始鬪時，傑使部將襲儀真，得功兵拒戰，頗有所傷，遂懇於朝，願與傑決一死戰；可法往弔，語之曰：『土橋之事，無智愚皆知傑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捐盛怒而歸曲於傑，是將軍取大名於天下也。』得功色稍和，而終以殺傷多爲恨；可法乃令傑償其馬，奉千金爲母贖，得功不得已始聽命。

傑爭揚州時，可法頗爲所窘，至是感可法忠誠，願與諸將協力謀恢復。其年冬，遣人致書肅王，請會兵誅賊，王答書諭以擇主意，傑怒，上表出師，欲分兵駐歸德，而身屯睢州，糾合義勇以定中原。乙酉正月，傑引兵北上；其時守睢州，卽許定國也。聞傑將至，使人遠迎，陽爲好語，願處麾下效馳驅，口欲具杯酒申交代禮，傑忘前事，不之忌，輕騎往赴，夜深酒酣，從騎皆醉臥；定國潛使壯士挾長矛，升屋去瓦，刺傑殺之，盡殲其衆騎，而渡河北降。翌日，傑部將李本身高進

庫等屠睢州而還。

傑既死，得功復還鎮廬州。其年四月，得功破左夢庚於銅陵，夢庚來降，論功加左柱國，移鎮太平。未幾，大兵渡江，福王開聚寶門西走，投得功營。時得功聚兵於蕪湖，見王泣曰：「陛下堅守京城，臣等猶可效力，今事去矣！」福王親酌三爵飲之曰：「敬仗將軍威力。」得功瀝解於地，矢曰：「不盡太馬力以報陛下者，有如此酒。」俄而劉良佐引大兵追至，得功戰銅陵時，傷左臂未愈，至是即督八總兵結束迎敵。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罵之，勒兵欲戰，將士莫有應者，憤甚，匹馬獨出，忽流矢中頰，拔視之，中軍田雄矢也。度事不可爲，奮前擊殺數十人，刃缺，乃口啣其髻而自刎。得功已死，田雄及良佐挾福王還江甯。

得功粗猛不識文義，南都所下詔書，指揮多出羣小。得功遇不合意，或對使罵之；然忠義出自天性，有以國事相規戒者，輒屈己改不旋踵。每戰，飲酒數斗，酒酣氣益勵；喜持鐵鞭，戰罷，鞭漬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其軍行紀律嚴，下無犯者，所至人感其德，廬州桐城定遠皆立祠。

澤清曹縣人，以將材授守備，稍遷至大將。性至怯，常懷私觀望，後漸跋扈，所至放兵焚掠，百姓苦之，甚於羣盜。福王時，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奏牘紛如，朝廷每曲意從之。頗涉文

藝，好吟詠。幕中畜兩猿，名呼卽至。一日宴其故人，酌酒金甌，呼猿跪送，客見猿狀猙獰，戰慄不敢取，澤清笑曰：「君怖也。」命取囚摔死塔下，剜心及腦，置甌中和酒，付猿捧之前飲，顏色自若，其兇戾多此類。大兵下揚州，澤清欲遁入海，已而投誠，未幾，以謀叛誅。

論曰：或謂高鎮智足知人，勇足勸亂，忠足任國，而萬監軍亦稱其奇男子，自予觀之，殆未盡然。夫傑之降，實由於竊妻。其在揚州，日事殺掠，揚人恨之刺骨；後聞其死，無不相慶。特以其上下泄沓，無一人以討賊禦敵爲意者，獨傑上表出師，孤軍犯難；又其平昔，嘗疏救劉宗周、鄭三俊，頗知依附正人，故其死也，人多惜之，其實非虎山比也。虎山起行伍，積功至大將，雖揚州之事，有愧和衷，卒以國事爲重，釋怨罷兵。良玉東下，江左倚爲長城。迨乎江甯不守，而瀝酒誓天，不忘報國；田雄一矢，憤極自裁；較之作孽在前，而死於仇人之手，不無泰山鴻毛之別矣！

兩太子

崇禎帝三子：周后生太子慈煊，及幼子定王慈燦，田妃生次子永王慈炤。甲申之變，太子時年十八，上命避成國公府，而永定二王分投周田兩皇親。及出宮，倉皇奔散；已而周奎獻二王，自成許待以杞宋之禮。帝后梓宮出城，二王青衣拜送，獨太子不知所在。及賊挾二王與晉

王東出，百姓擁觀，始訛傳太子亦在賊營。及賊戰敗，晉王乘間馳入吳軍，則又訛傳太子爲吳軍奪歸。及賊還京師，則并不見二王，卽吳兵入城，亦但有晉王，不聞有太子也。

久之，有言定王被害於城西空苑者；又有言自成西奔，見太子緋衣乘馬，隨往山西者。至明年春，江南有故太子，莫辨真僞，而是歲之冬，北都先有一男子投周奎家，自稱太子。言出宮時不及至公府，匿東廠門，暮出投一腐店，店主人爲易敝衣，送崇文門外尼菴；又轉匿內侍常進節家；今聞公主在，故來相看。奎首於官，執送刑部會勘，時進節及故閣王化澄皆言非僞。又研審周奎家奴，供稱：男子初至，奎姪釋卽引見公主，兄妹相向大哭；奎飯之，居家行君臣禮。至晚別去，公主贈以錦袍，戒勿再至。不數日又來，釋便留宿，謂云：「若毋言太子，第自稱姓劉，說書生理，可以免禍。」男子堅執不從，乃逐之門外，隨爲邏卒執去。於是刑部主事錢鳳覽責釋負主背恩，下階揮釋一拳，滿尙書不能決，命且收監。

詰朝，周奎具疏聞之朝，卽日廷勘，且召晉王及舊錦衣會侍太子者十人質之。十人一見齊跪曰：「此真太子。」而晉王不謂然，王化澄亦改詞。男子曰：「我來看公主，非有他圖；今爲周奎叔姪所賣，真與僞等死耳！何必更辨？」於是收進節及十錦衣於獄。鳳覽上疏言：「昨周奎言：『卽以真爲僞，亦爲國家除患。』此語真情已露，請覆訊。」乃再召晉王及舊侍講謝陞

廷質。晉王終不言是，陞亦力證其非。男子乃呼陞曰：「謝先生，前時某日，先生在某殿講某書言某事，猶憶之乎？」陞不得已，始一揖而退，默不復語。鳳覽復怒陞，斥其不臣，語侵晉王。惟一內官詰其額上有癍，男子云：「出宮時有白鬚老人以手抹予額，遂失此癍。」讞者以語荒唐，仍送之獄。時京城士庶紛紛上書，爲太子辨抑，且痛詈謝陞。疏上輒收繫獄，而言者不已。攝政王乃坐便殿，親詢羣臣。鳳覽與趙開心獨爭之力，且言人各爲其主。王怒曰：「真假且不必爭，朝廷自有處分。但晉王勝國王子，謝陞亦前朝大臣，而鳳覽不遜晉王，百姓毀罵大臣，皆爲無上。除僞太子外，鳳覽開心及先後繫獄者，悉斬之。」廷臣爲開心乞生，乃特赦之，而鳳覽改絞。

此時南太子方隨穆虎至江甯，匿高夢箕家也。穆虎者，高夢箕舍人，甲申冬，自北都還南，過山東，遇少年求寄載，許之。暮解內衣，燦然龍也，虎驚詢，自言：「即故太子，吳三桂奪還，逸之民間；語及帝后，則長號。虎問：『賊何以稱若？』復涕泣交頤曰：『兒我。』虎挈之歸，抵江寧，望見孝陵，伏地悲痛不能起。夢箕初猶未信。少年爲述始冠時事，夢箕向爲鴻臚寺序班，猶憶之；留之浹月，復送居其姪杭城高成宅內。

久之，少年漸露貴倨態，或懼，書達夢箕。夢箕令載送金華，將圖入閩；然事已太露，不得已，密報馬士英。福王遣二閣先至金華，一見少年，抱定大痛。盧九德後至禮倨，少年呼名叱之，九

德不覺屈膝；乃奉之至江寧，止興福寺，夜半移入大內。翌日，楊維垣倡言駙馬王昺，有姪之明，貌似太子，科臣戴英即據其語上奏，遂下之獄。三月六日，會審於大明門，福王召劉正宗、李景濂至內殿，諭之曰：「太子若真，將何以處朕？卿等皆舊日講官，宜細認的確。」兩人解意，至獄所，少年東向偃坐，隨問置對。劉正宗更多設端以詰之，少年怒曰：「汝以爲王昺姪，即王昺姪耳！且若輩不嘗立皇考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諸臣有報者，有怒者，以穆虎亡命未獲，仍送之獄。諸臣回奏，福王召對，諭曰：「先帝身殉社稷，今側耳宮中，望卿等奏至，若果真，使仍爲太子，誰知又不是。」時中外多上疏詆楊維垣，責馬士英當保全太子。

穆虎旋執得，搜其衣中，得高成家書，有或往楚或往閩等語。士英仍復請召舊講官方拱乾辨之。初八日再訊，拱乾時以從賊繫獄，正宗及張捷、高倬輩先以名帖邀方至寓，迎謂曰：「先生恭喜！此審全在先生一言，不惟釋罪，亦可高擢。」方唯唯。既集午門，少年仍前偃坐，衆簇拱乾至，少年一見即曰：「方先生尙無恙？」拱乾不敢應，退入衆後，亦不言真僞。或言太子口中有虎牙，足底有雙痣，驗之皆不符，王鐸使欲加刑；而提塘突傳黃得功所刊疏至，語甚忿激，鐸氣稍奪，叱且送獄。次日，正宗沾鐸等合疏言假冒是實，請俟提到高成，加刑嚴訊。疏既具，使拱乾署名，拱乾辭。十五日三訊，高夢其、高成、穆虎皆提到，李沾首呼王之明，少年曰：「何不

呼明之王』沾喝役動刑，卽上夾榜，少年大呼太祖皇帝，聲徹內外。又夾訊高夢箕、高成、穆虎，必欲究之楚之閩，何人主使，何人附從？三人供亦含糊。大理葛亮密謂沾，正宗曰：「諸公度朝廷兵力，能聲左鄭之罪，制各鎮死命乎？既不能矣，而急之，恐激變。」沾等悟，始叱寬刑送獄。少年出午門，有舊伴讀邱致中跪持痛哭，福王聞之，立收下獄，與前往金華二小閣皆掠死。時又有錢某者，密疏請速結案，士英將從之，值左兵東下而止。

是年正月，京師已決鳳覽，謝陞早朝出，忽遇之途，驚而得病，頸漸腫，將死，惟呼錢老先生且寬我。攝政王聞之，亦信北太子爲真矣。已而東安作民亂，稱太子，勅發兵部發兵勦滅，并男子斬之。在南者，豫王挾之至京，不知所終。

兩疑案

乙酉正月，明掌刑指揮許世藩奏會審僧人大悲事，略云：「臣等奉旨於初九會審大悲，供云係休寧人，父朱世傑，母吳氏。悲初在蘇州出家，已卯歲，先帝封悲爲齊王。壬午，到鎮江銀山寺，得見潞王。甲申四月，到無錫海會菴，潞王來與悲披紅，認爲一家。秋間，王使李承奉強悲探南京消息。十月，悲至都，住芙蓉菴。臘月二十一日，到清江灣，見王船，偶書活佛潞王欽差皇

帝封條貼船頭，明日住張道人家，又明日被獲。若問詳悉，有悲白寫履歷冤單，在芙蓉菴。臣等隨移文關取，內稱望僧大悲年三十，封齊王，成活佛等語。又開欺活佛，洩天機等各款大罪，語同夢嚙，狀類瘋癲。又奏：「臣等續奉旨嚴刑覆訊，大悲復供云：『潞王齋僧好道，施恩百姓，該與他做正位，故六月中有戶部中紹芳議保潞王；近又聞錢謙益在聖廟議保潞王。』據此該臣看得大悲雖似瘋癲，實係招搖，或爲前時報德，或爲後白居功，但潞王未必知耳！」奏上，福王與士英皆不欲究，申錢具疏自辨，卽奉俞旨。後法司擬悲照妖言律，於三月晦日棄市。

論者謂世藩續奏，全因阮輩欲羅織東林，不足信明矣。卽謂之瘋癲夢嚙，猶有可疑。夫悲旣下獄，知當時意旨，得不託之瘋癲夢嚙以冀免耶？且會審時以帕蒙首，所供語人皆不得聞，焉知不有不可使人聞見者？卽履歷冤單，焉知不更有所云而第謂之瘋癲夢嚙也。更可異者，阮楊旣欲借以羅織東林，豈申錢一拜疏可免？且士英復何畏憚而勸令中止，福王更何顧恤而不欲深究？然則此事在君相或心有所怯，而逆案諸人反未必知也。

三月丙申，下宮眷童氏於獄。福王娶妃黃氏，又娶妃李氏，皆早卒；童氏者，或繼云妃，或云司寢，亂離後，氏與太妃各依人自活；福王旣迎太妃，不復尋問童氏。久之，有詔劉良佐自稱福王妃者，良佐具儀衛送之江寧。旣下獄，氏細書某月日入宮成婚，某月日洛陽城破，妾自具膳，

奉旨帕裹頭踰牆而走諸情節。且言：「今已失身，何敢復偶至尊？但願一對天顏，訴明衷曲，死無所憾。」福王見之愈怒，命內臣屈尚忠會同錦衣馮可宗嚴訊，氏號呼咒詈，既加極刑，始供本周王婦，誤聞周王爲帝故來耳。卒瘦死於獄。

論者謂凡人假冒，必有其可蒙飾；若妃匹之際，將何所蒙飾而假之，且求見之？乃童氏之求見愈切，而福王之天顏愈杳；卽曰惡其失節，亦何妨明正其罪，以釋羣疑，曷爲而終靳此一見？卽太妃亦不召入一訊也。豈王不可見，太妃亦有不可見者耶？苟王與太妃俱不可見童氏，則大悲之來歷愈可疑，而一死固其宜矣。

野史氏曰：「余聞大悲初稱崇禎帝，又稱齊王，繼復稱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育民間，長而爲僧；其言詭誕不足信，然知其決非妖僧也。童氏之爲繼妃，爲司寢，爲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決非周王婦，與福王全無瓜葛也。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皆以福王爲李伴讀，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眞妃，故當時譏刺詩有「隆準幾曾生大耳，可哀猶自唱無愁；白門半載迷朱李，青史千年紀馬牛。」說者又謂東林復社之事深憾馬阮，故造此謗，似矣。然觀童氏之哭求一見而不可得，後之人猶不能無疑焉。」

使臣碧血

左懋第字仲及，別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知韓城縣，有實政，以禦賊功，擢給諫，累疏言時事，皆中利弊。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春，京師陷，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泣陳中興大計。時方擇人使北，衆莫敢往；懋第以其母留京罵賊而死，骸骨未返，上疏請行，於是加兵部侍郎，賜一品服爲正使，與都督陳洪範、太僕少卿馬紹瑜偕行；授經理河北聯絡關東之命，兼祭告先帝后，冊吳三桂爲薊國公。懋第以通好遣使，不宜兼授經理冊封之命，又紹瑜嘗爲己所劾，不可復與共事，言之馬士英，士英不聽。將發，復上疏曰：「臣此行生死未卜，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列聖之陵寢所存；撫江上之殘黎，則念中原之赤子誰恤？尤望選將練兵，枕戈待旦，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士英擬旨褒納，畀白金十萬兩，帛數萬匹，以兵三千護之。既發，或謂懋第曰：「口事貴於死事，宜以代先帝復仇爲辭；先廷謝之，待其情意漸洽，方可議款。」懋第曰：「君言誠是，但敕書謂不屈膝，方爲不辱君命，吾知有君命在也。」

八月，舟渡淮；九月，行及德州，見北示云：「南使只許百人進京，餘留靜海，著自備盤費。」

次早，前示旁另粘一示云：『我乃俯護而循，汝猶正立而面，本非不令而行，何怪見賢而慢？』攝政王聞之，意甚不悅。進至滄州，陳洪範先遣人奉冊命授吳三桂，三桂不啓封，即以進攝政王。王因發怒，讀來使不敬。十月朔，至張家灣，越數日，禮部官始來迎，將處以四夷館。懋第爭之力，乃服衰絰，奉國書，從正陽門入，館鴻臚寺。翌日，內院剛林榜什一十餘人至寺，剛踞椅上坐，左右布毡於地，餘人坐右氈，指左氈令人坐。懋第正色曰：『華人不慣席地。』取三椅與剛對坐。剛責以不遣兵討賊，而擅立福王；懋第反覆抗辨良久，剛曰：『無多言，朝廷已發兵南下。』懋第曰：『江南兵多食足，莫小覷了；且南以禮來，北以兵往，恐非初時救災恤鄰之意？』剛不答而去。懋第隨以謁陵改葬請，剛傳言我朝已代爾等哭過祭過葬過，今不必。懋第乃於寺堂陳太平，偕兩副使哭臨三日。先備寸楮，令都司某潛出歸報。

當是時，朝廷心重懋第，又未悉江南虛實，餽餉禮貌猶厚；已而以侯爵誘陳洪範，備得其情，決計南伐，即於二十八日遣還；已出京，陳洪範潛請身赴江南招諭四鎮，而留懋第等勿遣。於是追執懋第及馬紹瑜於滄州，拘於太醫院。久之，洪內院來訪，懋第叱曰：『此鬼也；松杏之戰，洪公身殉馬革，賜祭賜葬，死久矣！安得復有是人？』洪慚而退。閱數日，李建泰來見，懋第復叱曰：『此非先帝寵錢督師，不能殉國而從賊乎？何顏見我！』李亦不敢見而去。乙酉三月十

九日，懋第在院求得一羝羊，奉表祭告故君，復爲文，以隻雞樽酒，奠殉難諸大臣，哭，兩毗盡血。未幾，金陵破，北宮以駝酥羊炙來餽，且說之降，懋第痛哭不食；題詩院壁云：「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會中軍艾大選先薙髮，懋第立杖殺之。北官來責，懋第曰：「吾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預？」攝政王乃遣兵至院，勒令剃頭，懋第及從官陳用極、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劉統五人皆不屈；同執下刑部獄，旋移水牢，絕其食飲。積數日，懋第執志愈堅，擁見攝政王，懋第長揖不跪。王必欲活之，問在廷謀臣云何？陳吏部曰：「爲崇禎來可饒，爲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會中會元榜眼，亦知今上是先帝何人？」金侍郎勸之曰：「先生何不知天命？」懋第曰：「先生何不顧天理？」攝政王責之曰：「若自謂循理，何食戎朝粟逾半年而猶不死？」用極從旁答曰：「若來攘我朝之粟，反謂我食若粟耶？」王怒曰：「若輩何人而亦不跪？」命捶其頰，用極噴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王復改容曰：「汝等不畏死，皆忠臣也；然降亦自佳。」懋第惟請速死，王顧廷臣莫爲請者，乃揮出斬之。懋第從容至菜市口，顧五人曰：「悔乎？」皆答曰：「求仁得仁，又何悔。」懋第連呼好好，南向四拜，端坐待刃；忽一官飛騎至，呼曰：「降者爵以王。」懋第曰：「寧爲南鬼，不爲北王。」時正晴明，忽風沙四起，室瓦皆飛，劊十楊某涕泣叩頭而後行刑。五人皆死，惟紹瑜獲免。

有藍銖者，與游擊樊通及用極門人徐敷瘞，第於白馬寺旁，以四人耐，而獨火用極屍，負骸骨歸崑山。用極字明仲，一斌寧國人，良佐。廷佐、劉統皆上元人。

野史氏曰：「古人言『從容殉節難，慷慨死義易。』以余觀之，忠孝實根至性，必非一時所能勉也。史督師當國步艱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擬節文山。而有弟可程，官庶常於北都，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於理，王以可法故釋歸養母，厥後流寓宜興，閱四十餘年而卒。羅石弟懋，泰官員外郎，亦降於賊，後任本朝，一日至院謁兄，羅石叱曰：「此非吾弟也。」麾而出之。自非有不可移易者，兄弟之間何以相反若此？然則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殆未可以厚非也歟？」

南都死難

南都之破，明臣殉難者十二人，以新城黃公端伯爲首，其十一人曰：高倬、劉成治、曰吳嘉胤、曰龔定祥、曰陳燧、及子自俞、曰陳于階、曰吳可箕、曰王贊明、曰董啓明、曰黃金璽。諸人者，自高倬外，皆非柄國謀事，荷鼎鉉棟柱之任者也，而慷慨授命，大節皎然。嗟夫，國家無事，公卿大臣享其尊榮，不幸有變，儒生小臣奮其義烈，時勢使然，曷足怪哉！

黃端伯字元公，別號海岸，建昌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寧波推官，改杭州，以憂去，服

闕，棄官爲僧，事沙門雪橋於廬山。朝廷下省勘問，不得已復束髮。福王僭號，改授主事；及王師渡江，福王出走，延臣濟道，端伯不動。保國公集羣僚會議，人懷異心，日中不決，端伯抗聲曰：「今日之事，從駕爲輕，保國爲重；吾輩當圖其重。」衆皆默然；議未畢而降表已行矣。翌日，豫玉兵至城下，見門未啓，遣使呼曰：「旣迎天兵，何閉也？」有老人登陴應曰：「自五鼓候此，待城中稍定，卽出謁。」騎曰：「若爲誰？」復自喝曰：「禮部尙書錢謙益。」有頃，戎政趙之龍至，率羣臣啓門，伏謁，迎豫王入宮。端伯聞變，大書於門曰：「大明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不降。」王聞而異之，遣騎邀至，堅臥不起；騎執之入見，左右使跪，端伯叱之，而南趺坐。王責之曰：「爾以弘光爲何如主，而欲爲之死？」答曰：「天王明聖。」曰：「馬士英如何？」曰：「馬士英忠臣也。」王曰：「士英何得爲忠臣？」答曰：「不降而扈太后入浙，何謂不忠？」顧指之龍輩曰：「此則不忠之大者。」王曰：「素聞先生耿介孤直，今欲相薦何如？」端伯不應。曰：「聞爾好佛，若以善知識禮相待何如？」復不答。王曰：「南來硬漢，僅見此人。」命送之獄。端伯在獄，言笑如平常，門生某入見，勸之稍貶，端伯怒罵，擲之以硯。在獄幾一月，王使騎問曰：「先生降與不降，決於今日。」端伯笑曰：「吾志遂矣。」同騎出通濟門，至水草巷，曰：「願畢命於此。」一卒刃之，手顛刀墜，端伯厲聲曰：「何不直刺我心！」如其言而隕；隨而觀者千百人，皆持香哭拜。

高倬號枝樓，忠州人；刑部尙書，仰藥死。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官戶部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府庫，成治憤怒，手搏之龍，跳而脫免，成治遂自縊。中書陳燧及其子壬午舉人自俞，五官拿壺陳于階，上海人，孝陵衛軍董啓明，中書龔定祥字伯興，無錫人，癸未進士，五人皆縊死。廷祥馬世奇門生，有女名靜照，能詩，痛父之死，見之吟詠，名鵲紅集。吳嘉胤字繩如，華亭人，時官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謁方孝孺祠，將投繯，爲家人所阻，不得死。及薙髮令下，乃冠帶謁孝陵，旣登雨花臺，復拜方正學像，而自經於宋楊忠襄墓松樹之下。留書上豫王：「請善待故君，一請禁伐孝陵木，一請封太祖後以備三恪。王贊明邳州人，國子生；於天啓中嘗上書攻魏闖，因通政使不以聞，故得全。甲申秋，劉澤清與王變置酒高會，贊明衰經而前，責以大義，變怒繫之獄，澤清解之，得口去。至是先於相山自開葬域，集親友與決曰：「此地當往來之衝，吾不死於家而死於此，使過而見者有動心焉！天下事未可知也。」遂自經。吳可箕，黃金壘皆江寧人；可箕字豹生，國子生，自縊於雞鳴山，而金壘聞黃端伯不屈，亦大書其門曰：「大明武舉人黃金壘，一死以愧爲人臣懷二心者。」扼吭而卒。

南國愚忠

江寧既定，豫王分遣降官安撫東南；錢謙益啓使其客同行，致書紳士，有「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之語。使臣黃家鼐至蘇州，明巡撫霍達已先遁，士民執香迎家鼐入居察院，方出示安民，而前監軍道楊文驄自鎮江南奔，過閶門，聞有北官，突入城執家鼐並其從騎殲之。豫王聞之怒，而謙益亦謂非兵不定；於是命貝勒以八萬兵下蘇杭，南國之禍，自此始矣。

然王師之東出也，所過之地，士民仍壺漿以迎。貝勒留李延齡守蘇州，委降將陳梧及秀水胡之臣守嘉興，而移兵趨杭州。明潞王常澆度不能守，率在城各官迎降，請毋殺百姓，貝勒許之，按兵不入，市不易肆，東南郡邑，一時帖然，猶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自薙髮令下，而人心始搖，於是前朝孤臣義士，與遠近奸民素懷異志者，借以爲資，紛然四起。若嘉興之徐尙書石麒，嘉善之錢學士士升，屠編修象美，松江之沈總督猶龍，江陰之諸生許用，典史陳明遇；在蘇屬者：若嘉定之侯通政峒曾，黃進士淳耀，常熟之總兵何沂，太湖之徐雲龍，魯之嶼，陳墓之陸世綸，崑山之貢生朱集璜，翰林朱天麟，皆以興復爲名，弄兵潢池；而逃將黃蜚，吳志葵分屯近地，與相犄角。王師以次剿滅，稽骸流血，數郡之民，死者無算。雖其自取，亦謀國者有未善焉。

是歲之春，崑山童謠曰：「富家莫起屋，貧人多食肉；新秋初五六，白日聞鬼哭！」入夏警報日至，十民有自城遷鄉者，亦有畏鄉村多盜反遷入城者。俄傳新朝遣官來蘇安撫，旋聞安

撫官爲楊副使所殺，北兵不日將到，知縣揚永言走匿泗橋陳宏勛家。閏六月，大兵駐蘇州，紳士里耆卽相率至胥門納款；李延齡委前崑山閩丞茂才署縣事，未幾而薙髮令下，茂才出示曉諭，且持名帖口士紳家叩請，人心方駭。忽傳陳慕陸家兵破郡城，北兵遠遁，遂焚縣治，燬堂宅，茂才踰垣走，追殺之倉橋，而推在籍總兵王南陽佐才爲主，以應世鑰。世鑰者，字兆魚，陳慕富室，本以備盜聚衆；至是亂民擁之來窺郡城，城中無賴爭起應之，焚巡撫公署。李延齡斂兵南園，登瑞光寺浮屠四望曰：『是何能爲也！』卽發數十騎分守城門，亂民欲走，復令騎多委金錢於地以誘之，已而諸門皆閉，不得復去，束手就戮者千餘人，惟世鑰得脫。魯之嶼及徐雲龍先後自太湖來赴，延齡擊殺之嶼，破雲龍於胥門；又夜出兵從望亭探澆墅，至楓橋，城中亦焚殺，皆盤二門內外，死者數萬，亂民懾服莫敢動。郡城旣定，遣降將洪某先剿常熟，戰於華蕩，鄉兵多死，何沂遁去，百姓開門降。崑山旣殺茂才，邑紳朱天麟、徐開禧等各募鄉兵，或屯真義，或屯雙鳳，楊令亦募鄉兵數百人，入城共守。七月初四辰刻，城南傳言北兵已到真義，初云四五十騎，繼云百餘騎，鄉民方截殺，愚民猶引領望捷音，而鐵騎數千已過雲陽橋矣。未刻，千師齊集倉基，礮聲疊疊，薄暮大雨，礮聲止。是日，李成棟屠嘉定。初五日黎明，礮聲舉，楊令匹馬先遁。口口口口西城破，王南陽戰沒，朱集璜投東禪寺後河死。午刻，下令屠城。至初七日午後，始

封刀。是兩日天氣晴明，而風色慘淡，空中無一飛鳥，暮皆大雨，震雷轟烈。官軍忍悍者，輒仰而祝曰：「雷老爺，非吾等不用命，手足來不及。」亦或善根未斷，宵半呼天佛號，以祈佑護。初八日，王師拘掠千艘，載虜獲西去。約計城中男婦踰垣得出者，十無一二；巧捨得全者，百無一二；驟遇炎雨，屍皆變色，有素紫赤白黃黑之不同。其死之狀：有倚門臥床，投閣，扳檻，反縛，攢捆，壓木柱，斬首，斫頸，裂肩，斷腰，剜腸，陷胸，支解，寸磔，種種之異；以至懸梁掛樹，到處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滿；嗚呼慘矣！先是縣治桃花六月盛開，楊令猶與客賞花痛飲，及大兵來剿，邑人王志古時以同知從軍，因父母在城，踵叩各營求開一面，故王師專屯城西，多發空礮，駭之使走。奈起事者倡死守之說，堅閉六門，不開出入，以致闔城同殉。後人有詩云：「豎儒倚堞空言守，辜負桃花六月春。」蓋桃逃也，示之逃而卒以不逃被屠，故云。

是月，李成棟自吳淞襲吳志葵於泖湖，并黃蜚擒之，遂用董思白之孫廷對爲間，託言訪沈總督，以襲松江。松人覺之，追斬廷對於青浦。會有製造軍器至城內交者，猶龍命啓門。忽報黃蜚潰兵至，皆以紅巾裹頭，猶龍素恃蜚爲援，不爲備，王師因得突入，殺猶龍及里人中書李待問。在籍知縣章簡而屠其民——猶龍字雲升，待問字存我，簡字坤能——又進破金山，殺其守將侯承祖。嘉興已降，胡之臣署郡篆。之臣素微賤，又藉口軍需，嚴威刻剝，百姓恨之切骨。

陳梧素懷二心，薙髮令至，梧先倡言曰：「剃髮小事，妻子不保耳！」百姓聞之沸然，走之。臣署執而殺之於毯場。徐石麒乃率紳士與陳梧歃血定盟，爲城守計。王師至，梧出兵禦之。陡門大敗。已而新安援兵（疑闕）於麻省墩，城外鄉兵一殲於姚油車，再殲於石灰橋。貝勒在杭州，又發披甲三千濟師，直抵鋤頭壩，陳梧知已危，夜開東門出走平湖。比李成棟定松江，則嘉興已屠，嘉善已破，石麒及士升皆剿滅矣。

當是時東南略定，惟江陰一城未下；成棟乃多運大礮，兼縛二帥，回師而北，會攻江陰。既至，先使二帥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中無相識者，何書爲？」驅之城下，蜚終無語。志葵以投誠勸，守者叱之曰：「若爲大帥，不能斬將克敵，爲人所縛，自應速死，何用多言！」蓋其時江陰固守已再閱月矣。初，江陰聞南都之破，守備陳瑞芝、典史陳明遇、徽商邵康公及邑中紳士破家聚衆，適淮撫田仰以益陽王至，衆卽奉之爲主，而以康公嫻武事，推爲大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已而康公敗死，瑞龍水軍亦遁，百姓開門迎降。比聞薙髮令，諸生許用者，哭於明倫堂，大言曰：「頭可斷，髮不可去。」於是城鄉兵一時俱起，拘新令於一室，推舊典史閻應元攝縣篆。應元者，字嚴享，北通州人；甲申歲，海賊顧三麻入黃天港，應元往禦，手射殺三人，以功遷英德主簿，道阻未赴；故明遇迎之入城，屬以兵事。瑞芝以巧思，以己意造鐵搗木銃。又有

黃雲江者，善弩，發無不中，王師尤憚之；久攻不克，乃使劉良佐策馬環城諭降。應元罵之曰：「吾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爲朝廷侯伯，不能以死報國，今日有何面目來見此方父老？」因大書一幟，「留千古半分忠義，存大明一寸江山。」

一日，王師忽見城中火煙不舉，城門不閉，麾兵直入，百姓皆僞降。北將入居官署，夜半伏發，有壯士某挾雙斧，踰重垣，直至署中寢室，斬北將首，大呼殺出，外兵四合，並其麾下皆殲之。已而度食將盡，又潛啓北門，攜載老弱入海；向夜離城二十里，懸燈江岸，大書「大明忠義營」五字其上。王師見燈，分兵往擊，至則寂無一人，卽悉持其燈還。在營兵驚疑相口，城中因絕壯士以襲之，降將許定國與總兵二人皆死焉。及成棟自南來，攻城益急，礮轟無虛刻，應元坐臥城上，與其下同甘苦，守陴咸誓死無悔。八月望日，應元等傾家財具飲饌，令守陴者輪流賞月，自攜酒城隅，四坐歌嘯；許用又作五更曲，使善嘔者齊聲高唱；然城外聽之，已半作鬼聲矣。至二十一日大雨，祥符寺後城陷；王師乘煙霧混雜時，踰入屠之。明遇用舉家自焚；應元投水；王師曳出磔死；訓導馮厚敦。在籍中書戚勛偕妻子同自盡；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自刎。惟黃雲江素善弦歌，挾一胡琴出城，人莫知其弩師也。江南起兵者，率同兒戲，惟江陰相持最久，又以老弱先遁，比城破，丁壯在城者，戰死已十之六七，空壁而已。

賁生黃毓麒者，好學有盛名，尤精釋氏學，與門人徐趨舉兵行塘，與城中相應；及城破，兩人逸去。丙戌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死；毓麒遁避江北，其子大濇。大洪被收，兄弟方爭死，而毓麒以勅印事發，逮繫江寧獄，將刑，命取衣自斂，忽瞑目跌坐而逝。自諸人外，羣盜蠭起，以白布纏頭，號白頭兵；臨平山則有陳萬良；永昌寺則有艾茂環；吳江則有吳日生；他若沈津、柏相甫、周天舍等，不能盡錄。惟日生外通魯範，兵有紀律，餘皆口稱打糧，所至村落，焚劫一空。又伺富貴人或其愛子，擒匿盜穴，勒令取贖，者往往碎磔令示衆。

日生名易，吳江人，生有膂力，跡弛不羈。癸未明年，京師陷，走謁史可法於揚州，可法異其才，題授主事，留爲監軍。又明年，奉檄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破，吳江失，乃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炯、自炳、武進吳福之等聚衆得千餘人，屯長白蕩，出沒旁近州縣，道路爲梗。唐王聞之，授易兵部侍郎，督江南軍。魯王復封易長興伯，已而兵敗，兆奎等皆死，惟易走免。父承緒、妻沈及一女皆投水死。明年，易鄉人周瑞復聚衆於長白蕩，將迎易爲帥，事洩，被執不屈而死。自日生被擒，陸世鏞衆散走死，徐雲龍亦縛其同事蔡坤以降，羣盜始盡投誠；當道給札授銜，聽其歸里，錦衣頂帽，公然與州縣抗禮。然仍陰行劫掠，流毒幾十餘年，漸次剿除，東南始定。

嘉定之屠

嚆中之禍，吳志葵實成之。志葵者，明總兵鎮吳淞者也。當江寧初破，嚆令錢默卽棄城去，衆擁邑人須明徵攝篆，按籍抽丁，以備他變。及貝勒定蘇州，分兵駐太倉，明徵納款，迎新令張維熙到縣，人心帖然。志葵聞之，引兵至東郊，聲言欲取新令，明徵率衆登陴，其意實拒志葵；而新令心疑，暮見吳兵舉火大噪，懼而宵奔。翌日，志葵入城，諭百姓曰：『爾氏不可忘故主，今上流諸軍，刻期舉事，宜集鄉勇堅守以待。』於是羣情惶惑，而亂機伏矣。閏六月丙戌，維熙復到縣，徧謁鄉紳，未有應者。俄而薙髮令至，百姓初傳豫王有剃兵不剃民之諭，及聞概令薙髮，皆大駭；於是遠近鄉兵不約而起，而亂形著矣。

志葵之逐新令也，刮庫銀昇大礮而去；不數日，卽走泖湖。貝勒命李成棟來鎮吳淞，成棟過縣，步騎二千，戰船百艘，須張供輸恐後；成棟亦掩鋒銳，禁淫掠，託言修船，分兵留東關，與爲犄角。鄉兵雖起，莫敢先動。忽志葵飛檄到縣，言合諸路兵復吳淞，兼使游擊蔡喬協定嘉定；於是各鎮亂民，一時雲集城下，明徵見人心洶洶，始語之曰：『殺敵者東關去。』亂民爭赴東關，舉火焚北舟，官兵幾者死百人，而燎原之勢不可遏矣。

當是時，太倉士紳率先薙髮，而四境之民不服，日治兵來攻，故王師之駐太倉者，不能與吳淞相策應。丙申，成棟募土人爲導，使數十騎往太倉取師，羅店民截之，不得達。是夜月食，天無纖雲，色黑如漆，占曰：『邑城空。』丁酉，侯黃二紳始入城，與舉人張錫眉、龔用圓、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等，聚士民議堅守計。侯主東城，黃主西城，東北二門用石壘斷，西南二門以時啓閉，上揚白旗，大書『嘉定恢勦義師』。隨具書迎蔡喬。戊戌，王師勦羅店，戰於馬橋，又戰於朱龍橋，鄉兵敗，遂屠羅店，執唐秀才磔之。秀才名景曜，嘗書碑立馬橋，責成棟背國者也是日，城中殺須明徵。辛丑，逐新令。壬寅，獲太倉浦嶂之黨來爲閩者四人殺之。癸卯，官軍復奪路往太倉，轉戰至北關，方過倉橋，城上發大礮，連橋擊斷，殺三人，成棟之弟與焉。乙巳，蔡喬至。丙午，祭旗，將於東門外安營，成棟偵知，嚴陣以待，蔡兵皆市人子，驟遇之，不戰而潰。喬持鐵鑄冲陣，奪一馬乘之，孤身獨鬪，力竭將陷，邑人徐福躍馬救出，卽引餘兵遁去。

己酉，成棟悉帥出婁塘，鎮人截之於宣家墳，不勝。日暮，王師營磚橋，分陣殺掠諸村落，而各鎮猶傳李兵爲志葵所破，自吳淞北遣一路爲鄉兵殺，止存數十騎，願獻精金買路歸。婁塘皆聚衆裹糧，來集城下，城中許以厚賞。七月庚戌朔，追擊成棟於婁塘，烏合之衆十餘萬，成棟分其騎爲十數處，落落散布，兵旣接，四面馳突，勞若風雨，鄉兵擁擠四潰，前阻長河，殺溺死者

無算。王師遂屠婁塘，括取金帛子女歸太倉。城中聞之，無不奪氣。辛亥，成棟傳榜至城下諭降。侯黃素重名節，却之不視，急督民夫焚城外房運磚瓦上城，飢瘦觸暑，仆者相望。登樓四顧，滿目黃沙，鄉兵無一至者，孤城蕩蕩，僅一白旗迎風招颺。將近黃昏，氣色慘淡，鬼聲啾啾，起事諸人，惟掩泣相視而已。

膠本土城，嘉靖間，邑令楊旦甃以磚石，頗稱完固。壬子，成棟會師攻之，猝不能破。是夕有赤氣起北方，俄變成黑，守陴者喧傳一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中；皆言元武神助我，可無恐。然敵城外兵益衆，攻益力，礮聲震撼，地裂天崩，中夜無虛刻；礮屑鉛屑落屋上，蔌蔌如雨；嬰兒婦女鼠竄狼奔，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間，曰買命錢。至五更，忽大雨，守城者已露立三晝夜，又舉體沾溼，不能支。城外一將以大桌覆首，躡雲梯，疾如飛鳥；城上磚石如雨下，悉止桌中，一躍而登，城遂破。癸丑辰刻，成棟入，下令屠城，約日入後聞礮卽封刀。時日晷正長，各兵遂得悉意窮搜，家至戶到，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間付之，滿意始釋去。後遇他人，脅之如前，所獻不多，卽斫一二刀，至物盡則殺。刀聲砉砉，達於遠近；乞命之聲，嘈嘈如市；所殺不可勝數，而婦女慘死者尤多。

城初破，峒曾在東門第一鋪；峒會望城異，見事急，揮其二子元演、元潔曰：「吾死分也，祖

母在，若輩當代我奉養。」二子痛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嗣會倉卒投水，一卒引出斬首梟示。淳耀在西城，聞兵入，急命啓門，而街道因豫備衝突，皆阻塞木石，難民爭門，顛蹶困頓不能達；然幸而逸出者，猶數千百命也。淳耀下城，與其弟淵耀走其平日讀書處曰「南庵。」主僧無等尙存，獻茶，淳耀謂曰：「大師宜避，愚兄弟從此別矣。」索紙筆大書云：「大明進士黃淳耀，以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室，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鮮獲，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時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或鑒之！」書畢，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間矣。淳耀縊其左。

乙卯，成棟拘集民船，載擄獲北去。時城中無主，血肉狼藉，僧人得脫者，方日取被焚木料，聚屍焚之。忽浦嶂弟嶠引土兵至邑，山人鄭玄不勝其憤，登城數之曰：「吾嘉定太倉，僅隔一水，被屠未及數日，汝竟人面獸心，不念桑梓，亦須思汝祖宗先朝臣子，曾受國恩，今乃公然欲來作賊！剝取煨燼，狗彘不食汝餘，不去將滅汝。」嶠詞窮氣索，掩面而走，歸語成棟曰：「膠將復叛。」會訛傳吳總兵以海上師至葛隆外崗，鄉兵再聚，遇薙髮者驟殺之。癸酉，王師往勦，鄉民迎戰於織女廟，王師死者數十人。一將長身鐵面，偶失隊，爲鎮人朱六所持，同墜河中，被殺。葛隆之民，歡聲動地。戰罷，各酣飲熟睡。天未明，大兵掩至，一時束身受屠，兼及外崗，無得免者。

丙子，浦嶂引土兵再屠嘉定，髻椎不遺。嶂留攝縣事，諸生宣中恂以留髮鼻首東門。嶂友婁復聞，亦以違令，并其家屬縛至，婁哀呼曰：「浦君屏好友，倘釋予，當厚報。」語方脫口，首已去頸。又徐貞甫者，吳淞人，蚤緣爲本鎮把總，假薙髮名目出行劫，斷人手足，食人心肺，百里之內，草木朱殷，腥血之氣，結成紅雲；二三遺黎，重足屏息，莫敢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矣！是月，吳志葵、黃蜚同被擒於柳湖之豆腐浜。

論曰：『自古愚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易稱革言三就，已日乃孚；盤庚遷殷，籲戚矢言；更制之不易，承平且然，况易姓之際乎？國朝定鼎，天與人歸；薙髮一令，東南蠢動，雖皆託興復名，其實首鼠兩端者多耳！蓋衣冠制度，不難立變，若髮一去，雖欲朝秦暮楚而不得；故新令一下，亂者蜂起。豈真人懷反古之思，戶切舊君之痛，而不以從周爲願哉？福禍之際，愚者易惑，勢使然也。令謀國者早鑒及此，稍爲寬假，四方既定，人心始一；則金綫垂辮，將有不合而從者。急之一時，致成奇慘，不能不爲國家惜之。』

項周失節

項水心名煜，吳縣人也。天崇間，吳中制義，皆尙六朝子史；水心爲諸生，獨矯以空靈階刻，

文名大噪，堆砌之風，爲之一變。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常，閣試館課，文出紙貴。朝廷詰敕，拜命者以得水心應制爲榮。兩入春闈；甲戌榜元李竹尹青，癸未榜元陳百史名夏，皆出其門。已進宮詹，位尊望重，甌卜直口指間事矣。水心之寓，與倪鴻賓，馬素修兩公並街。京師陷，三人約同死節，水心流涕書身後事，與客縱飲，將俟醉自裁，而甲戌門生黎志陞忽馳馬排門而止，大呼入朝，且曰：「今日魏徵，非老師而誰。」水心怒罵，黎竟挾之而去。周介生鍾，水心癸未所拔士也，時寓王百戶家，聞城破，王約同巷戰，不果，卽自縊；介生亦投環，其僕救之，不得死。黎挾水心入朝，過其寓，其僕喜，奔告水心；黎郎遣騎促周，亦挾之同行。旣見賊，反云兩人係彼門生；於是報名銓職，刻入縉紳。

吳門士庶初傳自成登極，詔有「一夫授首，四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語。謂必出名手，皆竊擬水心。繼又傳有請下江南疏。於是聲罪致討，逐其人，火其居，華椽廣廈，一時都盡。水心方乘賊敗，偕周南竄，聞之不敢歸吳，而同匿於金沙。介生素悍許，梓里多與齟齬，旣從賊，宗親鄰社，方欲得甘心。及聞攜侶而歸，遠近不約而集，並項執送留都，囚服泥首，陷獄月餘。西蜀高倬遷司寇，恨周平日談忠說義，以罵天下，乃新開板，選勁卒，獨提出痛杖二十，卽日具題，同光時亨，武懷肆市正法。水心援助餉例，近地門生斂三千金上戶部；而倬

亦己丑同年，開一面網，得出獄，黃夜過金闕入越，投四明馮元颺。元颺者，元颺之弟，亦水心癸未所拔士也。元颺慮人窺伺生釁，館之村莊，戒以韜晦；而項所攜僕從，縱吝已慣，月明夜靜，呼觴揭調，聲徹遠近，慈水子矜知而惡之。會薙髮令下，遂號黨揭竿，先縛水心擁見縣令；縣令維揚王玉藻，亦水心癸未所拔士也，散衆無力，胸膈殊甚。衆復擁出繫西門外太平橋，橋高數仞，潮水湍激，亂石硤礪，衆人將項繫索擲下，抽曳顛簸於波洄石嵌間，鼓掌曰：『此真項水心也。』元颺聞之奔救，氣已絕矣。

嗟乎，凡人臨難之際，誰識大體者能相愛以德。項既喪節於門生，周亦敗名於僕隸，是其愛之也，非適所以害之歟？假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正文忠之謚，當與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乃未嘗不識其理，未嘗不身其事；而始也欲死仍生，卒也欲生仍死，豈天不欲以令名與人耶？嗟乎，喪亂之世，彼蒼蒼者之殺人亦多術矣！兩人者其尤酷歟？

馬阮始末

阮大鍼字圓海，桐城人，少有才譽，未第時，嘗自題於室曰：『有官萬事，無子一身輕。』其志向如是。萬歷丙辰，與貴陽馬士英同中會試榜。天啓初，由行人擢給事中。初在臺中，同年

左光斗引爲同志，後因與魏大中爭掌科缺。始叛東林入閹黨。及左魏諸公被禍，大鍼雖對客不言，而眉間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尋召爲太常少卿。居數月，復乞歸。忠賢敗，大鍼兩疏馳示楊維垣，令視時局。若大變，則上專攻崔魏疏；若未定，則上合算疏。合算者，謂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翊以東林；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翊以呈秀也。維垣方與東林爲難，爲投合算疏。崇禎元年，起陞光祿寺。蓋大鍼陰狡，雖附璫，心知不可久持；凡書幣往來，隨購其名刺出，故籍璫時無片紙可據。至大中子學濂上疏，稱大鍼實殺其父，始坐以陰行贊導，削奪配贖；欽定逆案，列名其中。大鍼聲氣既廣，雖罷廢，門庭勢燄，依然燦灼。久之流寇偏皖，避居白門，時馬士英亦在白門。大鍼素好延攬，及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冀以邊才起用。白門流寓多東林復社名士，出留都防變公揭逐之；大鍼懼，杜門謝客，客亦口復至其門者。獨士英先以賄敗問成，與大鍼氣類相投，又同病相惜，日夕過從，遂成莫逆，而偕誠意伯劉孔昭厚善。

初，宜興相回籍，大鍼以髻年密友往候，延儒舉盃爵者三，曰：「前言固宜踐，成案難遽翻。大鍼使人奉金盃爲壽，且曰：『息壤在彼。』延儒舉盃爵者三，曰：「前言固宜踐，成案難遽翻。歸語爾主，有堪心腹託者，當先用爲督撫；俟彼以邊才薦，必得口以報。」使者反命，大鍼喜，士英卽以爲請。不數月而士英奉特旨總督鳳陽矣。遇國變，士英內通孔昭，擁立福王，遂入政府；

乘首相高公暫出，使孔昭特疏舉知兵之臣，士英擬旨，大鉞復冠帶來京陛見。不數月，大鉞亦大司馬，視兵江上。大鉞既得志，而與馬劉朋比。士英日事納賄，大鉞專翻逆案，中外憤怒，南朝以覆。

王師渡江，大鉞走金華，爲紳士所逐，轉投方國安。因杭州同知潘映婁先通降表，內院某豫薦爲軍前部院，留浙西爲間。士英當江寧之破，欲隨衆降，恐不免。乃飾其母爲太后，以所徵黔兵自衛，奔廣德，不納，攻屠之，迂道至吉安，浙撫備法駕迎，僞太后至杭州。事漸露，杭人逐之，黔兵亦漸散，乃潛走渡江。後大鉞，士英同在方營，自念南朝之壞，多由於阮，而已居其惡，意甚不平，大鉞亦不復語以機密。順治三年，貝勒兵渡錢塘，大鉞偕謝三賓，宋之晉等率先歸順，國安衆潰，亦北。士英竄伏天台山寺中，其家丁縛之以獻，貝勒命剝其皮，實以草，械置道旁，用快公憤。時人爲之語曰：『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玉繩之頸，執憐狐狗之軀。』馬士英字瑤草，生懷瑤，死懷草；草裝瑤草之皮，羣笑犬羊之鞞。」

大鉞初降，貝勒召潘映婁認識，潘揚言曰：『吾今入當啓云：「臣識其面，未識其心。」』大鉞窘甚，與誓之神，約得志必以二司相酬。映婁既入，貝勒始召大鉞，出薦者手書與之，令以部院從征，隨導王師屠金華，以報前怨。明守臣朱大典闔門自焚。時兵荒之後，王師所過，隨征

官往往無從取食；獨大鉞必雜列鮮肥，邀諸公暢其口腹，諸公訝之，曰：『此日用應酬耳，吾握兵不可測度，亦類此。』諸公故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即起執板，頓足而唱。諸公多北人，不省吳音，則改唱弋陽腔，諸公於是點頭稱善，曰：『阮君真才子。』有黑內院者，頗好文墨，學爲詩，纔得押韻，便爲擊節嘆賞。內院於是日爲唱和，曰：『阮君吾詩友。』每夜坐諸公帳中劇談，至聽者倦睡，聞鼻聲始出。詰朝天未明，又入坐，聒而與之語，諸公苦其擾，勸之曰：『君精神誠異人，然鞍馬之餘，盍少休息。』則曰：『吾生平不知倦，六十年來如一日。』比諸公起，則又鼎烹雜陳，人人厭飲。

一日面忽腫，諸公謂阮所親曰：『阮君恐有病，可相語，令暫住衢州；俟吾輩入閩，遣人相逐。』所親以告，大鉞駭曰：『我何病？我年雖六十，能挽強弓，騎劣馬，我何病？我視八閩在掌握中。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復社東林諸奸徒有譖我者，願諸公勿聽。』所親以復諸公，諸公曰：『此老亦太多心，既如此，仍請同進。』抵仙霞，諸公皆按轡上嶺，大鉞欲實其無病，下馬步進，諸公以嶺路長，且騎，俟到險乃下。大鉞左牽馬，右指騎行者曰：『看我精力十陪此少年。』言訖，鼓勇而先。久之，諸公方至五通嶺，見大鉞馬拋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應；馬上以鞭挑其背，下下下；下見之，已定。

或曰：「大鉞與士英，國安先後降，及唐王走順昌，大兵至，搜龍江，得三人，請王出關爲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鉞方遊山，聞之，觸石而死，仍戮屍云。」

卷中

唐王

明唐王聿鍵，小字長壽；太祖九世孫也。喜讀書，好任俠；襲爵後，坐殺兩叔以復父仇，廢錮鳳陽，弘光僭號，赦出。金陵破，隨鄭鴻逵入閩；撫臣張肯堂，按臣吳春枝等與鄭氏擁而立之。以乙酉六月望日僭號，改元隆武。封弟聿鏞爲唐王，鄭芝龍，鄭鴻逵皆進爵爲侯；方行郊天禮，大風忽起，天帝高皇前燭滅，尙寶卿馬驚仆，玉璽墜地，識者知其不終。以張肯堂，吳春枝，李長倩，曹學佺等爲六部尙書，召黃道周，蔣德璟與蘇觀生，同入閣辦事。當是時文武濟濟，若可有爲；然地狹民貧，政由鄭氏。嘗宴大臣，芝龍與黃道周爭席，唐王卒右道周；又所薦引，不能盡用，芝龍由是不悅。而鄭氏亦日以暴斂失民，使王兆熊主餉，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曰不義。又大鬻官爵，部司價止百金，於是娼優僕隸，盡列衣冠。拜謁州縣，鞭撻鄉里，遠近延頸王師，有「清行如蟹」之謠。

八月，曾妃自浙迎至，大營宮殿，開織造府，曾氏下體之服，皆織龍鳳；厄匱之屬，悉用黃金。

是月，靖江王亨嘉於廣西僭號，丁魁楚破之梧州，執送福建，斬於市。九月，黃道周憤鄭氏儉安，聞江西紳士傅鼎銓、萬元吉、楊廷麟等所在團結，爲明守，自請視師。芝龍不與一兵。道周出關，召募得千餘人，行至衢州，爲其門人所誘，執送江寧，死之。十月，唐王使蘇觀生代道周督師江右。旣而鄭芝龍自念若不出關，終無以壓衆心，乃下令分遣鄭鴻逵援浙西，鄭彩救江右，聲言兩路各萬人，實不滿千。臘月，唐王命築壇行推轂禮，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憤而死。

丙戌正月，唐王如建寧，將西出；芝龍固請還省，乃回駐劍津。馬士英叩關求見，王命守關，兵勿納。闖賊爲土兵所殺，其衆降於楚撫何騰蛟，兵勢驟張，上疏請唐王入楚。蘇觀生至贛州，值萬元吉敗於吉安，即棄贛州奔南安，元吉入贛固守，王師攻之，不能克。永寧王誘大帽山洞蠻同保撫州，王師圍之，永寧求救於鄭彩。州監軍張家玉以三營先進，王師大集，彩望風而遁，家玉兵潰，撫州破，永寧王死之。鄭鴻逵駐關外，聞報，亦遁歸。蔣德璟自行出關，見瘦兵弱卒，一無可恃，知事不可爲，卽告病去。

六月，補行乙酉鄉試，王子誕生，大報覃恩，各官上表稱賀，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之語，唐王大加嗟賞。又以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乃復建文年號，建方孝孺祠，鑄姚廣孝鐵像，跪於階前。是時王師已破浙西，進取仙霞。洪內院以王爵啖芝龍，芝龍心動，乃託言海寇狎至，

悉撤關內外兵。唐王始決計西行，就何騰蛟。七月，王師至關，守關吏搜得閩中迎降書二百餘封，唐王命焚之，諭臣下改心易慮。八月，貝勒克仙霞關，唐王西走，猶以書數十扛自隨，追兵迫，始騎而馳；將至汀州，因曝龍鳳衣，停一日。方入城，忽有叩門稱扈蹕者，啓視之，則北騎也；遂與曾妃同被執，死於福州。或曰：「唐王至邵武，知事不可爲，有二宮人縊死，取三棺釘之以出，其一，則曾妃也。唐王易服潛遁，後至瓊州，爲僧於五指山。後鄭成功在鼓浪嶼，曾有使存問諸遺臣，然莫必其真僞也。」

福汀旣破，王弟聿鏞浮海走羊城。時江右盡陷，蘇觀生亦棄贛入廣，聞桂王稱監國於肇慶，卽遣使勸進；然自以與丁魁楚素不相能，不樂西附。適聿鏞至，乃與何吾騶、顧元鏡、王應華等復奉之稱帝，改元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卽日封觀生建明伯，與元鏡、應華並東閣大學士。時倉卒舉事，通國奔走，夜中如晝。不旬日，除官數千，冠服皆假之優伶云。

永明旣立，遣彭耀及陳嘉謨諭觀生，怒其不遜，執而斬之；於是治兵相攻，以番禺人陳泰際督師，與永明王將林佳鼎戰於三水，大敗。復招海盜數萬人，以林察爲大將，戰於海口，斬佳鼎。觀生意得，務粉飾爲太平事，而專任關捷先，梁朝鍾爲心腹。捷先由進士歷官監司，小有才，使司筆札；朝鍾舉於鄉，善談論，兩人首倡，兄終弟及之議者也。有楊明競者，潮州人，好爲大言，

詭稱精兵滿潮惠間，可十萬；即特授潮惠巡撫。朝鍾語人，內有捷先，外有明競，強敵不足平矣。又有盜鑿者，妄人也，觀生才之，用爲吏科都給事中，與明競大納賄賂。觀生又多招海盜，其衆白日殺人，懸肺腸於貴官之門以示威，人情大擾。

李成棟規知之，即啓貝勒發兵而西；比入廣，潮惠二府先迎降。成棟即用其印移文廣州，報無警，而使林永茂以選騎三百隨其後。臘月望日，聿鑄方與觀生視學，永茂以十八騎先至，詐稱花山降盜，突入門，揮刀大呼。時精兵皆西出，倉卒不能集，城中一時奔潰。觀生走鑿所問，計鑿曰：「惟死耳，復何言。」觀生入東房，鑿入西房，各拒戶自縊。觀生慮其詐，稍留聽之。鑿故扼其吭，氣湧有聲，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觀生信爲死，遂自縊。明日，鑿獻其屍出降。聿鑄方閱射，急易服踰垣而走，追兵執之。成棟使饋之食，聿鑄嘆曰：「我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高帝？」乃自縊。吾騶，應華等悉降，惟朝鍾亦自縊死。

魯王

明魯王以海，太祖十世孫也。申酉間，南北喪亂，以海避地台州。會餘姚新令發閩左治道，執扑以扶行役者，而扶其不力者，役者怨，奪其扑以扶新令，殺之。里中少年輟耕而應者數千。

人。於是諸生鄭遵謙出從之，殺招撫使於江上，浙東震動。張國維、陳函輝、熊汝霖、錢肅樂諸紳先後起兵，與遵謙迎魯王至紹興，稱監國；推國維爲大學士，督師江上；召逃將方國安、王之仁相與分地畫江而守，時乙酉六月也。

其年十月，國安自金華至，列柵錢塘江西岸，右倚江，左桐君山爲却月形，王師攻之，不能克。已而乘風發礮，風迴礮裂，士卒披靡；王師乘之，國安不能拒，奪舟東遁。丙戌三月，王師決壩入河，王之仁以舟師迎戰，却之。當是時戰雖倖勝，而文武乖違，人無固志。蓋起事之初，諸人皆書生不知兵，迎方王二帥，拱手授之；凡原設額兵，俱歸二營，而烏合之衆，則自領焉。旣而二帥欲自專，反忌諸人侵其柄，漸生異同，始議分餉：浙東錢糧六十餘萬，悉給兩營；而義兵或散或留，留者聽其自行徵勸。由是公私用弊。又閩中遣使犒師，方國安怨唐王先殺浙使陳謙，輒收斬之。魯王恐閩中來討，定議抽兵，使張國維西出，別遣余煌視師江上，故人心益渙。

是歲大旱，錢塘江水涸沙壅；浙撫張公存仁偶見浴於江者，或徒步往來，馳騎試之，水淺不及馬腹，乃麾兵竟渡。時方國安猶有衆數萬，其精兵曰磨盤營，將出拒戰；阮大鍼在方營，私謂磨盤營兵曰：『若聞將軍令乎？欲令汝曹共殺妻子以決死戰。』營兵聞之，懼而先走，衆遂大潰。紹興破，張國維赴水死。大鍼說國安欲執魯王北降，使人守之，魯王伺間脫走，與鄭遵謙

熊汝霖隨石浦守將張名振出海，投舟山。陳函輝走雲峯山中，作絕命詩云：「生爲大明之人，死爲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又云：「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蓆衣泣拜高皇。」從容笑語，自縊而死。

魯王之投舟山也，黃斌卿不納；名振送之福寧，依鄭彩。芝龍北降，彩與魯王避之長垣。順治戊子，彩兵因小憤，縛鄭遵謙，熊汝霖投之江。至己丑歲，閩地悉定，彩亦棄魯王去。明年正月，張名振復得舟山，迎魯王居之。舟山破，魯王隨名振奔廈門，又別居澎湖島。鄭成功月饋銀米，遇節上啓，後漸疏慢。壬寅夏，成功病死，其年冬，魯王亦卒。

鄭成功之亂

天啓甲子，福建鷺門僧貫一掘地得古碑，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隸字四行云：「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八紀。」是時鄭芝龍初入海爲羣盜也。芝龍字飛黃，泉州南安縣石井人，其父紹祖爲府吏。府之後有荔枝樹，飛黃幼時，嘗與弟自牆外以石子打荔枝，誤中太守；太守擒治之，見其姿容秀異，笑曰：「法當封侯。」卽釋去。旣長，益嫵媚，首律樗蒲，靡不精好；因烝後母，

爲父所逐。有巨商攜往海外，初至日本，爲人縫紉以餬口。一日，積餘貲三錢，偶遺於道，行求之不得而泣。適有倭婦新寡，乃長崎王族女也，夜感異夢，偶見芝龍，問得其故，悅其貌而私之，贈以金寶。芝龍始得自通於長崎王，王復愛之，遂以婦妻焉，生子森。久之，仍附巨商歸，中途爲盜所劫，盜魁顏振泉復愛之，任爲頭目。振泉死，衆議所立，莫能決，乃插劍於斛米中，祝曰：「拜而劍動者，天所命也。」次至芝龍，劍忽躍出，衆皆異之，遂推爲魁。

崇禎元年，受撫於熊文燦，授參將。八年，以弟芝豹（小字莽二）芝彪（後改名鴻逵）皆驍勇善戰，既破劉香老，陞總兵，兄弟遂雄據海上。福藩立，封芝龍爲靖海伯，後與蘇觀生、張肯堂等擁立唐王，進爵爲侯。其子森，日本甥也，初入南安縣學，考劣等，乃至江寧太學，執贄於錢謙益；謙益字之曰大木。唐藩僭號，見而奇之，始賜國姓，名成功。

順治丙戌，王師破福州，芝龍退保漳泉，洪內院啖以王爵，芝龍撤備約降，成功屢諫不聽，密啓王曰：「臣父臣叔，皆懷叵測，陛下宜自爲計。」王曰：「若能從我行乎？」成功對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當捐軀別圖以報陛下耳！」已而王師挾芝龍北，又侵辱其婦女，日本女自縊而死。成功由是怨恨，用夷法，剖母腹出腸穢而後殮。其年冬，遂據南澳，舉兵反。南澳者，屬香山縣，大海中突起石埂，廣十餘丈，長六七里，相屬不斷如蓮莖，中途有關，逾關而前，一洲寬衍。

如蓮的。成功據爲巢穴，而設演武臺於廈門，往來攻劫海上諸城邑，官兵不能制。其部下分南郎、北郎、南郎、多闖、廣海盜，芝龍舊部曲；北郎則江浙人及所招中原劇盜，旗下逃丁也。朝廷患其剽勁，又念芝龍已先投誠，許割漳泉惠潮四府封之，令島中薙髮，成功謝曰：『大邦若存此彈丸，以延有明一綫，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職貢。若不以爲然，則亦惟命是聽。』

壬辰五月，成功圍漳州，城中食盡，死者數十萬；其存者氣息僅屬。雖悲哭不能下一淚。至十月，金固山救至，始撤圍退至海澄。癸巳夏，固山就攻之，海澄城壞，成功親當矢石，督衆力戰，王師失利而退。固山益調兵復進薄之，成功聞城外空礮遞發，知兵將至，使鐵人持巨斧臨濠嚴立，令曰：『敵至方斫。』鐵人者，皆偉軀多力之士，周身被鐵，畫以朱碧彪文，用置行首。遇敵鋒者也。官軍渡濠，鐵人迎面斫之，隨斫隨落，濠爲之滿，卒不能進。於是再申前命，成功仍請比安南朝鮮。朝廷知終不可撫，乃徙芝龍於山東。

其年冬，李定國寇擾廣中，成功乘間襲破漳泉。丙申秋，復犯連江，守兵屢挫。至戊戌歲，大舉入寇，留黃某守廈門，餘俱從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鐵人八千，習馬五千，戈船八千，進至陽山，值暴風，漂沒數千人，引還廈門。己亥夏，復出至崇明，以張煌言爲先鋒，溯長江，抵焦山，先奪譚家洲。時王師於金焦間用鐵索橫江，號爲江龍，成功使張亮先斷之，據瓜洲上游；而自率

大隊薄城守兵方拒戰，而張亮自上流至，習流將周全斌率銳卒帶甲銜刀浮江而渡，腹背夾攻，守兵不能支。瓜洲陷，成功留其將劉獻守之，而移師京口，據銀山結陣，官兵爭山，成功麾衆疾鬪，乘高發礮，多鼓均聲，江水震沸，官兵復敗，守將高謙以城降。

既得京口，甘輝進計曰：「南都完固，不可驟攻。今據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守北固，則江浙之路不通；扼蕪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定其屬縣，手足既斷，腹心自潰，此長策也。」成功不聽，留周全斌守京口，而悉師薄金陵；從儀鳳門登陸，營於岳廟山，使黃安以水師扼三淺口。成功兵雖銳，然素少紀律，又屢勝而驕，見官兵不出，有輕敵心。軍士皆漁獵飲博爲樂，蘇四散，無復部伍。崇明守將梁化鳳以騎兵三千自內路至，覘其無備，襲破前屯，余新營，擒中軍方欲移屯，而城中精騎直衝其背；成功大敗，收兵走三汊河口，揚帆而遁。

其年，朝廷命將軍達素及總督李率泰分道致討。達素出漳州，猝與寇遇。時寇衆方於中下碇，不意其至，官兵乘風利直進攻之，斬其將周瑞、陳堯英等。俄而風轉，波濤山立，北人眩暈顛仆；成功手自起旗，督兵再戰，官兵大敗。而李總督出同安，進至高崎，亦失利而還。事聞，皆

朝廷始誅芝龍，鄭氏在北者，無少長皆棄市。

臺灣者，在大海中，地形如彎弓，北高南下，周袤幾三千餘里；東倚山，西薄海，中爲臺灣市。

一望平原者六十里。遠峯聳翠，嘉樹蒼茂。由高而北，至淡水洋，雞籠城與福州相近。其東則大琉球也。由下而南，至加洛堂郎橋，其西則小琉球也。灣之外復有沙隄，名曰昆身。自大昆身至七昆身止，起伏相生，環抱如龍口。又有大仙頭海翁窟，皆臺灣外障也。北線尾鹿耳門，則臺灣門戶也。澎湖島在臺灣西北，共三十六嶼，惟西嶼頭最高，餘皆平坦。自廈門至澎湖，有水黛色，深不可測，舟行甚險。春夏由鎮海圻放洋，秋冬由寮經或圍頭放洋，風便，一晝夜俱可望見澎湖。由澎湖東南行，水淺，必易舟而進，一日可抵鹿耳門。其地土曠人稀，素爲盜賊出沒之所。崇禎中，閩地大旱，芝龍招集流民，傾家資，市耕牛粟麥分給之，載往臺灣，令墾闢荒土，而收其賦，鄭氏以此富強。

及芝龍北降，臺灣爲紅夷所據，築城三曰臺灣，曰淡水，曰雞籠。又於大昆身海旁相對築赤嵌平東二城，皆石壘火燬，融結如天城。成功在南濠雖倖勝，自知形勢單弱，謀遠徙；適舊部曲有自紅夷至者，說之曰：「臺灣君家故土，今紅夷易制，若得臺灣，則不憂無餉矣。」成功然之。辛丑三月，成功兵至澎湖，遇水漲，竟以海船入鹿耳門。城中夷人不過千，餘皆鄭氏口所遷民，語成功移其水原，數日，夷人大困，乞和，成功與盟而縱之去，遂復居臺灣。其年夏，成功病死，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顏見先皇帝也。」子名經，代統其衆。

甲寅春，耿精忠叛，遣使招經，經悉兵入寇；既至，精忠欲加節制，經怒，反與相攻，互有勝負。及耿氏亡，經盜有潮、惠、漳、泉、詔、邵、汀、興八府，王師以次克復。至康熙十八年，經始遁歸臺灣，其年經立其庶子克欽，號曰監國，而退閒於洲子尾，築遊觀之所，縱聲色以自娛。二十年辛酉，經病死，其衆憚欽之嚴，迫令自殺，而推經嫡子克塽爲主。克塽尙幼，不能統衆。癸亥六月，浙閩總督及提督施琅曾師出海。十四日，大兵由銅山開洋入八罩。十六日，與劉國軒大戰於澎湖，不能克。十八日，破虎井、桶盤嶼。二十二日，分兵進剿；左師向雞籠山，右師向牛心灣，中軍分爲八陣，每陣三疊；自辰至申，盡銳夾攻，賊衆死傷無算，遂克澎湖。劉國軒遁歸臺灣，與馮錫藩、邱磊、何詰等挾鄭克塽稽首歸命，明宗室隨之來降者口人，皆安插河南山東墾荒；惟衲桂一門八口，卽日自縊。

臺灣始入版圖，設分巡道一員，領府一縣四，附郭曰臺灣縣，居中；南爲鳳山縣，自臺灣至沙碼碯止；外皆土番，負固罕至城市；北爲諸羅縣，自臺灣至雞籠城止；過此，人跡罕到矣。又彰化縣未詳。克塽至京師，授漢軍公。鄭氏自天啓甲子爲盜，傳四世，至康熙甲子而滅，果符六甲更始之讖。

張煌言殉節始末

張煌言字元箸，別號蒼水，崇禎壬午舉人，與錢肅樂起事寧波者也。紹興既破，煌言收餘衆竄海上，往來舟山廈門間。順治己亥，鄭成功內犯，以煌言爲前鋒，其自序略云：「余自乙酉倡義，距今十五年，棲山踏海，艱苦備嘗；其間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洲，儀徵，師徒單弱，迄無成績。今歲仲夏，鄭延平全師北出，以余熟江上形勢，推督前部。時敵於金焦間橫鐵索絕流，夾岸列西洋大礮，守禦甚嚴。余引舟入江，乘風溯流而進，方過焦山，風急甚，急叱舟人斷索鼓棹，兩岸礮轟如雷，彈飛若電，同艚百艘，得至金山，十七舟而已。翼日延平克瓜洲，將濟師鐵甕，余請獨率標下直搗觀音門，以制留都之援。將至儀徵，吏民賣版圖來迎，鶴首所過，一二遺老皆具瓣香相送。次進六合，得報，知潤州已下。余意延平由陸逐北，不三日當達石頭；不料仍由水道，海船行遲。余抵觀音門，再越宿，見陸信杳然，仍移泊江浦，發輕舟，先上蕪湖。比延平至，達七里灘洲，方與余商略攻建業，而上流捷音至矣！延平以蕪湖咽喉之地，屬余統本轄戈船往赴。臨發，余謂延平：「師久易生他變，宜乘朝氣，分兵襲取旁郡邑，使金陵爲孤注，然後以全力搏之；不可先挫銳於堅城之下。」延平唯唯。七夕，余至蕪湖，傳檄郡邑，致書縉紳，大江南北來歸者

數十城。四方豪雄，往往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旗相應。既降寧國，方謀直取九江，不料延平忽棄余言，不急進攻；又師無紀律，敵人攻瑕，竟至大敗。余既得報，猶口師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故且退治蕪湖，彈壓上流。更不料延平膽怯，并瓜潤棄之而走矣。余時進退維谷，不得已西趨鄱陽，欲號召九江義勇，爲再舉計；奈人心已散。師潰銅陵，棄舟登陸，追兵至，突圍得出；顧視左右，止一僮自隨焉。『其自敘如此。』

煌言既脫，易服變名，自英霍山中遁入天台，間關百折，得還海壖；樹纛鳴角，舊衆稍集。聞鄭氏新得臺灣，兵勢復振，遣客羅子慕說之出師，成功不應。未幾，成功死，煌言益無所向，乃散遣其衆。海中有島名懸嶼，荒僻無居人，其陽多汊港，其陰皆峭壁，煌言與親信數十人結茅其下。而風帆浪楫，出沒台寧間，莫有知其處者。又畜雙猿以候動靜，舟未至二十里，即猿鳴木杪。後因乏食，遣人至普陀告糴，蹤跡始露。舊校某利賞，以夜半從山後懸藤踰嶺而入，執歸寧波。乃賦絕命詩曰：『海甸縱橫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桐江只繫嚴光釣，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魯戈莫挽將頽日，敢望千秋青史傳。』又甬東道上詩云：『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來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後戮於杭州，埋骨於南屏之陰。

舟山始末

舟山東西七十里，南北倍之；西去蛟門二百六十里，東距普陀四十里，黛山屏其南，桃花劍列其北，卽傳所傳甬句東也。宋以前曰滄洲，元爲昌國縣，明初併入寧波之定海。崇禎間，閩人黃虎癡斌卿嘗爲其地參將，後陞去。乙酉夏，斌卿自江上逃歸，上書唐藩，言：「舟山民俗淳朴，通商舶，饒魚鹽，西連越郡，北溯長江，此進取之地。」唐藩然之，賜劍印，率麾下至舟山，舟山之寇自此始。

張名振者，石浦守將也，與斌卿爲兒女姻。紹興之破，與魯王投舟山，斌卿不欲奉王，故隨鄭彩入閩，而名振獨留。其年冬，潰將張國柱來犯，斌卿連戰不能禦。名振使其將阮進以數舟衝國柱營，因風水之勢，發礮擊之，國柱敗去。進故海盜，精水戰，爲名振心腹，旣破國柱，斌卿以計籠絡使去，張而歸己，名振由是不悅。未幾，而有提督吳勝兆，諸生華夏之事。

勝兆鎮松江，以濫撫太湖白黨被參，遂懷異志，以蠟書求援海上，斌卿不許，名振獨以兵就約。勝兆所撫之白黨，持主帥之有謀也，反凌官軍，官軍恨之刺骨。其未撫者，亦無復畏忌。及官兵潰解，則勝兆欲示無他心，又輒梟示。亂民疑主帥意中變，乃先期劫勝兆，夜召推官方，同

知楊議事，縛而殺之，下令解辦。而名振兵至白沙，因洗礮驚動龍宮，風濤大作，名振舟壞落水，餘衆踉蹌遁歸。官兵既恨亂民，又不見海上動靜，視亂魁陸炯，戴之俊等，皆易與，於是副將唐世勳設計誘斬炯等，而執勝兆，朝廷窮治其獄，吳中失職之士多死焉。

華夏者，寧波諸生，與其儕五人同謀舉兵，遣人走舟山，約斌卿，斌卿諾之。夏等又約四明〔疑有闕文〕，謀洩就戮。斌卿本無大志，特爲利而動。兵至寧波，泊舟桃花渡，望城上毫無變動，已知夏等事敗，官軍開礮擊之，卽揚帆而遁。名振之覆舟白沙也，與張煌言共浮一篷，得抵岸，投一小庵，僧一泓爲剪髮易服，始得脫歸。從此斌卿每事侮之，名振於是別屯南田。斌卿子，名振婿也；自閩歸，便道過南出，名振留飲十日，而舟山訛傳南田劫舟殺公子，斌卿信之，遽抄名振家。已而公子備述婦翁情至，斌卿慚悔無及。比自寧波歸，自以師出無功，益愧且懼，乃爲保聚謀。民年十五，卽令充軍兵；男子死，妻不得守節；六十無子，收其田產，別給衣食；其意欲如土司爲不侵不叛之夷島，而不知不可得也。

土司王朝先從張國桂出海，斌卿利其兵力，以書招之；復使兵詐爲他盜，中路劫之；旣至，又奪其將軍印而拘之。久之，朝先以計脫去，至奉化，聚衆得數千；又阮進亦失權於斌卿，別駐鹿頭。己丑秋，朝先遂約進并約名振同攻舟山，魯藩傳諭和解，朝先得諭，卽致斌卿以弛其備。

而輕舟襲之。斌卿見兵至，設香案，服公服，手執來諭曰：「監國有旨，誰敢者。」阮進直前刺殺之，而分其衆，始迎魯王居舟山。

辛卯春，名振以小嫌殺朝先，其將張濟跳城奪哨船，至軍門，陳舟山虛實。六月，王師進討，名振與阮進奉魯藩分兵出禦。八月，王師渡橫海，突遇阮進舟。進挾火罐升礮投擊，風反自焚，墮於水，王師擒斬之；遂乘大霧直抵螺頭門。名振初不覺，霧霽，見之大驚，卽奉以海南遁，投鄭成功。名振旣去，其弟名揚猶固守舟山，攻之月餘始破。張肯堂在舟山，多樹梨花，作亭其間，顏曰雪支。至是題絕命詩於亭而縊。其前二聯云：「虛名廿載著人寰，晚歲空餘學圃間；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學文山。」自肯堂外，死者數十人。勝國孤臣，於斯盡矣！

名振初至廈門，成功不爲禮，後見其背刺「赤心報國」四大字，始致謝，延爲上客。癸巳春，使與張煌言入犯，至京口，因讒言撤回。又出犯崇明，屯兵平洋沙。甲午春，再犯京口，舟師抵觀音門，失利而遁；路遇風便，復襲舟山據之。乙未冬，名振病死，陳六御代統其衆。丙申二月，舟山城哭聲若風箏而咽。其年冬，王師復舟山，斬六御，餘寇悉南徙。朝議以海澄難守，命毀其城，遷其民，而空其地。

日本乞師

日本乞師之議，始於周鶴芝。芝故海盜，往來日本，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島各有主；其國主爲京王，徒擁虛位，權皆掌於大將軍；餘王如諸侯，而撒斯瑪最強。芝既熟日本，橫行海中，已而就撫，爲黃華關把總。值東南喪亂，私遣人至日本，求假一旅以靖難。撒斯瑪王爲言之大將軍，許詔使至，卽爲發兵。芝喜，益市金珠玩好，將以王命往迎。主將黃斌卿謂此吳三桂乞師之續，執不可；芝怒，遂去舟山。久之，或說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使併東南而失之者，此乞師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往事爲不倫矣。」斌卿意悟，始使其弟孝卿與馮京第往。會日本有西洋爲天主教者作亂，方嚴逐客之令，京第至長崎島，不得登岸，日於舟中效秦庭之哭。撒斯瑪王聞之，復爲言於大將軍，議發各島罪人以赴中國之難，留孝卿於長崎，而使京第先還報命，贈洪武錢數十萬。蓋日本不知鼓鑄，專用中國古錢，舟山行洪武錢自此始。

長崎多官妓，皆居大宅，每遇月夜，各宅懸琉璃，賽琵琶，豔色奪目，淫聲盈耳，中國所無有也。孝卿居既久，惑之，竟日忘其爲乞師來者。日本薄其爲人，發兵之命復寢。其年僧湛微自日

本來，爲阮進述請師不允之故；且言其國重佛法，若得普陀山慈聖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師必發矣。進謀之張名振，使阮美以經同淇微往。日本初聞之，京王以下皆大喜；已知舟中有淇微者，則大怒。蓋日本不殺中國僧，有犯止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淇微初在日本，奉南京寺住持應如，後至濠泉島，妄自尊大，惡札村謠，皆署金獅尊者；大將軍見而惡之，逐使過海。梵冊請師之計，特淇微欲借以再往日本耳！阮美知爲所賣，卽載經而歸。自兩使無成，舟山之人，皆追咎斌卿不早聽鶴芝。然日本自寬永以來，承平日久，其人多習詩書，好法帖名畫古器；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備，卽令西洋無覺，鶴芝尙存，安能萬里渡海，爲人定亂乎？

兩先生傳

野史氏曰：「古來節烈之士，不欲使姓名落人間者，惟明永樂之世獨多。當其時一人殉義，禍延九族，故往往匿跡晦名，以全其宗黨。若申酉鼎革之際，朝令不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多。有如所傳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雪庵和尚之流歟？若畫網巾者，自謂一籌莫展，恥以死節節義名，其用心更何如哉？」

畫網巾者，其姓名爵里，不可得而知也。攜二僕匿卻武山寺中，爲邏者所得，守將池鳳陽

奪其網巾置軍中，先生歎曰：「衣冠歷代皆有定制，若網巾則高皇帝所創；我遭國變卽死，詎敢忘祖制乎？」每晨起盥櫛畢，必令僕畫網巾於額，乃加冠；而二僕者亦必更相畫也。軍中皆譁笑之，因呼之曰：「畫網巾。」已而王師平諸山砦，鳳陽乃縛而獻之提督，詭稱陣俘以邀功。提督某視其額斑斑然，笑而謂之曰：「若爲誰？今降猶可以免。」先生曰：「我忠不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能致命，留姓名則辱身；且我不欲以一死博節義名，軍中呼我爲畫網巾，是卽我名矣。至欲我降，則我舊嘗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之綱者，故高傑部將，時爲福建總兵，卽平諸山砦者也。提督送之福建，之綱見之，曰：「我不識若也，今將就若求死耳！」之綱委曲開諭，且指其髮曰：「種種者而不去，何迂也？」二僕曰：「巾猶不忍去，忍去髮乎？」之綱命先斬之。羣卒欲引去，二僕瞑目叱曰：「我二人豈畏死者，顧死亦有禮。」從容向先生拜辭曰：「奴等得侍掃除於地下矣。」皆欣然受刃。之綱又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乎？節義死卽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我何負負君耳！」出袖中詩一卷投之地，又出銀一封，謂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若。」遂戮於泰寧之杉津。泰寧謝生葬其骸於杉窩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

一壺先生，亦莫知其姓氏爵里，破巾敝衣，徜徉登萊間，尤愛勞山之勝，結茅居之。性嗜酒，

每出必以一壺自隨，人因稱爲一壺先生。卽墨黃生，萊陽李生，心知其非常人也，皆敬事焉。或攜酒就先生，或延先生至家；然先生對此兩人，每瞠目無語。欲有問，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時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若胸中有甚不平者。間一讀書，必歎歔流涕，二生竟莫能測也。先生蹤跡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其所至？已而又來，亦不知其所自至？康熙壬子，去卽墨已久，忽而復至，寓一僧舍；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形容憔悴，神情愉悅，問之，俛而不答。夜半必哭，哭或徹旦。數日，竟自縊也。李生云：「先生是時年垂七十矣。」

談資跋曰：「余讀畫網巾先生傳，怪其不死於守將，不死於提督，而獨就之綱求死，觀兩不相知之語，意別有不言而喻者乎？若一壺先生之蹤跡，則尤奇矣！昔宋中丞牧仲嘗言：「西戍間有夫婦傭其家，甚勤力，然每遇主人與客談詩文，輒徘徊竊聽，不能去，積數年。一日忽不知所至，視其室，留書千言，自敘悲憤，詞義博奧，援據今古，出人意表，竟不知爲誰何？」余因思易代之際，山巔水涯，樵漁釋道，與夫耕牧傭販中，如一壺先生，宋氏傭者多矣！於今稗官之筆，遺老之口，猶當流傳未絕；惜乎聞見所限，不獲因其軼事，以想見其人於姓名爵里之外也。」

山右二臣

蔡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初任杭州推官，執法嚴平，行取入京，授主事，進員外郎；以忤魏黨，乞差歸。崇禎改元，陞副使，視學江右，遷嘉湖兵備，擒大盜屠阿丑，沈千斤，以憂去。服闋，除井陘兵備，復以計擒賊首齊天王，調寧前道，綏內禦外，八城以安。懋德好釋氏學，律身如苦行頭陀。楊嗣昌謂其清修弱質，不宜處邊地，改調濟南，與周遇吉共平大盜李青山，以功陞按察，轉河南布政。

時方大旱，斗米三金，賊黨又爭傳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懋德歎曰：「此時而急催科，是驅民爲盜也！」檄州縣停徵，自劾，鐫七級。俄奉特旨巡撫山西，初至官，卽平土寇，綏潰兵，立干城社，以招智勇之士，日夜爲戰守備。又值京城戒嚴，奉命率標兵防龍固諸關，積勞，以目疾乞休，未得旨，而闖賊已入秦，窺晉矣。懋德聞報歎曰：「主憂臣辱，此豈我求去時耶？」立起視事。時秦地盡陷，山右所恃，惟一河爲限，而南自芮浦，北至保德，隨處可渡。撫標僅弱卒三千，檄召諸鎮兵，無一人至者。懋德獨立當賊，屢挫其鋒，然亦幸賊大隊未來，故不能遽渡。已而榆林陷沒，岢嵐告急，巡按汪宗友以晉王手教敦促歸救，懋德不得已，留副將陳尙智以二千人守河，而

引餘兵赴太原，以障其東。懋德甫離河上，而賊大隊抵河津，自船窩東渡，尙智走還平陽，平陽隨破，西河王被害，尙智走保泥山。汪宗友遽奏懋德棄河不守，奉旨解任聽勸，使郭景昌代任。甲申正月，賊轉掠河東，陳尙智叛降於賊，列城皆陷。新撫郭景昌觀望不前，懋德方召屬官，約盟誓師固守，而罷官命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晦日，賊遊騎至太原，傳牌招諭，懋德斬其人，碎其牌。二月五日，自成抵城下，部將牛勇、朱孔訓等出戰，死之。六日，自成親督衆攻城，所調陽和兵首降賊。七日，風沙大作，拔木晝晦。部將張雄縋城出降，語其黨曰：「城中火益火藥，皆在東南樓；俟我下，卽焚樓。」夜中火起，風轉烈，守者皆驚竄，賊遂登城。懋德出遺疏授知縣賈某，謂中軍副總兵應時盛曰：「吾學道有年，勘破生死，今日吾致命時也。」麾下持之，時盛扶懋德上馬，卽死。〔疑有闕文〕且下城巷戰，乃持矛翼懋德突戰，殺賊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諸君自去，不可陷我於不義。」衆復推之上馬，至水西門，復下馬據地坐；時盛已出城，遠顧不見懋德，立殺其妻子，復斫門入告懋德曰：「今請與公同死。」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身輕不絕，時盛脫甲加其肩，而與從騎皆刎於旁。賊恨懋德不降，親驗其屍，以刀斷頸而去。

周遇吉號萃庵，錦州人，勇而善射，性慈仁，得人死力。幼時爲敵所掠，崇禎初，與所娶蒙古

婦劉氏自拔來歸，始授把總，積邊功至京營參將。京營將多勛戚中官子弟，見遇吉質魯，意輕之。遇吉日：「公等皆執袴子，豈足當大敵？何不於無事時，膽勇爲異日用，而坐糜廩祿爲？」同輩皆目笑之。

歲丙子，都城被兵，從尙書張鳳翼血戰有功，進副將。冬從孫應元勦賊河南，戰光山，固始皆大捷。明年班師，再進秩。己卯秋，復受命勦賊，破安世王於浙川，降其全部。從楊嗣昌扼張獻忠於槐樹關，又扼之化石街草店，賊聞其名，不敢犯。明年，與孫應元大破羅汝才於豐邑坪。又明年，與黃得功追破賊於鳳陽。已而旋師，討土寇於壽張，追至東平，連戰擒其魁李青山，屢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壬午冬，代許定國爲山西總兵官，開鎮寧武。遇吉在鎮，汰老弱，練勇，繕甲仗，日夜爲戰備守。劉夫人亦雄健，便弓馬；又招胡婦之多力善射者，至三百餘人，擇麾下健兒事之，別爲一隊。平日恣其所欲，必遇戰急，方用以衝堅陷銳，敵甚憚之。

癸未，李自成陷全陝，遇吉以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欲分兵扼其上流，而以下流屬之。巡撫蔡懋德乃請濟師於朝，朝廷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援。甲申正月，遇吉使通防河，會平陽守將已降賊，諷通還鎮說降。遇吉大怨，責之曰：「爾統兵二千，不能殺賊以報朝廷，反爲賊作說客耶？」立斬之，傳首京師。太原告急，遇吉勒兵往救，賊又使遇吉所親某以書來招。

復斬之。進至石嶺關，聞太原已陷，賊先驅將至，卽伏兵忻口截之，殲賊數千而還。聚衆謀曰：「逆賊屢勝而驕，我悉精兵據險伺隙，兇鋒可挫；若縱使入險，而嬰城自守，此坐困之道也。」僉事王胤懋，同知吳鉉，疑遇吉欲通賊，固止之；又陰令百姓築土塞門，以沮其行。賊覘官兵不出，喜曰：「此天助也。」卽自陽方口入，分兵六道趨城。遇吉與麾下楊光隆等分門而守，晝夜苦戰；賊梯，則碎其梯；賊穴，則燒其穴；城已崩矣，囊土復完。相持三日，殺其驍將四，羣賊死者無算。又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急下閘，殺數千人。自成懼欲退，或教以分番迭進，官軍力盡。俄而光隆中礮死，守陴者驚散，東關失守；遇吉督親兵巷戰，往來馳突，賊辟易不敢進。復使騎招之，遇吉曰：「退兵十里，我當出。」賊許之。乃從角樓絕下，大呼曰：「周都督來也。」至演武場，自成起揖曰：「大同督撫一席，頗以累公。」遇吉罵曰：「瞎賊，我豈受僞官者？今來求一死，光而且明。乘城殺賊，皆我將令，與士民無與耳！」賊脅以刃，罵聲愈厲，遂被礮。將士及百姓聞之，益憤痛；人自爲鬪，家自爲戰，四面奮擊。劉夫人率諸胡婦控弦升屋，矢無虛發，復殺賊無算，血流有聲，遇吉步兵亦略盡。劉夫人矢竭，縱火自焚，諸胡婦及婢僕赴火死，無一人苟免者。王僉事、吳同知被執，亦不屈而死。是役也，賊喪精銳數萬，自成歎曰：「使守土者更有周都督幾人，我事殆不濟矣！不若且回陝西，相機而動。」適姜壤降表至，自成大喜，俄而宣府總兵王永

蔭表亦至，賊遂盡屠寧武遺民而北。

論曰：「闖當癸甲之間，所憚者，在奏副孫督師，在晉則周都督，督師不敗，潼關不破；賊不得潼關，敢越河而窺晉乎？都督不死，寧武不陷，寧武全，賊雖得太原，能出三關而犯宣大乎？督師之敗，以朝廷趨戰，全軍一擲。都督之死，以王僉事沮其出戰，坐困孤城，嗚呼！昔人言：「耕則問奴，織則問婢，闖以外將軍制之。」乃一則欲守而不得守，一則欲戰而不得戰，以致金湯失險，干城同殉，國家大事，從茲而去，是誰之咎哉？蔡忠襄之死，與周都督相類；然提三千弱卒，往來奔命於二千五百餘里之間，卽不歸太原，勢必不支，非寧武比。獨汪宗友者，始以羽書招之，旋以不守河勃之；至福王時，猶以不守河爲失策，賜諡賜祭葬而不予賜廕，尤可歎耳。忠襄既解任，仍以死殉，視已受命而徘徊河上者何如？若都督之見賊，意在保全百姓，而百姓愈樂爲之死，忠義之感人如是哉？被磔後，材官張某哀其骸而葬之東門之外。至今寧武士民過其地者，莫不爲之流涕焉。諡曰忠武，又奚愧焉？」

糧，以衛桑梓。當是時四方雲擾，賊衆往來颺忽，秦地幾無堅壘，獨二縣之民安居無恐者，兩人力也。已而西安陷，郡縣皆從賊，自成僞行仁義，脅用才望之士，以收人心。先遣兵劫源溥至西安，見其修髯方面，儀觀偉甚，特起加禮，欲重用之。源溥曰：「吾縱不能起兵恢復，終不與諸逆俱生。」因說自成以逆天不祥，宜翻然改悔，歸命天子，立功自贖，可致封侯。詞氣懇切，賊不忍殺，縱之歸。又遣兵至涇陽脅徵，徵聞之，引佩刀坐於門曰：「賊使至，我必以頸血濺之。」子永春跪請曰：「大人毋自苦，兒今走西安請死，以代大人。」徵曰：「若代吾死，死孝；我誓自死，死忠；各行其志可也。」遂絕粒不食。越五日，永春得釋歸，跪進湯餌，徵曰：「子之於父，當成其志。」卒揮去，不食而歿。邑人私謚曰「端節先生。」

源溥字涵一，起家進士；崇禎初，官河東兵備，遷寧武參政，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罷歸。其在河東時，屢與諸將擒殺賊魁；及歸自西安，謀東走蒲州，收召舊旅；又欲奔西寧，結羌戎以圖恢復；而賊關防甚密，終不得去。每憤激歎，形之吟咏，有「百二山河尚可全，八千子弟今何在？」之句，賊聞而惡之，復執之西安。至之日，賊大宴關中縉紳，出秦府金銀器皿分與之，謂曰：「餉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軍需。」且令左右露刃脅之，皆戰慄署諾惟謹。次至源溥，源溥張髯瞑目，以筆擲自成曰：「瞎賊，吾安得金！且汝不聞王嘉胤，紫金梁之事乎？」

我殲渠時，汝始爲賊鏗草掃馬矢耳！』自成大怒，立磔之。

徵字良甫，一字葵心。時有邱東周者，立刺自成，不克而死。而源溥之兄源清，字湛一，葵心之友，袁養和亦以拒召絕粒而死。其遁入山者，涇陽則兵備楊國柱，舉人周惇；三原則舉人周昌祚。

秦晉宗人

明太祖二十六子，馬后生者五：長懿文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次周王。太祖封成祖於燕，封周王於汴，據元宋舊都；而王二王於西北，秦關百二，晉表山河，豈不屹然長城萬里，周之魯衛哉！而已。二王早薨，成祖入繼，三國嗣王，誼屬猶子，本支百世，與國同休矣。迨崇禎之末，大盜橫行，屠陷城邑，獨周王恭枋出庫金數十萬，募兵扼賊。河決後，薨於彰德。至於秦晉後王，甘心屈辱，兩國宗人，亦皆束手待斃，未聞有以一矢加賊，與天子分憂急難，而抗節死義者，尤不多見也。意者王人之子孫，狃於富貴，故能自振拔者少歟？抑亦靖難之後，前車是鑒，強幹弱枝，積漸之勢使然歟？

西安之陷，秦王降賊，中尉誼杲泣曰：『吾不忍見宗國之亡，國主之辱也。我不死，且愧張

長史，徐旗官。』賦詩三章，自投於井——張長史尙綱，旗官徐應魁也——誼杲之外，不食死者，中尉存樞；自縊者，中尉誼糾之子存柘；於是秦宗室有三烈焉。太原之陷，晉王降賊；宗室死義者六人：府學生員霞，霞父慎鉦，王府審理慎鏞，逸其名者，曰小二，曰長安，又有敏口者，任通判時在龍門，聞變，知其父必不免，輒爲位，斬衰哭奠畢，望闕再拜，自縊死。餘未有聞焉！而其後賊臣韓文銓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悉殺之。叛將陳永福在太原，恐宗人爲變，閉門搜捕，得千餘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嗟乎，是真不幸生帝王家爾！

善夫，顧寧人之言曰：『自古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本朝者。有周用人，必先同姓；漢唐猜忌骨肉，然劉氏李氏之任宰相官中書者多有矣。獨本朝庸疏舍戚，既不得筮仕爲吏，又限之國城，若無罪而受拘。故不肖者怙侈放僻，以爲民患；而賢者亦第謹身寡過，安於象養。舉天下之宗，無一人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來遠人之侮。卒之幹折枝摧，一時同盡。嗚呼，是亦後王之大戒已！』

野史氏曰：『明萬歷中宗人之文秀，莫盛於秦。有七子者善爲詩，崇禎末，六子已逝，而子斗先生誼糾獨年至八十；後其子存柘殉節，十餘年乃卒。余嘗至西安，猶及見子斗先生，然求所謂青門七子合集，已不可得；而三烈之名，世爭傳之；然則士之所重，固在彼而不在此乎？抑

余又聞太原之陷也，中尉長安之母語長安曰：「宗室家終難與賊並立，毋徒取辱。」遂母子同殉。及觀賊臣屠滅晉宗，益嘆死難諸人，非獨節之高也，其揆事尤明且決哉！」

獻忠屠蜀

黃虎之窺蜀屢矣，而未嘗得志。至癸未，自成入秦，黃虎獨據湖北，見梁楚殘破，不足久留，乃復溯江西寇。初，夔府設十三隘以捍盜，自劉士奇撫川，患餉不足，漸撤其兵，故賊得乘其無備。士奇在重慶，聞夔州陷，檄參將會英屯涪江扼水路，副將趙榮貴駐梁山扼陸路，而重兵據銅鑼峽以守城。賊先擊走兩路兵，舟師直向峽口，別令騎兵入山徑，襲破江津縣，掠其舟，從上流鼓噪而下，守峽兵立潰。時新撫龍文光方至順慶，將士多往參謁，比返，則賊已奪佛圖關矣。甲申五月，賊陷重慶，士奇及端王皆被執，黃虎降階而迎，謂曰：「我兵強於闖，殿下畏闖而去，漢中獨不畏我而去重慶，豈非命乎？」將磔之而屠其民，赤日中忽雷電交作，晦冥咫尺不見，黃虎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礮向上叢擊，俄而晴，遂併士奇殺之。百姓但斫右手，有因欲以左代，而兩手並去者。

七月，賊進寇成都，新撫自順慶往救，方出城，順慶即降賊。賊留殷承祚守之，而令卒僞爲

順慶兵，隨文光先入省城。賊至城陷，文光死之。蜀王及妃嬪皆自盡。世子被執，賊封爲太平公。悉驅百姓於中口，將縱騎蹂之。天忽尾垂一物如龍尾，黃虎喜，以爲瑞。賊將汪兆齡亦固諫，乃釋去。其年賊建號大西，又自稱秦王，改元義武，置官屬，以嚴錫命爲丞相，分兵掠地，川中郡邑皆從之。

黃虎爲人，其性特異，恆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殺，卽悒悒不樂。旣據蜀，先召地方官率鄉紳召見，至則殺之；間有授僞職，不久亦輒見殺。前縣令吳繼善降賊，授僞官，一日爲賊寫祭天文，其紙中接，賊見之，怒曰：「若不欲我一統乎？」立劓之。降盜江鼎鎮復歸賊，授禮部尙書，後值迎春，黃虎問春入何門？江曰：「入東門。」賊國號西，聞言東，佛然曰：「是何出典？」江猶未悟，漫應曰：「出大明會典。」虎大怒，責一百棍，江有故人爲代受五十。翼日，飛騎收此兩人，並家屬悉斬之。一紳已從賊，爲惡奴所誣，自知不免，乞一言而死，賊笑曰：「若何言欲良死耳。我自無法。」仆之地，滾以石軸，立成肉泥。又開科進士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餘，弓馬絕倫；羣賊咸賀得士，請圖其像，傳播遠方。賊大喜，賜張甲第一區，美女金帛，家丁二十人。己而黃虎坐朝，僞官奏狀元入見，忽嘖蹙曰：「我心實愛渠，但畏見其面，速斬之！」須臾張首至，又傳令將張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悉處死。禁民間畜馬，及試武生而

無馬，則擇營馬極孱劣者給之，俟其既乘，卽令兵士發喊放礮，馬驚人墜，宛轉塵埃，賊撫掌笑樂。畜羣焚，遇朝會，僞官拜伏，輒縱焚下殿，爲所鯁者，謂有異志，卽嚮以食焚，名曰天殺。嚴錫命爲賊心腹，條陳甚多，嘗言：『陛下繼嗣不廣，皆由兵間所採女子，不足以配聖德；今有故相陳某女，德才貌俱全，可正坤位。』賊於是強委禽焉。忽一日出示曰：『陳娘娘欲齊僧，大僧十兩，小僧六兩；銀用黃封櫃，昇貯大慈寺。』諸僧大喜，遠近雲集；市井無賴小兒，多求僧剃髮，暫爲沙彌，得銀許以半謝。至期，入寺領銀者近萬人。賊閉寺門，每十僧貫以一索，引去駢斬之。闖賊敗還，思侵蜀以自廣，屢遣兵攻順慶，黃虎目出禦之，矢利廉得，諸生有通表於闖者，由是發怒，命州縣教官率生監來省考試，教官之妻亦學生監之妻來省點檢。既至，聚之大慈寺，照牌點名，驅至西城外青羊宮坑之，共一萬七千餘人，所棄筆硯如邱塚。先後所殺紳士，其家屬得生者，皆發娼院，已復並娼優殺之。指官兵爲毛賊，擒得非烹卽副；官吏被擒者，目爲臟胚，叱剝皮，頃刻而盡，全皮俱下，稍與肉黏附，使謂剝不如法，卽縛剝人之人，令善剝者剝之，其虐戾如此！

四方郡邑初懼加兵，故賊號令所至，爭先送款；旣而不勝其虐，於是王祥起遵義，楊展起健爲，曹勛起黎州，各據地自保。而前大學士王應熊亦聚衆起義，縞素誓師，傳檄討賊；袁韜、武大定等皆以其兵反正。前守道馬乾德自達州起兵，逐賊將劉廷奉，迎會英入據重慶；英以書

招殷承祚，其使爲邏者所獲，黃虎令斷一玉，去一目一耳，割半鼻半脣，給令箭往諭，承祚大懼，卽舉順慶降英。乙酉二月，黃虎使養子劉文秀攻之，爲英所破，僅以身免。

賊初志在帝蜀，雖好殺，猶時有所縱舍；及兵出屢敗，列城多叛，謀下荆吳，又憚英爲阻，益憤恨，攘袂瞋目，以咀嚙蜀人爲事。先殺武弁，次及僧道，箠卜醫生工匠皆盡。尤忌朱姓，知蜀府宗支多在灌縣，圍而屠之，蜀世子亦被害。賊先欲屠保寧，僧破山爲之請，賊方進狗肉，謂僧曰：「噉此卽從汝。」破山曰：「老僧救百萬生靈，何惜如來一戒？」爲啖數齋，保寧由是得全。至是仍令守將盡屠其民，毀城而還。自入秋以後，悉聚其兵於成都，日遣一將出屠諸郡邑，並及村聚。嘗登高四望，有兵過而炊煙在者，將吏必死。其下爭以多殺爲功，首級重不可舉，男子割勢，婦人各取陰肉，或割乳頭，驗功之所，積成坵阜。又用法移錦江，涸其流，穿數仞，實以精金及他珍寶累萬萬，下土石築之，然後決隄放水，名曰銅金。

順治三年春，肅王西討，黃虎迎於平陽關，敗還。有曼仙者，本楚府樂戶，被掠，其儕瓊枝不辱而死，曼仙刻意奉迎，黃虎嬖之，攜入蜀，屢欲圖賊，不得間。及黃虎自平陽敗還，竟忽不樂，曼仙乃奉毒酒，清歌以侑，黃虎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曼仙不能卻，立飲而斃。賊覺其情，念成都百姓必多因敗圖之者，夜寢必數遷其處；又選親信左右千人，號鬪事小兒，身易服雜

其間。夜出周行街巷，聽人私語，犯忌諱者，以白聖識門，黎明而收者至。偶聞俚語云：「張家長，李家短。」喜曰：「此吾家獨霸之識也。」未幾，卒盡屠之。而益發兵四出，窮搜荒僻，逢人輒殺，如是者復半載。

一日，賊獨坐食饅首，忽千萬手自空來奪；又聞樂奏虛室，就視皆無頭女子；未及黃昏，城中鬼語啾啾，賊衆或孤身夜出，鬼輒擊之。賊惡其不祥，出居東園。東園者，蜀外府外園，有梨花數十本，皆二三百年物，每歲三月，都人士羣遊其間。賊至即伐木關馳道，練兵其處，至是而徙居焉。賊衆之樵採者，反入城拆民房爲薪。八月，賊毀成都，焚蜀府宮殿，及未盡民房，火不能燬者，聚薪發礮，必裂碎之而後已。成都有大小城，相傳張儀所築，劉先主復修之；甃以巨石，貫以鐵絙，雄壯甲天下，宮室之盛，擬於京師；一旦變成瓦礫，於是成都四面方千餘里，百物皆盡，空如沙漠。黃虎嘗過梓潼七曲山，自謂文昌子孫，宜王蜀，追尊文昌爲始祖高皇帝，製詩刻石。又自言嘗見天神語之曰：「天以百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因續一句云：「鬼神明明，自去思忖。」令刻於石，名聖諭碑。有道人諛之曰：「陛下卽天神，終當遺棄一切，仍歸上界。」黃虎大悅；乃盡殺其妻妾；一子尙幼，亦撲殺之。而謂孫可望曰：「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爲人所擒；汝終爲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天意未必遽絕；吾死，爾急歸明，毋爲不義。」遂分其兵爲四：

屬可望及李、劉、艾三養子，棄成都北出。

九月，賊屠順慶，進屯西充，大治舟楫，將悉殺川兵而入楚；諸將中惟劉進忠收川兵最衆，懼而來降。肅王自保寧進兵，使大將雅布蘭與進忠輕騎覘賊，直造營門，僅隔一河。黃虎初不爲備，聞兵至，猶以爲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將臨河視之。進忠望見，指曰：「此八大王也。」賊方抽矢，雅布蘭直前射之，洞胸墜馬，王師大呼曰：「獻賊死矣！」急渡河追殺，賊衆以錦褥裹尸，埋於僻處而遁。王師求得，發而斬之，梟其首於成都。厥後埋尸之處生異草，觸之者輒生大疽，或致死；又有黑虎白晝噬人，人不敢過其地。

賊潰兵過重慶，襲殺曾英，旋棄去，王應熊入據之。其明年，王師至，應熊走死。未幾，明宗室朱容藩來寇，王師退屯保寧成都者，亦驅殘民千餘北去，至綿州，復盡殺之，成都之人竟無遺種。已而朝議以四川荒索，饋餉難繼，並撤保寧順慶之兵。明桂王乃使楊喬然爲巡撫，大學士呂大器爲總督，統馭諸將，代王應熊。時兵荒累年，百姓存者百無一二，或久竄山谷，變爲野人，舉體生毛，能手格猛獸，擘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若鳥隼。所在蒿萊滿目，狼虎成羣；有張懋賞者，主僕八人，至榮昌蒞任，入城四顧無人，日未暮，羣虎突出，八人之中，攫食其五焉！

川中諸將

王師既撤，明川中諸將各分地自守；雅川曹勛，嘉定楊展，遵義王祥，重慶袁韜，涪江，雲陽，則曾英，養子李占春，及于大海，其餘趙榮貴，朱化龍，侯天錫，馬應試，分屯龍安，茂州，永寧，蘆衛等處；巫山，萬縣，則譚誼兄弟據焉。而朱容藩既挫，王師還屯夔州，兵最強；呂大器徒擁空名，不能制也。已而容藩謀據蜀，自王先改忠州爲大定府，順治五年夏，遂自稱吳王。鑄侯將軍等印，徧給在川文武，罕有應者；獨于大海往，僞封靖南侯。降賊舊官張京責其貢獻，大海唯唯；比入謁，高唱進寶，僞鴻臚問曰：「何寶？」大海徐答曰：「奇貨駱駝。」蓋容藩面復曲背，故以相諛也。楊喬然與呂大器乘衆心不服，檄諸將共誅滅之。未幾，大器病亡，卽以楊喬然爲總督。

楊展在嘉定，據有川西南州縣，又能識寶藏氣，所至得窖金，荒亂中用以賑濟，故袁韜及李乾德，武大定皆歸之。後與王祥構禍相攻，馬侯二師皆助祥，展使其子破蘆衛，殺馬應試，進攻天錫於永寧，王祥來救，展兵大敗，由是威名日損。又性驕矜，衆漸不悅，韜等遂襲殺展而分其地。王祥者，王應熊部將，頗矜名節，歲必通使廣西貢獻。其妻尙祖警敏有權略，選健婦數千，皆男扮，別爲一隊。七年，祥爲孫可望所破，自刎死。尙祖更不盛妝，南向叩頭，又拜其夫死處，旣

投纜，猶以手招左右曰：『扣寬不得絕，可緊之。』如其言而盡。

可望既克遵義，進攻嘉定，李乾德死之；袁韜，武大定皆迎降；曹勛亦棄雅州，與化龍、天錫俱西走，不知所終。李于二師久屯涪雲，可望屢使招之，兩人怒曰：『彼殺我父，幽我君，而我從之，不忠不孝，與禽獸何異？』立斬其使。及賊兵至，占春力戰七日不能支，與大海率流民走楚中路，食盡，流民咸怨，占春不勝憤激，中夜呼酒，對妻子痛飲爲別，單騎遁入華山爲道士。大海以其衆歸朝廷。九年，王師破保寧，斬趙榮貴。十五年，復重慶，喬然伏毒死。其年秋，王師南討譚誼，乘虛攻順慶，不能克；未幾，誼及其弟弘殺譚文來降。有明故臣遺寇始盡，四川遂平。

沙定洲之亂

沙定洲，臨安王弄土司也。其父沙源，驍勇有將略，數從征討有功，時號沙兵。王弄與阿迷州接壤，其土官普民升者，定洲內親也。民升嬖江右范姓妓名綵雲，生一子名服遠。范氏狡而勇，崇禎間，挾制民升，導之攻劫，遠近苦之。已而民升死，范氏獨據阿迷，年長矣。一日，突至王弄劫定洲曰：『惟爾可與我爲夫婦。』定洲以有妻告，范曰：『呼來，我自語之。』定洲妻至，范輒揮刀斷其首，顧定洲曰：『今不可以生同室死同穴乎？』遂夫之。定洲之年與服遠相若也，復

嬖范氏，用爲謀主，范氏先教定洲告訐諸土司，以兵掠之，沐天波不能制。國變後，謂定洲曰：「是可取而代也。」使誘武定土司吾必魁作亂，欲俟天波來調兵，因以伺間襲省城，定洲從其計。必魁果借行鹽加稅爲名，興兵破楚雄，聲言：「已無朱皇帝，安有沐國公？」天波發兵討之，檄蒙自二千，定洲以五千往，至雲南，則必魁已就擒，定洲失望。時有于錫朋者，用事沐府中，所爲多不法；沐氏家奴懷怨者，聞定洲有陰謀，許爲內應。定洲乃託言入辭，乘不備，夫婦拔刀升堂，格殺數十人；諸奴應於內，沙兵集於外，天波跟踉走楚雄，女妻及二弟皆被殺。

天波既遁，范氏又教定洲劫巡撫吳兆元，使其題言「天波反，定洲討平之，宜以代鎮雲南。」兆元不可，則拘而奪其印。又詭草祿豐在籍尙書王錫袞上永明王口執錫袞至，以稿示之，錫袞大恨，愬上帝祈死，越數日竟卒。定洲於是遂行府事，發兵攻楚雄，天波再走永昌。沐氏世鎮雲南，府藏盈積，佛頂石、青箭頭、丹砂、落紅、琥珀、馬蹄、赤金皆裝以篋，篋皆百斤，藏以高版板庫五十篋，共二百五十餘庫；他珍寶不可勝計。定洲運入本峒，累月不絕。當是時，孫可望等休兵貴陽，方圖雲南，聞之駭曰：「此皆我囊中物也。」起兵兼程而進。丁亥四月，四養子兵入雲南，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仇，所過城邑有不下者，輒攻屠之。定洲力攻楚雄，聞之，歛兵而還，李定國邀擊之於蛇花口，定洲大敗，遁還阿迷，不敢出。

可望等至省城，兆元迎之入，執諸叛奴戮之。進徇迤西諸郡，得揚畏知，使作書招天波；天波使其子忠顯至軍，覘可望意，可望厚禮之，發二十騎送之歸，而潛兵隨其後，先奪瀾滄橋。忠顯歸見其父，二十騎中有兩人歷階而上，忠顯視之驚曰：「此李劉二將軍也。」遂劫天波還雲南，車裂于錫朋以謝國人。己丑夏，李定國征阿迷，憚其險，已還師，定洲聞兵退，與范氏出過其妹塔湯嘉兵砦；定國覘知，還兵襲之，執其夫婦。李兵初聞范氏嬖於二夫，疑必辰羸夏姬之流，及獻俘，魁墨奇醜，無不大笑。械至雲南，夫婦竟同磔於市。

老神仙

張獻忠掠河南，俘一男子，自言有禁方能活人，賊姑置軍中，未之信也。獻忠性殘暴，每以大槌撻左右至死，既死而悔，偶憶男子言，使治，果立愈，始寵異焉。獻忠在長沙，一日忽下令曰：「一人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萬，累爲臺，高幾千尺，令將士執弓矢環其下，曰：「吾有呼，卽全軍皆呼。」而召男子登之。男子登未半，股慄欲止，視臺下皆引滿相擬，大懼，遂造於巔；於是獻忠揖而呼曰：「老神仙。」將士數十萬齊聲曰：「老神仙，老神仙。」聲殷然動山谷。自此軍中皆稱爲老神仙云。老神仙者鄧州人，姓陳名士慶，少慕神仙術，遍遊名山無所遇，後至終南，見

老人簪冠羽衣，瞑坐石上峒中，士慶疑非常人，再拜自陳，求爲弟子。久之，老人拭目徐視曰：「若豈神仙中人，去毋溷我！」士慶跪拜者累日，每飢則往山下乞食，老人乃與一物如飴，食之，腹中氣蒸蒸然，遂不復飢。士慶愈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出書一卷授之，始拜受而退。視其書多不省，唯末四頁頗能識之，則禁方也。歸過洛陽，有富家女秋千墜地而折足，募能愈之者，予百金，試以其方治之，果愈，待金以歸。時盜賊蠭起，父母疑子素無賴，在外久，必從賊得金。士慶出書自明，父方怒，投之火，急起於取，止存末四紙而已。士慶初匿其姓名，後蜀文士劉涪與之善，許爲作傳，始爲灌述之如此。

其在賊中，所全活甚衆，獻忠嬖楚府宮人老脚，偶以暴怒，引刀刺之，洞腹潰腸，召士慶使治，士慶曰：「嘻，烏有人腸離體而可復活者？然大王有命，不敢違。」昇置木扉，以清水滌之，納其腸胃，線紉而敷以藥，老脚越宿而呻吟，三日而思飲食，五日而起，坐，不十日而仍侍左右矣。孫可望殺一愛妾，士慶度其必悔，卽持去治之如老脚，衾裏置車中，閱數日，見可望曰：「前夜將軍何自殺所愛乎？」可望撫膺嘆曰：「悔不求君治。」士慶曰：「毋過傷，吾今適得一美人，願以奉將軍。」令人持車至，啓衾出之，則前所殺妾也。視其項，紅痕環如縷，美麗乃倍於平時。白文選與官軍戰，礮中其頸，瀕死，士慶曰：「傷重矣，我無子，彼能父我而養我以終身，當活之。」

然彼素反覆，書券來。『白卽書契券如其言。乃以藥殭其痛處，鋸去傷骨，殺犬取脛骨，如其長合之，敷以藥；閱三日而文選馳騎入官軍，斬發敵者，以首歸。其奇驗多類此。獻忠死，士慶遨遊諸將間，年老矣，猶日飲酒數斗，御數女，人或求其術，輒曰：『此非吾所能傳，有司之者。』後卒從文選投誠，而病死於騰越。

論曰：『余覽世所傳老神仙事，洵奇怪，古方技中不多見也。惜爲賊用，弗以其術活一忠義士。』既又聞降將王安言：『在賊中嘗從老神仙求藥，見其從羣婦人剽取陰上肉方寸許，雜以藥，投爐中熬之，須臾火起，光滿一室，其火著物不燃。久之，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熄。』若然，是其術非作賊者不忍試，且無由試也，曷足尙哉？』

卷下

桂王上

明永明王由榔，神宗之孫也。崇禎末，隨父桂王避賊梧州。及南京浙閩相繼覆滅，其時桂王已薨，於是廣中督撫丁魁楚、瞿式耜迎永明王肇慶，稱監國。唐王之弟聿錡在羊城，聞之，使陳邦彥來約和。永明王召其下，問和與戰孰便？邦彥因進說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何和之有？然外患方興，奈何尋蹤譚尙？爲今計，不若早正大位，以一人心。」魁楚然之，遂以順治三年十月僭號，改元永歷；遣彭耀往諭廣州，比至，聿錡已稱帝，執耀殺之。獵月，命瞿式耜東討聿錡，前部林佳鼎輕進敗沒，丁亥正月，王師克羊城，乘勝而西，永明王走梧州，丁魁楚爲李成棟所誘，死於藤江。是月，肇慶破，瞿式耜以永明王奔桂林。二月，太監王坤勸永明王入楚，永明王從之，出駐全州，留式耜守桂林。三月，李成棟襲桂林，式耜與總兵焦璉力戰拒之，王師不能克。四月，武岡守將劉承胤以永明王如武岡，李成棟復攻桂林，弗克。八月，定南王兵渡洞庭，何騰蛟戰敗，自長沙南奔，永州守將曹志建亦棄永州走鎮峽。王師進駐湘潭，尙王從東路渡江攻燕

子窩，總兵陳士明等迎降。耿王別率兵趨湖西，破郝永忠，從寶慶直抵武岡。劉承胤見事急，乃僞降，密使副將謝復榮以永明王奔古尼，追兵迫，復榮以五百人斷後，皆死焉。九月，王師進攻沅州，守將張壁先棄城走。永明王復自古尼走柳州，道阻，還次象州，資用乏絕，從臣狼狽，皆以青布裹頭，漸欲散去；會王師於全州失利，撤兵北去，始得復還桂林。

戊子正月，金聲桓南叛，永明王命何騰蛟出全州，焦璉出平樂，郝永忠屯永安，窺長沙以應之。二月，永忠兵潰還，夜半，劫永明王於寢，裸而置之城外，大掠而去。時事起倉卒，嚴起恆，馬吉翔輩覓布袍竹轎，奉永明王遠遁，遇水濡足，逢山扳樹，逾旬始得口南寧。式耜被劫登舟，適遇總兵周金湯，熊兆佐自楚至，始得脫還桂林。已而騰蛟聞變，與焦璉先後引兵歸，王師乘亂攻之，不能克。三月，李成棟及布政袁彭年劫修總督以廣州南叛，使至南寧，永明王大喜，欲還肇慶。瞿式耜上言：「宜且歸桂林，或暫駐梧州，不宜委身新附，使太阿倒持。」不聽。閏六月，永明王發南寧，過潯州，守將陳邦傳欲爲亂，以石碎蕭琦舟，殺之。永明王脫走，八月朔日，方至肇慶。成棟來迎，封惠國公，遷修養甲於梧州，而使張善襲殺之於路。養甲行至楊柳沙，方與客夜弈，聞善至，按槍鎗口，殺十數人。善厲聲曰：「公差矣，公所殺宗室諸王忠臣義士，以百千計，一死不足償，乃吝惜若此耶？」養甲赴水，善擒得之，遂被磔於江中。

當是時連得二省，兵勢驟張，士人雲集，其已仕者，不曰迎鑾，即曰扈駕；而未仕者，亦詭稱原仕以求用。袁彭年初降本朝，授廣東提學，嘗出示云：『金綫垂辮，斯興朝之雅制；博帶峨冠，乃亡國之陋規。』至是自謂反正功第一，欲專朝政。成棟東出，留養子元胤助守，彭年知其寡識，於是崇以禮貌，屬以大權，挑其喜怒，以作威福；兩人之門，晨夕如市。肇慶士庶，乃作假山圖，五虎號以譏之。元胤本賈代子，故畫假山一座，下列朝臣累百：有以頭戴之者，有以手挾之者，有以杖支之者，有以肩背任之者，或仰而望，或傾而聽，或指而有言，或跪而起拜，或懼而退避；山頂黑氣蒙昧，直接雲端。五虎者：劉湘客爲虎皮，蒙正發爲虎爪，金堡爲虎牙，丁時魁爲虎尾，而彭年尤橫，爲頭。嘗論事王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東國以鐵騎五千席捲而西，君臣之義安在？』王默然變色。行在諸臣亦皆惡之，而心憚元胤，不敢發。

十月，李成棟攻贛州，敗績。臘月，何騰蛟會兵湘潭，使馬進忠救南昌。己丑正月，進忠兵潰，烏金王襲湘潭，執何騰蛟。二月，李成棟復出攻贛州，兵敗，溺水而死。先是肇慶又得吳三桂密奏，羣下咸謂中興可望，坐致益復泄沓；惟借考選考貢，朝夕納賄。王皇親新教梨園子弟班成，文武諸臣，無日不會，酣歌恆舞。瞿式耜在桂林，累次上書，言：『宜君臣宵旰，肅官常，作士氣，以圖恢復。』莫有以爲意者。及各路敗書踵至，中外震駭，束手無策。式耜知事不可爲，於是築室

仿虞山東臯水竹之勝，顏曰『小東臯。』與游客賦詩飲酒，不復談經濟矣。

成棟既敗，永明王使其將杜允和代守羊城。庚寅正月，平南王兵踰梅嶺，破南雄韶州，王留李元胤守肇慶，而身奔梧州。吳貞毓、郭子奇等乃敢劾五虎罪。王以彭年有反正功，削籍免議；餘四虎皆下獄。堡與時魁誦戍，湘客正發配贖。是月，王師進攻廣州，廣城東南距珠江北有三里坊，人馬不可站立，惟城西一帶皆小麓，爲兵衝，杜允和列兵堅守，平南王攻之，不能克。是月，羅南生起兵延平，奉德化王慈暉爲主，攻陷大田、龍溪等縣。四月，定南王破全州，守將吳一清退保榕江。是時永明王舟居於梧，猶行考選。中秋節，嚴起恆書『水殿』二字，製一牌坊，送至王舟，率羣下上表稱賀。九月，靖南王定延平，斬慈暉，降羅南生，引兵會攻廣州；西城守將范承恩因小憤開門降，允和遁入海，袁彭年時以被黜居廣，復投誠。十一月，定南王克肇慶，誅李元胤，進破嚴關，桂林兵潰，式耜賦絕命詩曰：『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城破，與張同斃皆死之。

永明王復走南寧。是歲，孫可望使楊畏知至梧州貢獻，求封秦王，嚴起恆以非祖制，堅執不許；畏知因留粵不歸。辛卯正月，可望託言入衛，遣兵至南寧，殺起恆及與議阻封者十九人，執楊畏知歸滇，畏知罵賊而死。其年冬，南寧破，永明王將走鎮安，會李定國兵出靖州，將迎永

明王孫可望心忌定國，順治九年三月，使其黨鄭國遷永明王於安隆。

桂王中

永明既遷，改安隆爲安龍府；孫可望使人監之，所供奉皆造冊呈報，內開：「皇帝一員，月支米若干，太子一口，宮眷八口，月支米若干。」聞者莫不怪嘆。己而可望至安龍入見，將圖不軌。王所居宮旁有古井，壓以巨石，上刻符篆，相傳張三丰鎖孽龍於宮，可望發而視之，水忽湧出，可望驚走。媚賊者曰：「此龍來朝王，王呼免朝，水當退。」可望且呼且走，而水來益急，幾沒可望膝。乃傳永明王命呼之，水立退，邪謀由是頓息。

其年夏，李定國破沅靖。武岡三州總兵張國柱敗沒。定國進攻全州，先使其將張勝統精騎趨嚴關；七月，王師敗於驛江湖，定南王急發兵往救，而張勝已扼關口不得出，全州遂陷。定國至，大戰關下，王師破其象陣；定國斬其象奴，勒兵再戰，士皆殊死鬪，象亦直前衝突，王師大敗，桂林陷，定南王死之。定國已得桂林，使高文貴爲前鋒，乘勝而東，永州、衡州皆不守。又潛兵破吉安，吳楚震動。朝廷命敬謹親王尼堪將十萬衆拒之，戰於衡州城下，相持四晝夜，定國敗走，而敬謹親王爲交鎗所中，歿於陣，王師復卻；定國亦力竭，退屯武岡。

是秋孫可望亦出兵陷辰州，又使劉文秀寇蜀，文秀恃勝輕進，圍吳三桂於保寧，其將士復臣諫不聽。有黑煞神者，別屯城西，三桂覘其無備，先使戍兵挑之下山，而以鐵騎蹂之，黑煞神敗沒。復臣兵屯其後，亦戰死。文秀撤兵而遁。可望恥兩路無功，功名獨歸定國，責文秀復諫取敗，假永明命落職閑住。癸巳春，可望悉師入楚，欲就定國，定國避入梧州，可望追之，道遇王師，驟而敗，乃退駐貴陽，復召文秀使守雲南。甲午春，安龍日益窮蹙，永明用吳貞毓謀，潛求迎於定國，馬吉翔洩其事，可望復使鄭國至安龍，殺貞毓及與謀者十八人。

是年，定國自梧州出攻擊慶，戰敗，走保柳州。丙午春，復出破廉州，進屯端溪西岸。乙未春，破高明，東攻新會，久不克。耿尙二王及靖南將軍朱馬喇、蠡章京東拜會兵來救，定國于峽口列巨象西洋礮爲陣，別以勁兵駐左山爲沖突計。戰既合，朱馬喇鐵騎先奪左山，二王張左右翼直攻峽口，定國軍礮暗不發，羣衆皆驚逸，遂大敗，走保南寧。會求迎之使復至，其年冬，遂自南寧赴安龍。可望聞之，使白文選劫永明入黔，文選心非可望所爲，故遲其行，俟定國至而以不口劫歸報。可望又使至曲靖邀之，文選因與定國合謀，同舉永明而西。將至雲南，劉文秀陽與可望心腹王尙禮等議城守，而陰出見定國曰：「吾輩久知孫王爲董卓，但恐誅卓之後，又有曹瞞爾！」定國自明無他意，折箭爲誓，文選卽迎永明入城。可望初得雲南，卽於五華山大

建宮殿，削擬京師，方落成，而震電擊其西楹，故不敢居，至是以爲行宮。僞封定國爲晉王，文秀爲蜀王，而賜文選公爵，使邊黔召可望。可望大怒，奪文選兵。丁酉春，可望大舉南犯，與李劉相持於交水，別遣馬寶、張勝以精兵出間道襲雲南。兵至城下，門猶未閉，張勝欲入，馬寶止之，沐天波等始得嚴兵爲備；王尙禮欲爲內應，不敢發。俄而交水捷音至，寶以其兵降，張勝遁去，定國追斬之；王尙禮服毒而死。定國旣逐可望，悉收其部將，餘黨王士奇、關有才等據永昌作亂，討而誅之。自是事權始歸於一。定國性本忠勇，又深以可望爲鑑，謹守臣節，上下粗安。然自兩人交惡，頻年戰爭，猛將勁兵，十捐六七，定國銳氣亦少衰矣！

戊戌夏，王師四路進討。時劉文秀已死，永明使定國、馮雙禮等扼盤江，據雞公背，使文選督資民望等出七星關，扼天生橋。十一月，固山額真侯墨勒根蝦與吳三桂自遵義進兵，訪土人得間道走烏撒，出至七星關後，文選棄關奔霑益，信親王多羅鋒尼與洪承疇破貴州，進至雞公背。定國戰敗，退守盤江。土司岑維祿導靖寇將軍羅託以楚兵出安龍，從南盤江直走昆明，定國選兵倍道截之，又敗。又聞固山額真趙布大以越兵自廣南入，知勢不支，卽棄盤江走滇都，奉永明奔永昌，令白文選留守玉龍關。己亥正月，信郡王會兵破省城，文選復棄關渡瀾滄江，斷鐵索橋，吳三桂編竹牌以渡，破永昌，與趙布大合兵，急追定國。定國將決戰，先令靳統

武衛永明走騰越，而身結柵磨盤山，左右設伏布地雷以待。三桂至，見山勢險惡，未敢遽進；得降人盧桂生，始知定國虛實，於是分精卒扼伏兵處，而大隊直前攻柵，破其前屯。定國升高觀戰，見王師乘勝爭功，擠入狹徑，急督後隊死鬪，三桂騎兵迫於險不得騁，大敗奔還。定國亦不敢追，徐收兵尾統武而西，欲至騰越，別思良策，而永明初聞定國失利，倉卒間已由別道至緬境，入銅壁關矣。

桂王下

緬甸者，西南徼外蠻落也，其都曰阿瓦。有新舊城，中隔城江；新城在江左，緬酋所居，舊城在江右，一名者梗，尤荒僻。永明既入緬，緬人隨集兵閉關，靳統武不得進而還。定國聞之，以北兵雖退，而夷叵測，聞文選在孟定，就而與之謀，欲各擇便地駐兵，收合散亡，聯絡土司，俟形勢稍固，然後迎復。文選謂王身處危地，兵衛單弱，稍遲恐生他變，不用定國計。定國留保孟定，文選獨從奠蠻進兵，緬酋聞之，即移永明入阿瓦。己亥五月，永明至舊城，緬人蓋草房十數間居之，留兵白人爲衛；從臣自結草舍以居，猶各尋伴侶，攜棋牌雙陸，日夕游宴。緬民男婦往來貿易，諸臣短衣跣足，雜坐笑語，緬君臣無不目笑而心悲之。

其年秋，文選兵至新城，信緬人好語，不即攻；比覺其詐，則阿瓦守禦已固，文選知不可克，退就定國，合兵復進。緬新城三面阻江，惟東南馮陸，文選去後，緬人掘陸引水爲湖，湖內留隄三匝，外立木城以自固。定國至營三十里外，遣使諭緬酋送王，緬人答詞甚倨。隨於木城外環立木柵，調兵實之；越數日，復立外柵，調兵實之，以漸逼定國。既而驅羣象索戰，定國將步兵擊之。戰既酣，文選引鐵騎橫冲其脇，緬兵大敗，保城不出。定國揮所獲緬將如國老等禮而歸之，復以書諭緬酋送王。又詎知永明在舊城，密遣丁仲柳於上流造船，謀襲江右。緬人不答其使，而遣輕兵襲仲柳，焚其舟。定國無如之何，乃爲久困計，分兵四下掃糧，絕其孔道。數月，城中饑窘，乃遣使來，請先退兵，然後送王。定國謂文選：「彼雖詐，不若姑從其請，休兵養銳，俟造舟成，東西並舉。」即拔營而退，將入洞郎。文選先發，未半道，其部將張國用刦之來降。文選哭曰：「吾負皇上及晉王矣！」定國聞之亦哭曰：「爲伊強圖入緬，致壞大事；今反舍我而去。追思當年兄弟，今惟伊在，何忍復自相魚肉已矣，各行其志可也！」遂獨引兵駐洞郎。

初，定國在孟定，多造印敕給諸土司，沅江那蒿、石賓龍世榮等皆嚮應；定國去至孟良，吳三桂悉討平之。然心憚定國及蠻中險遠，將遷師，使人諭緬酋曰：「急縛僞王來，否者我且屠阿瓦。」緬小國，恐，即欲執永明以獻，慮定國等在外，故久不決。庚子十月，三桂勒兵將擊緬，緬

會權，先遣兵殺從臣四十餘人，惟沐天波出袖中鉞，擊殺十數人，然後死。定國聞變，以舟師至江右，緬人欲害永明，永明伺間使人報定國曰：「事已不可爲，致謝晉王，宜爲自計，勿以我爲念。」定國及將士皆下馬哭拜而返。臘月，三桂兵至阿瓦，營於城東之舊晚，緬相錫直持貝葉緬文來降，卽日託言遷居，脅永明過江，行百餘里，至三桂營。三桂初見甚倨，永明問曰：「若爲誰？」三桂一時口噤不能對，再問之，不覺屈膝伏地。王曰：「我知之矣！他不必言，猶思歸骨於祖宗陵墓，知卿能任此乎？」三桂強應曰：「能。」左右扶出，汗流浹背，色如死灰。

辛丑正月，永明至雲南，舊臣龔彝求見，三桂許之，具饌飲酒，永明痛哭稱謝不能飲，彝亦哭拜不能起。久之，再勸王飲，永明勉卒三爵，彝拜且哭，觸階而死。定國治兵洞鄔，謀邀三桂，既不及，復遇大疫，人馬死者大半，乃齋戒作表告上帝，自陳反正輔明，出於誠心，若國祚告終，孤臣回天無力，乞速賜死，毋久害此軍民。焚表未幾而疾作，及聞永明父子以四月二十五日死於雲南，一慟而絕。

天波黔甯王英十一世孫，沙定洲亂後，不復任事，自永明至滇，始仍以世臣受寄。永明南遁，緬人守關不納，永明使天波往諭，緬人聞沐國公來，猶下馬羅拜也。天波三子度國勢旣去，先使分贖諸土司；比天波入緬，而二子先後病死，惟長子忠顯隨婦翁龍世榮出降。未幾，有梅

「不降將副汝父母。」家玉始跪，賊乃釋之。卽伺間南遁。福王定從逆諸臣罪，阮大鍼惡其依附東林，將列之五等，有爲之力辯者，始得放歸。黃道周薦之唐王，授侍講，上疏陳江右剿撫事宜，唐王然之。命監鄭彩兵救撫州，而邦彥以部屬隨蘇觀生駐贛州。彩進至廣信，畏敵不敢前，家玉結健將四人，各領死士爲先驅，方與王師遇，而彩已捲旆東奔，兵遂敗。家玉走新城，墜馬折臂；自請募兵潮惠。至鎮平，賴寄肖以其衆萬餘人從之；又招降劇盜黃海，得兵數萬，氣稍振。聞福汀事急，率之往赴，王師邀擊破之，家玉衆散，亡歸東莞。

邦彥數爲觀生畫策，不用。福州破，觀生遁入羊城，聞永明王稱監國，使邦彥奉表至肇慶勸進。已行而觀生意中變，別奉聿鎬。永明王夜召邦彥決策，太后前，邦彥請王急正大位以繫人心，發南雄勁卒取韶州，制粵東十郡之七，而委其三於唐王，使代我受敵，而徐乘其敵。丁魁楚輩皆以爲然。於是擢邦彥兵科給事中，齎勅還諭觀生；至廣州，彭耀先往被殺，邦彥遂不敢入城，變姓名稱林居士，匿高明山中。

順治四年正月，李成棟破廣州，西追永明。當是時，子壯已起兵邑之九江村，其兵多蛋戶番鬼，善戰。聞邦彥在高明，急使人召之，謂曰：「成不成天也，姑置勿計，但得牽制成棟，使毋遽西，則潯梧有備矣！」初，萬元吉遣族人萬年募兵於廣，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元吉敗，龍等

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聚衆至二萬餘人。邦彥乃與子壯謀，使同邑諸生馬應芳說余龍攻廣州，永明藉是得脫至桂林。及余龍敗死，邦彥撫其餘衆，行收兵至高明，麥而炫等皆從之。當是時，家玉亦與舉人韓如璜起兵劉濬，據東莞，籍前尙書李覺斯等資以犒士，進破新安，殺其令鄭盜，與家玉東西相應。

其年夏，子壯約邦彥攻廣州，先結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又使花山盜詐降以助之，期於七夕內外並發。子壯先期一日，連舟千艘直薄西城，奪其礮臺。可觀等謀洩，佟總督悉收斬之，而飛騎召成棟還。蓋其時成棟方攻家玉於新安也。翌日，邦彥至城東，知可觀等死，度李兵夜當過禺珠，先伏舟以待，而使人報子壯曰：「敵未必遭我火，恐其餘衆奔突，請嚴陣以待；青旗而朱旂者，我兵也。」子壯得報，不卽傳令。其夜王師果至，火舟飄颻起蒲葦間，焚其巨艦十數，李成棟乘輕舸且戰且走，邦彥尾而擊之，環城而西。平明迫子壯軍，城中亦登陣鳴鼓助呼，喧聲雷動。子壯兵皆烏合，遙望帆檣千翼蔽江而上，以爲皆北兵也。陣動，子壯急傳令，而後軍已走。王師乘之，前軍亦潰。邦彥不敢攻城，全師走三水，破其城，殺知縣陳億，復助麥而炫復高明。已而清遠指揮白嘗燦與諸生朱學熙殺副使于玉華，以城迎。邦彥乃口兵至江上，立柵以自固。

成棟旣破子壯，與佟總督謀：以家玉在東，依山爲壘，畏我騎兵，決不自至；邦彥居上流，舟

師剽疾，若大兵東出，彼不乘廣州之虛，必遠連西越之衆；乃使偏師綴家玉，而先討邦彥。八月之末，王師至清遠，邦彥使霍師連乘風駕火舟迎戰，成棟敗走；俄而風返，成棟回兵蹙之，火舟迫柵不得入，師連之衆殲焉。清遠破，邦彥帥死士巷戰，身被三刀，走入朱氏園，見學熙縊，拜哭之，題詩於壁曰：「平生報國懷深，望斷西方好音；已共葺弘化碧，還同屈子俱沈。」題畢，自投於池；追兵引出，檻車送廣州。

子壯之敗也，收合散亡，兵稍振。八月既望，諷知修總督生日，引兵襲之；夜泊白蜆殼，近三鼓，遙聽城柝無聲，緣檣望江中，水光凝碧，惟十數漁舟戢戢落月中，往來如織。子壯大喜，下令薄城，未至二三里，城上角聲烏烏，忽兵舟數十乘風東來。子壯大駭，收兵敗走。不數里，舟忽不進，下視舟旁，月光照徹，水內巨纜縱橫，蓋向者漁舟所爲也。急奔他道，水淺舟膠，追兵迫，子壯棄舟登陸，壯士百餘人掖之遁；會麥而炫來迎，乃奔高明。及邦彥被執，修總督訊子壯所在，邦彥答曰：「我兩人各殉國，何問焉？且生平師事之，卽知無可言者。」修怒，命磔之。

成棟初攻新安，家玉兵敗，韓如璜戰死，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水死。家玉走西鄉，已而王師引退，西鄉大豪陳文豹復聚衆奉之，襲破新安。據東莞，及成棟已破邦彥，卽移師而東，家玉據金鰲洲拒戰，大敗東莞破，文豹死，王師進克劉濬。覺斯怨家玉甚，發其先壟，盡滅其族，村

市爲墟。家玉號哭而遁，道得衆數千，王師追之，家玉乃潛舟別島，伺追兵過而自後擊之。成棟失利引還。於是家玉收合散亡，復襲破新安，再爲王師所敗；乃奔鐵岡，收合十五嶺亂民，攻克龍門、博羅、連平、長甯，遂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益募兵，分麾下爲龍虎犀象四營，進據增城。王師至，家玉倚險自固，相持十餘日；已而身被甲搏戰，刀幾及成棟，王師乍却，南兵追斬數百級，距長隄鳴金收軍。軍法出張旗，入捲旗，或奪得敵旗，卽麾以入敵軍。是日斬獲多，旗手喜而望之，臂縮數頭，張旗至中軍効功。後隊望見駭曰：「敵破中軍矣！」急保壘。前軍顧後隊之移也，亦駭曰：「敵乘我後矣！」皆不戰而潰；家玉身中九矢，策馬赴澗水而死。經數日，王師得之，顏色如生，鬚眉猶怒，張欲動也。

至十月，王師至高明，麥而炫戰死；前主事朱實蓮、太僕卿霍子衡皆不屈死。實蓮字子潔，子衡字覺商，皆南海人。而炫字章關，高明人。城旣破，子壯冠帶坐堂上，成棟輿致之，具賓主獻酬。子壯素善飲，達旦不亂，至是從容引滿如平時。械送羊城，佟總督謂曰：「公何不知天命？且我與公年家，方薦公，何苦而反？」子壯曰：「若思年家兩字，當知本朝恩不可負；若反本朝，何名而（疑作我）反？」遂受戮，子壯母自縊。

三人同時舉事，邦彥磔後，逾月而家玉戰死，又逾月而子壯被執。又三月，李成棟却佟總

督以廣州叛。子壯性孝友，善行草，文詞典麗，少嘗聲色自娛，晚際亂離，悉斥去不少顧。長子尙庸沒於白蜆殼，次子尙圖同父被執，家人柏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故得全。邦彥博涉羣書，著有雪聲堂集。南上草，留丹錄。初起兵，修總督使人掩其家中，獲其二子及妾何氏，遣書招邦彥，邦彥批其牘云：「子殺之，妾辱子身爲王臣，義不顧妻子也。」養甲皆斬之。清遠敗，幼子恭尹走增城，父友馮粹破千金匿之，亦得全。厥後永明王返肇慶，贈邦彥兵部尙書諡忠愍；子壯番禺侯，諡文忠；家玉吏部尙書，增城侯，諡忠烈；家玉無子，而其父兆龍猶在，乃卽以子爵封之。

野乘跋云：「余嘗遊廣州，過東城，彼中人指秋濤陳公死節處，衰草蒙茸，寒風凜冽，余望而悲之。旣與其名士薛始亨等遊，備得一時事。當廣州已破，肇慶席捲，自非諸人牽制於東，桂林一枝，不早折耶？醫歐陽生言，陳岩野被磔時，監者取其肝，肝忽躍起撲面，驚而墜馬，歸病，請生治，自述其事，後竟不起。其精爽可畏如此。張元子初以父母故屈膝於賊，論者謂公父母時在原籍，非自成之虐所能及，以此頗疑其心。及東莞舉事，布政王應華以書招之，元子答書云：「女不幸而節見，士不幸而忠見，今忠與節實萃於家玉一身，而執事乃曰利天下利社稷，亦思天下誰之天下？社稷誰之社稷？而執事所欲捐踵，更以何爲也？」由是推其心，則知前之詭詞屈膝，亦欲留其身以有爲，豈一時偷生倖免者比哉！比經莞永，四望汪洋，操舟者猶述張翰

林母妻妹自沈事，益肅然起敬云。」

孫李構難

李定國字一人，綏德人，初名如靖，幼爲流賊所掠，張獻忠寄其才武，收爲養子，與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號四將軍。獻忠死於西充，四人分其兵，自川入黔，巡撫范爌首降之，黔中郡邑望風送款。又乘沙定洲之亂，盜有滇南，孫可望兵最強，年最長，又稍通文墨，共推爲首。定國多才能，位次之；劉艾兵稍弱，位又次之。旣誅定洲，沐天波感恩推戴，可望於是造勅印，營宮室，設僞官，鑄輿朝通寶錢，意欲自帝矣；然以身與諸人同起，恐其不服，思所以鎮壓之。楊畏知乃說之歸明，僞封秦王，時順治七年也。

是歲，可望擊殺高必正於巫山；其明年，破裴然於貴筑，克王祥於綏陽。艾能奇死，部將馮雙禮主營事，可望籠之以術，使爲己用。戰旣屢勝，又兼艾衆，日益驕橫。有方于宣者，爲撰國史，稱張獻忠爲太祖，作太祖本紀；比崇禎帝於桀紂。又爲可望制天子鹵簿，定朝儀，言帝星明於井度，上書勸進。定國漸不能平，可望與其心腹定計於演武場，執而笞之，欲以威衆。孫李之隙自此始。

壬辰春，定國自以其兵出靖州，可望恐其迎永朋入滇，先使鄭國遷永朋於安隆，又令馮雙禮以兵隨定國爲牽制。及桂林戰勝，上下驚喜，議封定國兼犒軍士，而可望意不悅。已而國上擄獲，惟孔府金印及人參數捆，所報官軍財物，估價僅十餘萬，忘之者因媒孽其短，冊封犒賞，行之益緩，定國滋怒。其年秋，可望出兵破辰州，使人召定國，定國不至，俄而復有衡州之捷，於是可望部下愈忌定國而輕王師，遂以癸巳正月大出兵寇楚。定國之再勝也，衆議始定，封爲西寧王，造設儀仗，遣官贖冊往，已出黔境矣，比可望出師，復追還之，曰：「孤入楚，當面會西寧，親奉冊寶以光寵之。」是時訛言四起，咸謂可望將襲殺定國受禪讓，定國聞之，泣語其下曰：「不幸少陷軍中，備歷險夷，嘗思立尺寸功，匡扶帝室，垂名不朽，誰料甫得一勝，而猜疑如此？」卽爲書謝可望，而避入梧州。可望不意其去也，得書悵然，因自引兵追之，遇固山佟圖賴於花街子。可望猶信部下言，謂北兵易與，冀立大功以服衆，卽直前薄之，且下令曰：「得馬者給其人。」兵甫接，王師小北，賊衆爭掠其馬，陣亂，王師乘之，可望大敗，退保益口。乃使楊中書以王印授定國，招之還。定國怒曰：「可望安得擅行封爵？當日兄弟四人受命先王，共扶明室，今置永歷帝於何地？」捷揚中書而毀其印。可望度無如之何，仍善視其妻子以羈縻之。

甲午春，定國敗於桂林，走保柳州，可望遣兵襲之，戰於靈山，孫兵大敗。時安隆窮困，惟定

國歲時貢獻，不失臣禮。至乙未冬，定國自新會還，始知安隆與白文選通謀，奉永明入滇；可望大怒，黜文選，奪其兵，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逞。丁酉春，永明使張虎送可望妻子於黔，且好言諭之。可望既得其孥，即聲言永明背德，定國謀反，留馮雙禮守貴陽，宥文選，仍以爲郡督，勒兵十六萬寇雲南。定國、文秀同出禦之，遇於交水，白文選迎降。可望探知滇都之無備也，令馬寶、張勝以精兵襲之。定國又探知可望精兵猛將之分也，即以平旦悉師直掩其營；可望親出決戰，定國前鋒不利。文選在黔，素與別將馬維興通謀，見事急，單騎突入維興陣，維興倒戈却走，直趨中軍，李兵乘之，可望大敗，僅以身免。過普定，守將馬進忠不納，馮雙禮揚言追兵甚急，可望不敢留貴陽，取其孥，引殘兵奔湖南，降於內院洪承疇。雙禮及進忠皆以地南附。此時方于宣在黔，復馳書滇中友人，稱：「己集義旅，欲擒可望以報國；今逆寇既平，中興可望也。」其友人答以詩曰：「修史當年筆削餘，帝皇度井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一時傳誦以爲笑談。可望既降，召至京，封爲義王；後從出獵，斃於流矢。

繡花針傳

王興字電輝，廣東恩平人，方頰虎項，目多白，閃爍有光，武力雄視一時。恩平負山帶海，俗

習剽劫。興初以殺人亡命，遂通羣盜，易姓名爲蕭嘉音；羣盜見其部伍整齊，刺剽精審，因目之曰繡花針，推爲魁。久之，御史有以勤王師過新興者，興黨以爲捕己也，迎而擊之，殺傷五十餘人。興聞大驚曰：『此朝廷繡衣使者，若輩無知而犯之，今奈何？』乃單騎見御史，伏地謝罪，請立功自贖。適他盜謝案劫高雷餉數萬，興率衆追及，斬案，奪還所劫。督撫奇其才，札授武職，俾爲撫戢；興自此不爲盜矣。興目不知書，而大義根乎至性，去就之際，可否斷斷。唐桂相持高峽三水間，無日不戰，紹武嘗使人說興襲永明，興不應；及越西使至，卽開壁受命。孫可望以書幣招之，興稱願耕海澨，及聞李定國破桂林，卽自出請爲前驅，其明決類如此。

廣海有城名文村，前後山海，地最低；去城五六里，四面皆滷田，田中惟一隄向城，敵若遠營山上，以礮擊之，則高下不相值，欲迫攻之，則隄徑峭狹，止容兩騎，城上歷歷指數；稍近，卽以小礮擊之，無所避。興素保恩平，及李定國西遁，始移兵據其地，熬海鑄山，務農積粟，旁定諸屯砦；明宗室文武挈家託孥者以千數。滇中之通浙閩者，必藉興爲東道主。朝廷聞而惡之，屢責平南王收勦，不能克。至順治戊戌，文村大飢，乃築長圍困之；自七月至明年之夏，城中食盡，斗粟二千，一鼠五百，下無叛者。平南王以書招諭，興使人讀而聽之，嘆曰：『此君言似長者，必能知烈士之心。』卽使其子八人隨使者先詣羊城，而約以中秋後出見，人皆謂興必降矣。至十

六日薄暮，輿諭將士嚴守陴，歸闔門，與妻張氏盥櫛，服僞賜蟒，十五妾皆盛妝，禱月後園，共拜天地，然後使張氏自拜其母，又夫婦對拜，又同受衆妾之拜，拜畢，依次坐桂下石牀，笑謂衆妾曰：『今日之事憾乎？』皆應曰：『無憾。』乃命酌三爵，既周，張氏起曰：『可以行矣。』卽率衆妾歸房，輿亦徐步出，張母隨而覘之，輿至中堂，陳前後僞賜誥勅，北面嵩呼謝恩，次拜祖先，次拜四方，視壁間懸所愛虎顧彪圖，亦就拜之，隨執銅叉取下，捲置勅書旁，釋公服，短衣至房，則衆妾皆赫然梁間矣。房中先積火藥，輿升小几，下張氏屍，解纒置藥上，次及衆妾皆畢，復出中堂，服公服，右秉燭，左抱勅書圖畫，大步而入，張母方懼而走，而房中烈燄貫天，將士奔救，見十人駭骨皴然，乃取輿平日所斲大棺，合而殮焉。尙王聞而義之，迎其柩至廣州，葬之城南。輿有姪名茂公，文村破，復引殘兵據隔水文廳，久之方滅。

紀新會婦事

順治壬辰，李定國攻新會，城中食盡，將士殺人以食。有莫氏婦，守者將食其姑，婦叩頭求代，守者曰：『孝婦能如是乎？』烹之而釋其姑。有李氏婦，守者將食其夫，婦泣曰：『夫未有子，若殺之，是絕翁姑後，卽余亦終無子也；請食我乎？』守者烹之，而歸其元，使葬焉。貧士梁某被

縛將烹，一女纔十歲，拜請代，守者憐之，父母得免。門初閉，鄉人求入者數百，縣令欲勿許，守者曰：「此事急時十日糧也。」啓而納之。城圍凡八閱月，所食近萬人。有一家數口被食者，事定後，遇守者於道，遽拜不已。詰之，答曰：「我父母妻子皆葬公腹中，我他日無墳墓，寒食近矣，得不望公一拜乎？」守者慚而去。某氏婦孀居，城圍時，家人皆登陴，一卒抽刃刦之，怒其不從，斷首擲道旁。其姊之夫見而欲收之，首重不可舉，嘆曰：「媿禮義人也，禮與我無相見，殆爲是乎？」趨而告妻之兄，兄自往收之，應手起矣。

粵西二臣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人；天啓辛酉舉於鄉，歷官中外，才情精敏，所在見稱。十六年冬，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福王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湖廣、四川、雲貴、廣西軍務。左良玉舉兵迫，騰蛟解印付家人，將自剄；良玉兵至，爲擁去，伺間躍入江水，飄十餘里，一漁舟救之，則漢關侯廟前也。而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忠臣，得神佑，益歸心焉。騰蛟乃問道抵長沙，集諸屬吏，痛哭盟誓，調副將王朝宣、張先壁、劉承胤兵，朝宣等先後至，兵稍振。唐王初立，騰蛟復收李自成餘衆，衆號百萬。丁亥八月，定南王兵渡洞庭，騰蛟迎戰而

敗，棄長沙奔武岡。武岡破，從王走桂林，復出取衡永，會諸將進攻瑯沙，曾馬進忠作亂，大掠，奔還武岡，他守將皆潰，而南昌又已先破，乃奔湘潭，惟空城。烏金王乘勝自間道來襲，騰蛟不爲備，北將徐勇先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之降。騰蛟大怒，叱之，遂擁之去，不食七日，乃殺之。永明王聞之哀悼，賜祭者九，贈湘中王，諡文烈。騰蛟初生，其宅邊井中忽有五色魚躍起，光彩奪目，自此時出游泳；比其死也，魚不復見云。

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由進士歷官給諫，敢搏擊，雖權貴無所避，大臣多畏其口。後因助錢謙益，沮溫體仁會推，被謫，遂廢於家。又以奸民訐其貪肆不法，逮治坐贖徒。福王立，復起應天府丞，已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繼事永明王，以大學士留守桂林，招兵裕餉，日夕訓練，任大將焦璉爲心腹。定南王破全州，直叩嚴關，諸將皆遠遁，城中將士亦多棄去，式耜不能禁；部將戚良勳請式耜上馬遠走，式耜叱而追之。俄而門人張同敞自靈州來謁曰：「事急矣，先生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同敞曰：「然，公與城爲存亡，敞卽與公爲存亡，君恩也，亦師義也。」式耜曰：「不然，後事未可知，君亟去圖生以任其難，勿留此同死而爲其易。」同敞不可。

是夕，兩人相對秉燭危坐，一老兵侍，令召中軍徐高，付以勅印，令持送王。黎明，有數騎至，

式相曰：「我兩人待死久矣。」定南王慰之曰：「吾斷不殺忠臣，但兩公亦當知天命所歸，本藩聖裔，尙附興朝。」語未竟，同敵罵曰：「逆賊何等辱我先聖！」突前欲批其頰，有德大怒，以刀背斷兩臂，與式相同幽於民舍，猶日以詩酬唱。至閏十一月十七日，將就刑，天忽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遂與同敵俱死。崑山歸乎來先生嘗和其絕命詩曰：「元臣日夜執戈眠，首尾經營歷四年；方冀時來能定國，那知力盡不回天？憑魂殺敵生前志，託夢歸鄉死後緣；浩氣乘雲詩句在，幾回讀罷淚潸然。」又曰：「江陵相業故非常，身後淒涼行路傷，誰料有孫繩祖武，還能爲國死封疆？當年朝局何須問，四代君恩不可忘；報答此時惟有命，精靈常在毅宗旁。」蓋同敵江陵相國之曾孫也。

隸僕

順治乙酉五月，王師至江寧，明提督曹存性將出迎，使麾下卒前馬，卒問：「今日之事何如？」存性曰：「降耳！」卒曰：「公降我不降。」存性曰：「若小人何知？勿復言。」卒大呼曰：「我真不降也。」撫膺號慟，立投中河橋下。安遠侯柳昌祚出迎豫王，惟恐不及，一卒哭止之，曰：「侯世受國恩，此行可緩，願自愛。」昌祚叱之，卒猶牽衣力阻，昌祚手批其頰，行至中河橋，

卒擗踊哭曰：「侯不我聽，我去侯死矣！」卽自投於河。

野史氏曰：「春秋時士多仕於卿大夫家，卿大夫亦有與之同升者；秦漢而下，稱奴僕矣。士卽甚無賴，罕有廁身於此；惟大將麾下丁壯，往往因功自拔，或致顯爵，此輩中宜有賢者竄身其間。如茲兩人，其皆烈士而隱者歟？抑余又聞王師初下河南，明總督丁啓睿將迎降，其家丁控馬止之，因不見聽，自沉於河，此與江寧兩人相類。而前此賊陷華陰，得邑人王氏之僕李亮，見其偉幹多力，欲留充前鋒，亮大罵不從，被磔死。武愷受僞職，索吉服，僕某泣諫曰：「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慄吐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錮，不聽我言，必有後悔；李賊貪淫無道，天怒人怨，勢必不久；吾不忍見主人之身名兼喪也！」不食而卒。又新會簡夙興者，家貧，自鬻於梁生，梁生以不薙髮將見誅，簡請以身代，梁生泣曰：「爾代我死誠義，然亦有所欲乎？」答曰：「無所欲也，我蒙主人衣食數十年，今以死報，何憾？惟貸某人百錢未償，主若爲我償之，卽瞑目矣。」遂死。如是三人者，是又奴僕中之可書者矣。」

乞兒

甲申之變，江寧有乞兒遇士人於路，問曰：「相公知北都事乎？」士曰：「哀詔已至，崇禎皇帝自縊矣！」乞兒咨嗟不已，市酒飲之，繞秦淮岸而走，人以爲醉，忽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果死耶？」擗踊數十里，望北叩頭，赴水死。市人聞諸有司，祭而葬之。或曰：「此卽愧二先生也。」乙酉五月，福王出奔，有乞兒題詩百川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題畢，投水而死。

顧生曰：「嗚呼，此殆不食嗟來，以至斯極者耶？其死在王師未入時，故特止爲奔逃者嘆。不知後此之文武，求如一逃而不可得也！其時長干又有丐者，曳杖挈瓢，跋草屨，且哭且笑，行至通濟橋，植杖挂瓢，脫草屨，投水死。人發其瓢，得二詩，痛傷國變，語甚激烈。三乞皆江寧人。而先是常熟有丐，石電者，勇悍善用鎗，從指揮包文達援桐城，文達追賊於宿松，特勇輕進，陷於伏，電單騎往救，手斬數十人，與文達俱死焉；頭已去，猶持兵作擊刺狀，逾時始仆。皖人念其功，奇其烈，招其魂而祭之，忠宣余公廟。嗚呼，何乞人中之多忠義也！」

闖獻發難

李自成初名鴻基，小字黃來兒，又字棗兒，延安府米脂縣靈泉堡人也。曾祖世輔，祖海，父

守忠，一名印，世爲養馬戶。母金氏，印死，金氏改適，流落寧夏，闖後未及迎而敗，至今土人猶戲傳永昌太后云。當萬歷丙午，江寧妖人劉元緒謀反，言有關地李王，將以中秋出世，事發伏誅。印初無子，禱於西嶽，夢神謂之曰：「當命破軍星爲若子。」至是年八月生，孩提時，教之字，頗能記憶，顧性跳跟不可制。比長，偉軀蓬髮，高顙深幽，鷗目曷鼻，聲如豺虎，走及奔馬；嘗學刀塑於同郡羅君彥，能盡其道，儕輩莫及。

崇禎改元之歲，秦中大饑，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鳩衆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由是府谷王嘉胤亦聚衆於黃龍山；他若漢南王大用，階州周大旺等所在蠶起。其明年，山西巡撫耿如杞勤王之兵潰於良鄉，延綏甘肅之兵亦潰，竄走秦晉山谷間爲盜，其魁高迎祥，自成戚也，始自稱闖王。時自成年二十三，爲驛書，歲荒逋賊。里人艾同知又徇其私債，囑邑令笞辱之，乃棄鄉里，與從子過投甘州爲兵；已復犯法，遂逃歸迎祥，自結一隊爲闖將。

張獻忠亦延安府人，世居膚施縣柳樹澗，與自成同年生，長身而瘦，面微黃，剽勁果俠，人皆憚之，目爲黃虎。爲府捕快，因事革役；去從軍，坐法當斬，已解衣伏斧鑕，參將陳洪範奇其貌，救而活之。卽亡去爲盜，依王嘉胤，戰輒先登，賊中號爲八大王。自盜起，延綏、葭、秦、晉、荆、豫、西、連、巴、蜀、東、擾、江、淮，其最強者，闖獻而外，若過天星，闖塲天，曹操，革裏眼，左金王，老獍，袁時中。

之屬，不下數十部，朝廷或勦或撫，不能撲滅。

自成從迎祥轉寇山西河南，七年，入秦，爲官軍所蹙，與獻忠同困於車箱峽，用顧君恩計，以詭降脫。掠平涼邠州，爲左光先所破；竄出關，與羣盜破鳳陽；還入秦，敗賀人龍。曹文詔兵益強，戰渭陽，爲洪承疇所破，復竄出關，掠淮北，敗於滁州之朱龍橋；折而西，與祖家軍戰於歸德，於裕州，皆不利；仍走秦，販官軍於羅家山。至米脂，呼邑令與之金，令脩文廟，且曰：「吾故鄉也，勿虐其民。」已而走韓城，將西掠，孫傳庭迎擊於盤屋，俘迎祥，自成竄秦州。

十一年，自秦入蜀，陷廣元。昭化、劍青、江油等州縣，進攻成都，不克，退與官軍戰於梓潼原，大敗，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竄入商洛山中。已聞張獻忠反穀城，潛往投之。獻忠素惡自成，欲殺之，乃轉依老獍，臥病半月，獍獍畀以五百騎，仍出掠劫漢陽。獻忠初據十八寨，四年，入晉，敗於曹文詔，嘉胤死，獻忠降而復叛。六年，爲官軍所迫，與羣賊自毛家寨渡河擾梁楚，犯四川。八年，自楚而東，陷鳳陽，焚皇陵，還兵而西，道麻城，將入關，已復出商洛，與官軍連戰，大敗，竄入山中。九年，自均州東出，會羣賊順流而下，烽火達淮陽，爲左良玉所破，遁還楚，僞爲官軍裝口宜城，良玉兵至，倉皇走，官軍追急，傷額破面，創甚，不能復戰。

部下有薛姓者，首相國觀子姪行也，勸之就撫。賊念誠得國觀爲主於內，撫可萬全；又聞

陳洪範在追軍中，卽飾名姝齋重寶以進，自陳：「大恩未報，願率所部隨馬足自効。」洪範爲言之總理熊文燦，文燦先以閩海撫賊得厚賄，卽踵故事行之，賊笑曰：「是欲劉香我也。」舉人王秉貞諸生徐以顯素無賴，教賊以孫吳書，造諸器械在穀城操演者逾一年。至己卯五月而復叛，破房縣，敗左良玉，勢甚猖獗。其年冬，楊嗣昌督師，議先討獻忠，獻忠自楚入蜀，官軍追破之瑪瑙山，遁入興歸箐谷間，掩旗息鼓，從白羊山走武昌。

汝才卽曹操也，過天星卽惠登相也。方是時，獻忠未平，官軍皆西出，荊豫無備，而河南北大荒，土寇蜂起，自成久伏漢南，食盡衆散，屢欲自剄，義子李雙喜救止之。自成乃謂其衆曰：「人言吾有天命，若等可卜之神，如不吉，卽殺我以降。」其將劉宗敏者，盡田鍛工也，最驍勇，時亦欲降，自成與步入叢祠，令宗敏取神筮投之，三投皆吉。宗敏還殺其兩妻曰：「我今生死從若。」餘賊多有殺妻子願從者。於是自成與百餘騎渡漢而北，中原蜂起之輩，若瓦罐子、一斗穀、艾一侯二等爭歸之，旬日間衆至十餘萬，從此自成遂爲盜魁，繼高迎祥稱闖王。

其年冬，獻忠挾羅汝才之衆而窺成都，首破開縣，殺驍將張令，屠綿州，降守將王光啓，進攻成都，不克，去陷瀘州。嗣昌移駐重慶，檄諸將西追賊，而駕馭失宜，秦將賀人龍先以其兵北遁。賊聞官軍將至，自瀘州還兵渡南溪，走漢州德陽，東路空虛，官軍反自瀘州躡賊後。辛巳正

月，追及賊於開縣之黃陵城。時士卒疲病，人無鬪志。獻忠在山巔，見左軍倚險自守，又不見秦兵旗幟，卽悉精騎大呼馳下，官軍立潰。嗣昌得報，急從夷陵還救，而賊已席捲而東，自開城一日夜馳四百里，出巫山，至當陽，留羅汝才綴鄖陽之兵，自以精銳下宜都，殺驛騎於途，取其符檄，令養子李定國等先持至襄陽，誑門而入，夜半賊從中起，斬關納外衆，襄藩遂覆；嗣昌所儲軍資器械數十萬，悉爲賊有，而洛陽亦先旬日陷矣。

自成之稱闖王也，有宋獻策者，長不滿三尺，上識記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乃大悅。又逆案李精白之子岩，初爲女賊紅娘子所得，強夫焉，後脫歸，富道者下之獄，紅娘子救出之，遂與磨勘被斥舉人牛金星同投賊，爲之謀主。三人始教賊收人心，據要害，以爭天下。又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謠，傳之遠近，於是歸賊者彌衆。旣破永寧，殺萬安王，遂乘勝直犯洛陽。是月之朔，福王內殿基下大聲如獅吼，掘之深丈餘，見古鼎甚鉅，昇之不動，仍掩焉，識者謂必有異變。及賊至，將士力戰三日，斬獲頗多，而總兵王紹禹麾下，有所招逃兵數百爲賊內應，城立破。福王及世子由崧縋城走，王以體肥不能遠去，賊得而殺之，稱其肉重三百六十餘斤，櫛分股割，與鹿肉同烹，羣賊臚食，名曰福祿宴。遂移兵攻汴州，不能克，去屠密縣，敗官軍於新蔡，殺傅宗龍，再攻開封。

初，懷宗憤賊難制，密旨下秦撫汪喬年，發兩賊先塚，喬年發張氏塚，內有大蟻數石，沸湯殺之。而李氏塚莫知其處，至是米脂令邊大受廉得之，穴在三峯子亂山中，相傳爲異人所扞，有鐵燈醮火壙中，且留記曰：「燈常明，李氏興。」大受先破海壙，燈火尙熒熒然，剖其棺，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腦後一穴如錢大，中伏小蚰，長數寸，爪角悉具，見日騰起，迎日光而咄咄者久之。次破守忠棺，骨色如銅錄，生黃毛，餘壙骨皆血潤，亦有生毛者。喬年臘蚰斬顛骨，函之以聞。是日，自成卽於汴州中箭，損左目，撤圍而退。其年秋，賊敗官兵於孟家莊，害傅宗龍，又圍左良玉於鄆城。喬年聞宗龍死，悉師繼出，自成聞之，憤踊曰：「是發我先塚者，急擊勿失。」喬年進及襄城，遇賊，全軍皆沒，賊遂陷襄城，殺降將闔場天李萬慶，又破南陽禹州，殺徽王，還攻開封。周王益發金募兵殺賊，力戰三晝夜，賊死傷旣多，復撤兵去，東陷歸德，屠陳州。

獻忠旣破襄陽，旋棄去，休兵光固間，東出破隨州，爲左良玉所敗，折而西，羅汝才始去獻忠，北就自成，兵益盛。四月，復自歸德趨汴，圍而不攻。丁啓睿代嗣昌督師，憚圍之強，而易獻孤立，乃曰：「法當攻瑕。」檄諸將先擊獻忠。獻忠戰敗傷股，自信陽東奔，官軍邀擊，賊衆降散略盡。走投羅汝才。汝才知自成欲脩舊怨，分數百騎資之，麾使去。獻忠遁入英霍，與左革合。啓睿已破獻忠，始會兵援汴。五月，王師至朱仙鎮，自成抽兵迎戰，王師大敗，汴州援絕糧盡，漸不

能支。至九月望日，河水大決，直冲曹門，波頭高幾二丈，滿城皆爲洪流，自成初欲據汴州，自王至是失望，乃移兵南寇鄆襄。十月，敗孫傳庭之師於南陽，陷汝寧，殺楊文岳，左良玉避賊東走，漢東之民，多奉牛酒迎賊，賊遂破荊州夷陵，殺湘陰王。癸未正月，賊陷承天，襄漢盡沒；時闖王口幾至百萬，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羣賊大會，悉受約束。汝才衆亦數十萬，稱「承天撫民威德大元帥」，以山西舉人吉珪爲謀主。李兵長於攻，羅兵長於戰，兩人恆相須成事。自成不喜聲色，脫粟布袍，與其下共之；汝才妻妾數十，女樂數部，厚自奉養，兩人又互相非笑也。未幾，自成心欲專制，先召汝才所善賀一龍宴，醉而縛之，隨以二十騎襲殺汝才；又誘左金王及袁時中殺之，悉併其衆。唯老獍別屯在灃，得不與——一龍卽革裏眼，左金王卽蘭養成，老獍卽馬守忠。

自成既合諸部，改號新順王，以襄陽爲襄京，更變縣名，立李雙喜爲太子，備百官，文則有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尙書，侍郎，郎中，從事等員；武則有權將軍，制將軍，果毅，威武等號；外則節度使，防禦使，府尹，州牧等職。封崇王襄陽伯，邵陵王棗陽伯，寧王宜城伯，肅寧王順義伯，以前參政張國紳爲上相。分布已定，大會羣下，議出兵所向。牛金星欲先取河北，直攻京師；楊永裕請下金陵，斷漕運，以坐困北都；顧君恩進曰：「金陵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攻

京師萬一不勝，退無所守，其策失之急；關中漢唐故都，形勢足恃，又大王桑梓之邦，宜先定爲根本，資其兵力攻山西，後向京師，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自成於是決計入秦。

自朱仙鎮兵潰，梁楚之間，人心惶懼，守令多棄城潛遁。獻忠在並霍，收合羣盜，乘機復出，以壬午夏破舒城六安，掠含山巢縣，陷廬江，習水戰於巢湖，窺金陵，爲黃得功所破，還自桐城趨黃州，生員季時榮無賴，張以澤迎賊，黃州陷。癸未四月，從鴨蛋洲渡江，襲陷武昌，執楚王。賊見庫中積金，嘆曰：「有如許財而不知用以設守，朱鬍子真庸兒也！」昇而沉之江，遂據楚府，僞設五府六部，開科取士，鑄西王之寶。已聞左良玉西還，去岳破州，將涉洞庭，卜於神不吉，投筮大詢，俄而風作，覆其百艘，乃焚舟陸行，連破長沙衡永吉安建昌，將犯辰沅，石灘惡不可上，仍還岳州。獻忠初破武昌，自成在襄荊遣使脩好，獻忠亦遜詞以答，乞彼此相援。比自衡州還，左良玉已復武昌，自成亦棄楚北去，獻忠乃走浙川，值老獍病死，因收其衆，從此羣盜悉并於二賊，而李則自秦犯關，張亦由荆屠蜀矣。

論曰：「闖獻同起延綏，擾亂中原，十數載間，卒亡明室。說者以爲當時將相異心，勦撫失策所致。然余竊怪此二賊者，心相忌而事若相倚，自成再起，旣因房竹所迫，獻忠復興，亦藉朱仙兵潰。豈聖王肇造，天必先使若輩爲之驅除乎？又聞崇禎改元戊辰歲旦，天子方御正殿受

朝賀，忽大聲發自西北，占者以爲鼓妖。是日自成與其徒飲米脂山中，酒酣，舉觥祝曰：『得六紅，我當爲帝。』一擲果六紅，羣小被酒，皆下階叩首呼萬歲。是知盜賊之生，亦由天意，殆未可專歸之人事也。」

自成犯關

孫傳庭之敗於南陽而歸也，抽丁壯，招邊勇，兵稍稍集；又依古徧箱武岡之制，造車萬輛，拔降將高傑，白廣恩爲先鋒，日夜操演；然其意欲且守關中，張形勢，使賊西顧，不敢直犯京師；而朝廷屢督之戰，不得已以癸未八月治兵再出。當是時，自成方去荆襄，聞秦師至，頗懼，乃匿其精銳，以孱弱誘之；官軍屢有斬獲，傳庭轉以賊爲易與，進至寶豐。既入險，賊堅壘相持，官軍不得戰，值霖雨，餉道阻絕，傳庭還兵就餉，乃悉精騎乘其後，及於當陽。賊前鋒名三堵牆，一紅一白一黑，望如雲錦，官軍方饑疲，見之皆股慄，丁壯推車者，脫輓絡先奔，師復大敗。自成逐之一日夜，踰四百里；傳庭至關，方調兵商洛口，而礮聲忽從內發，蓋兵潰時賊得所棄甲仗，使其衆被之，雜奔者先入爲內應也。既賊入關，西安不守，傳庭擁所養喇嘛僧西去，不爲所終。高傑渡河奔蒲州，方伯以下，及白廣恩、陳永福等皆降於賊，永福於是反爲之盡力。

是時秦中郡邑多從賊，獨鳳翔及慶陽，榆林不下，賊使劉宗敏屠鳳翔，又攻慶陽，破之，執韓王，使李過攻榆林，失利，自成自引兵屠之，寧夏總兵牛成虎迎降，進攻甘肅，屠西寧，三邊盡入於賊。於是大會羣下，戎馬萬匹，旌旗百里，詣米脂祭奠，哀被發遺骸封築之。訪求宗人，贈金賜爵，改延安爲天保府，米脂爲天保縣。十一月，自成還長安，召見關中紳士，先各饋銀八兩，然後責其輸助，遣官考州縣生童，改入股爲論。先遣兵入山西，陷平陽。

甲申正月，淮安民家鑿井，適中古甃，將及泉，得一石，有記曰：「宋建炎二年開，開三百年而塞；塞二百年而復開，天下當清。」是月，自成僭號，建國曰順，紀元曰永昌，封其黨爲侯伯子男，造甲申歷，改西安爲長安，鑄大錢，值白金一兩，設科目取士，試定鼎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爲第一。二月，賊自龍門渡河，破汾州，進陷太原，所下郡邑，卽置僞官。壬申，賊至潞安，分遣劉宗敏入故關，掠大名，真定，而自以大隊徇忻代，陷寧武，殺周遇吉。三月壬辰，帝星下移。乙未，賊陷大同，進薄宣府，太監杜勛以城降。癸卯，賊犯居庸關，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開關以迎。甲辰，賊陷昌平，犯十二陵。始賊欲偵京師虛實，陰遣人輦重貨賈販都市，又令充部院諸掾吏，刺探機密，千里馳報，至是兵部發騎探賊，賊輒誘降之，無一人還者。是日薄暮，自成至彰義門，埽望間，城樓忽墮，一天啓大錢，宋獻策進曰：「此勝兆也。」發一礮，樓角立崩。

乙巳，賊大至，城外三大營皆潰，杜勛初降賊，廷臣請急檄城守諸內官，忽傳旨云：「杜勛罵賊殉難，予蔭祠。」丙午，自成設黃幄，坐廣甯門外，秦晉二王左右席地坐。勛呼城上人請入見，守城諸監縋之上，見帝盛稱賊勢，勸帝禪位，不然，則割山陝分國而王，上不答。或請留之，勛曰：「不返則二王危。」乃縱之去；助退，謂其儕曰：「吾輩富貴故自在也。」復縋城去。時浹旬陰慘，是日忽大風震雷，俄而微雪。申刻，賊攻廣甯門，杜勛射書城上，曹化淳立啓門，外城陷。二鼓，帝命周后自經，令太子二王易服出避，手刃袁妃長公主。五鼓，賊攻正陽門，帝欲出不得；俄而內城陷，帝登煤山，自縊於壽皇亭。戊申，賊以扉舁出，與周后同置東華門側，殮以柳棺，枕以土塊，覆以蓬廠；辛亥，始改殯於茶庵。已而僞官傳紙票，仰昌平州葬之於田貴妃墓。四月初三日，發引，永定二王青袍哭送出城而返。

署昌平州事吏目趙一桂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樸、王政行等十餘人捐錢三百四十千，募人開墾，始啓石門，內香殿三間，中懸萬年燈二盞，陳設祭器，前置石香案，旁列罔罌，綉製侍從宮人及生前所用衣服；東間石牀高尺五六寸，廣盈丈，上鋪絨氈被褥諸寢具；又開二層石門，內通長大殿九間，石牀如前式，妃棺在焉。初四日，帝后梓宮到，祭奠畢，先移田妃於牀右，次安周后於左，然後奉帝居中，隨閉石門掩土。初六日，一桂復率捐葬鄉耆祭奠，哭聲震

左：天。死難太監王承恩卽葬於陵右，明遂亡矣。一時詞人悲嘆，往往見之詩歌，就所觀記，錄之於

七言絕句

玉皇西狩下天都，縱使霜狼鬪赤烏。賽過五紅驚一坐，戊辰元旦受嵩呼。〔盜起〕
花生玉露柳生煙，坐覽軍書上未眠。夜半月斜殿影黑，黃封猶降鳳池宣。〔勤憂〕
閣臣天性最仁廉，招撫何須劍戟銛。將吏臺前聽號令，中軍元帥誦華嚴。〔嗣昌〕
揮金百萬作城防，賊未梟頭已自創。天若資王生大統，國當磐石到無疆。〔周王〕
虎踞龍蟠說舊京，六宮擬從翠華行。君王也道江南好，只是因循計不成。〔南遷〕
風雨憑城下玉臺，錦筵空爲射堂開。天弧夜夜高張在，却放狼星易度來。
有詔坤寧共省愆，毀巢破卵事相緣。夜來帝坐移於下，遮莫軒轅也失纏。
崇關巨堞是居庸，百二山河推要衝。聞報官軍三十萬，齊心爲賊作先鋒。〔破關〕
賊兵百萬漲昏埃，鞞鼓驚天曉角哀。聞報六宮皆掩面，玉鑾日暮出平臺。〔城圍〕
空礮連聲震若雷，園陵十二盡成灰。平臺召對何人對？天子無言拭淚回。〔召對〕

王兒傳至各歔歔，御手親將換廠衣，對仗兩班同哭罷，殿庭但有燕雙飛。〔太子〕
社稷淪亡命亦捐，兩行珠淚盡君前，聖明過守無成戒，妾負皇恩十八年。〔周后〕
翠華西閣斷君憐，未得長門賦一篇；今夜有魂甘帶血，落花風裏變啼鵑。〔袁妃〕
劍氣衝花萎綠苔，玉真高駕彩雲回；幽幽椒殿無人住，鸚鵡猶呼萬歲來。〔公主〕
內家避寇承明旨，玉殿金閨人盡亡，不似唐朝委社稷，三千宮女拜黃王。〔宮人〕
元武樓頭漏點傳，從亡一整舊宮員，籠燈莫訝聯三盞，未必微行得萬全。〔欲出〕
白家河畔草迷離，萬戶煙深怨鳥啼，悵望南雲無去路，東風吹到馬頻嘶。〔回宮〕
城上懸燈賊入濠，九門已獻六軍逃；士民欲爲朝廷戰，三百年中不佩刀。〔城陷〕
燕臺四月草青青，馬上悲笳耳倦聽；過客若還憶舊里，回頭一望壽皇亭。〔帝縊〕
轉眼宮庭便陸沈，潔身同葬御河深，只應皓月來相照，照出澄波一片心。〔魏氏〕
兩行遺詔亦悲哉，飲恨吞聲向夜臺；此日廷臣皆仗節，猶嗟未得救時才。〔遺詔〕
血漬衣襟詔一行，殉於宗社事惶惶；此時天帝方沈醉，不覺中原日月亡！
天荒地老春餘夢，剩水殘山劫後鐘，九土曾無埋骨處，淑人却借一杯封。〔帝葬〕
午門待罪責供招，舊事先王各大僚，忍見靈車從內出，月綾被體髮蕭蕭。

茶庵棚內白楊棺，百姓皆來掩淚看，多少騎驛人過此，從無一肯下驢鞍。（茶庵）
 千疊山河萬疊雲，重瞳魂魄傍湘君，白楊祇恐樵蘇及，麥飯誰澆數丈墳？（帝墳）
 不鑿前車在漢唐，東林講學爲三王，臣髮門戶君憂國，門戶成時國已亡！（黨禍）
 謹具江山百座城，崇禎帝后列雙名，鮮紅簡子書申敬，獻納通家八股生。（書生）

七言律

豈如黃虎只兇狂？甚有才能合衆強，終始稱渠不俯屈，奈亡無地更飛揚；李岩失路爲謀主，神祖多方齋盜糧，作賊不圖聲色樂，苦心專志致明亡。（李闖）

人心厭治物違和，從逆交加赴火蛾，變亂如開龍耳嘴，危亡端在馬蹄窩，鋒頭毛面堂廉滿，紫眼鳶肩草澤多，天却生才與位左，不關功令詠菁莪。

初時羣聚只饑民，獨賑能教一叱平，馴致渠魁收壯士，便須能將動雄兵；洪盧孫戴全忘死，曹艾陳劉不顧身，其奈舉朝皆泄泄，更無廟算似黃瓊！

救火衣冠揖讓頻，中書樞密更添薪，河南未配紅娘子，山右先馳黑煞神；一左儘堪專調選，二曹良足靖風塵，大河才有靈昌渡，便是飛鷹透碧旻。（縱盜）

中原郡邑久兵荒，極選人才未足常。江嶺知能俱好好，關河庸耄獨悵悵。平時覓食嫌山遠，急處藏身樂草長。一臟受傷未必死，死來五臟氣俱傷。〔郡邑〕

名將誰無此日難，福堂孫傅坐相看。已開函谷千尋道，又撤瞿塘萬里灘。新蔡空拳當敵騎，寶豐枵腹跨征鞍。忠臣苦事將誰訴？獄吏才過劇盜攢。

那將賊勢著胸中，氣湧如山膽塞胸。駐馬昔曾降大慙，揮刀今必斬元兇。曹能猶子同摧敵，周亦夫人共折衝。閑置西偏徒一死，不教河上立奇功。

英明昏暗不差多，秦後宮庭一網羅。張業呂疆麟鳳少，趙高封誚虺蛇多。蒙君竊柄難薰灌，揖盜開門孰譙訶？猶把王承恩藉口，南來威福似江波。〔宦官〕

若思東晉足忠良，劉李〔闔場天劉國能，射場天李萬慶〕於今得繼芳。絲濯江濤成錦綺，玉礎山石協圭璋。殺身完節嘉名遠，建廟褒官世澤長。若問文儒甲申事，不知對此面何藏？
彌天蓋地折凶威，錫穴奇才卓不移。地久荒殘心作壘，人無甲冑鐵爲皮。五千壯烈同甘苦，甘萬猖狂懼指揮。若使京城君設守，豈教宗社變冰澌？

槐國入政

順治元年三月丁未，明京師陷，昧爽，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駟馬，至西直門，拔箭去鏃，向後三發，令曰：「軍士入城，敢傷一人者，殺無赦。」忽有黑氣湧門而出，宋獻策曰：「此害氣宜避。」乃改從德勝門入，太監曹化淳率其屬迎於門外，自成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西偏。至承天門，語諸賊曰：「吾一矢中其天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金星趨進曰：「中其下，必中分天下。」自成乃喜，入宮，即傳令求崇禎帝及太子二王，以曹化淳背主獻城，先勸獻餉銀五萬兩。戊申，周奎獻二王，自成曰：「吾待以杞宋之禮。」發劉宗敏收養。午刻，始得崇禎崩問。

是日檢討梁兆揚倡助餉，與同志數人各書五千金，託宋企郊投謁。己酉，昧爽，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至午門待罪，羣賊爭侮，爲椎背脫帽，或舉足加頸相笑樂，各官惴惴，莫敢仰視。日暮，自成始出，牛金星執縉紳錄唱名，嘻笑怒罵，恩威不測，呼及周鐘，顧君恩特下揖云：「主上饑渴求賢，當不次擢用。」自成問鐘何許人，君恩曰：「名士善爲文。」自成笑曰：「何不倣見危授命題目？」□□□大學士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時入朝者三千餘人，點用不滿百人，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餘者每員馬兵二人押往西華門外，縱轡騰逐，若蹴羊豕，人人自謂必死矣！俄傳令曰：「前朝犯官，悉送權將軍劉處分。」蓋賊憤各官不迎，已欲

盡殺之，因宋獻策力爭而止也。

庚戌，收執逃官，路斷行人，封太子爲宋王，赦刑部錦衣衛繫囚，又傳檄郡縣，中云：「君非甚闇，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詞出黎志陞，論者以爲實錄。辛亥，召見梁兆揚，自成謂曰：「朕起義兵，專爲救民。」兆揚叩頭對曰：「舊君無大失德，但猜疑自用，以致上下睽隔，民墜塗炭；陛下救民水火，由晉抵都，兵不血刃，真可比隆唐虞！臣遭逢聖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殊恩？」自成大悅，留坐飲茶，授兵政府侍郎。賊初自楚入秦，已設文武各官；至是以父名印，印爲符券契章，凡四等，改內閣爲天佑殿，翰林院爲弘文院，文選司曰文選院，六科曰諫議，御史曰直指，官服領尙方，用雲爲級；以牛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何瑞徵，黎志陞爲弘文院大學士，舊臣點用者除授有差。

時賊令新降者不得乘馬。壬子，各官皆騎驢，方巾藍服，小扇遮面，至牛宋及顧君恩署投門生帖，且領契；其外選者，乞攜妻孥，宋企郊語之曰：「俟到任後做得好官，來迎未晚。」皆欣然而去。

癸丑，僞禮政府諭各官率耆民上表勸進，使周鍾草登極詔，內有語云：「比堯舜而多武

功，邁湯武而無慙德。」或私語鍾曰：「闖賊殘殺太甚，恐難成事。」鍾曰：「昔太祖初起亦然。」乙卯，派各官概納餉銀，大抵點用者派少，不用者派多，下至廠衛著姓，要津權胥，四方富貴，無不濫及；一言不辦，即夾，往往骨碎身死。大學士魏藻德被夾，獻銀萬兩；劉宗敏責以首相致亂，藻德曰：「此一人無道所致。」宗敏怒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年爲宰相，崇禎有何負汝，而詆爲無道？」掌嘴數十，仍夾不放，四月戊午朔，宋獻策言：「帝星不明，天象陰慘，宜停刑，且速卽位。」庚午，各官復上表勸進。辛酉，焚明太廟神主。是日，試在京舉人，首題「天下歸仁焉」，次題「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取者送吏政府候選。復考秀才，取者送國子監讀書。司業薛所蘊因令監生多作文字，以候新主幸學。壬戌，禁用十字，若忠爲中，成爲丞之類，改大明門爲大順門，易乾清宮匾「敬天法祖」爲「敬天勤民」。

是日，先釋繫官數百人；取所得銀及合累朝鎮庫積銀三千七百餘萬，金一千萬錠，悉令工鑄作穿心方版，爲易運計。

癸亥，禁奏疏冗長，召見僞侍郎楊觀光，問郊天何以必去葷酒，遠女色，止行刑？觀光答曰：「天人一氣，去葷酒則心志清明，遠女色則呼吸靈爽，止行刑則舉念慈和，故能感格上穹。」自成稱善，送至簷下，答拱而別。

甲子，鑄九璽及永昌錢，不成。乙丑，始盡釋諸繫官，其勳戚大臣，仍令兵監押，遣僞將四出，催糧，執故相馮銓至京，勒獻銀數萬。丁卯，盤各倉穀，僞禮政府示，十二日，百官習儀天佑殿。望日，頒詔，論功行賞。

十七日，郊天祭地，卽帝位。次日幸學，行釋奠禮。戊辰，西平伯舉兵報至，趣僞防禦左懋泰赴密雲，張石麟赴山海。己巳，停習儀，殺所押大僚勳戚數十人於平則門外，下令親征。夜半，先運輜重百萬輛歸陝西。庚午黎明，自成氈帽藍布袍，挾二王及吳襄東出。精兵二十餘萬悉行，各官送之金明橋而返。

闖賊本無大志，自得牛李後，始知收拾人心；至京師，頗嚴軍令，士卒有淫掠者，輒梟斬，或斷臂割勢懸市；然其下爲賊久，令雖嚴，不能制也。軍士初入民室，曰：「假汝竈一炊。」旣食，曰：「借汝牀一眠。」將眠，曰：「雇汝妻女一件。」不從則死。己又編排甲，令五家養一賊，民不勝毒，縊死相望。自成寵宮人竇氏，號曰竇妃，夜宿宮中，晨起啜少米飲而出，憚食宮中物；見諸龍器皿，輒震懾。將升御座，忽見白衣人長數丈，手劍怒眦，恐懼不敢復登。內臣初進冕旒，窄不可戴，易之又寬，再易之始冠。刻許，頭痛如裂，急欲去。識者知其不能久也。

論曰：「自成之惡極矣！歷觀古來盜賊，若赤眉黃巾輩，其毒虐猶未若是之甚也。然或言

其在西安，郡司舍人邱從周乘醉入秦府，戟手罵曰：「若小民妄稱尊號，踞王府，而所爲如此，何以能久？」自成聞之笑曰：「此醜兒。」略不加意。少時嘗盜鄰家羝羊，其人執而笞之，旣得志，不修舊怨。前參政張國紳者降賊，自成以爲上相；國紳誘一故宦之室進之，欲以求媚，自成顧重其夫名，立斬國紳而歸其婦。由是推之，意者夾官搜銀等事，或其下所爲，非盡自成之意歟？夫初得關中，姑以一二事示大度，假仁義以結民心也。語云：「盜亦有道，」信夫。」

西平乞師

吳三桂字長白，遼東籍，江南高郵人；父襄字西環，兩世並起家武科，積軍功，官至都指揮司，同守寧遠。甲申正月，懷宗以西寇漸近，調襄還京，已又撤寧遠鎮，封三桂爲西平伯，手勅召之入援。三桂行至沙河，而京師陷，賊使諸降將以書招之，三桂猶豫未決。初上寵田妃，妃歿，上念之不置，戚畹田弘遇欲娛上意，游吳門，出千金市歌姬陳圓。顧壽將以進御，上知爲青樓婦，却之。弘遇死，壽隨一優人逸去，而圓歸三桂。賊據京師，劉宗敏居弘遇故第，因有譽二姬色之都技之絕者，宗敏於是繫囊索圓。三桂聞之，卽還兵據山海關，刑牲盟衆，誓與復明室，報至京師，自成切責宗敏，立釋襄，厚加撫慰，使作書諭三桂，三桂不從。

當是時，國朝聞明都之變，方議入討，而三桂兵少，自揣其力不足以辦賊，遣使因故帥祖大壽來乞師，朝廷猶未之信也。山海鎮城在關內，而關外復有羅城，四月丙子，賊先遣輕騎自一片石北出而東，突入外城，斷東路，而自成以全師圍內城。三桂復來求救，於是二王統勁兵飛馳而西，將及外城，見礮方東向擊，九王疑三桂已沒，駐兵權喜嶺，高張旗幟以待。三桂望見，從數騎突圍而至，力請進兵；九王以素無盟約，又賊與吳兵甲仗相似，欲令吳兵薙髮以自別異。三桂曰：「然，我固非怯也，使我更得萬騎，何懼於賊？爲今兵少，故乞師於若，盟誓薙髮無恨。」卽與九王同歃，立薙其髮，導王師直抵關下，而賊外城之卒先爛矣。

三桂馳入關，卽呼城中人薙髮，卽日開內城門，三面並出；三桂居前，九王繼後，豫王英王張左右翼。漢兵先合，賊圍之數十重，三桂奮死鬥，卒皆一當百，賊散而復合。王師馳至，從黃埃中發數矢，賊駭曰：「關東兵來矣！」天忽大風，沙石飛起，擊賊如電，二王縱鐵騎乘風夾擊，賊步卒幾盡，騎兵死者過半；劉宗敏中箭墜馬，選鋒驍將莫不重傷。自成乃殺吳襄，懸首高竿，收餘兵西遁。三桂戰罷，哭其父尸極哀，九王慰唁之，且趣之曰：「稍遲卽京師糜爛矣。」九王卽攝政王也。三桂於是兼程而進，壬午，追賊於永平，張若麟來降。自成乘千里馬馳一日夜，癸未平旦，至京師，立縛吳襄家屬三十餘口，殺之於市。

賊之東出也，留京師者僅老弱數萬；文官則牛金星，大轎開棍，往來拜客；武官則一隻虎李過，防守禁城，九門齊啓；惟日驅驢馬，連金帛歸關中。己而微聞戰敗，賊將督民夫拆城外房，運器械上城，爲守禦備；或相聚耳語而泣。民間喧傳，吳三桂奪太子來；太子入立，卽順賊所署諸臣斬無遺。比自成至，人馬殘憊，全無紀律，益肆淫掠。諸內臣初奉命守城，已懷異志，令士卒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於端，舉之有聲，格擊則折。至是賊下令盡逐內監，無老幼貴賤，卽以其杖驅之，皆號泣徒跣，破面流血而去；其金帛珠玉，悉爲賊有。於是賊各官莫不疾步求間脫去矣。

甲午申刻，賊傳示次日郊天卽位，俄而劉宗敏先臥長桌昇出，羣賊亦多束馱金帛，紛紛而去。乙酉，賊僭卽帝位於武英殿，以李繼遷爲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禮。三桂兵至，覘知賊將西走，先設疑兵於西山，又多取酒罌，實以石灰，埋齊化門外道口。五鼓，賊衆萬馬齊出，踐罌穿足，輒驚踣；後騎奔壓，石灰迷目，不可視，疑兵遠噪以驚之，賊衆大亂，盡棄其輜重，留僞將軍左光先、谷可成殿後而遁。

五月戊子朔，在京諸臣設崇禎帝位於午門，行哭臨禮，令百姓人製素冠。庚寅，備法駕迎新君於正陽門外，都人猶以爲故太子也；及駕至，前騎壓百姓，悉去白冠，始悟其非。三桂追賊

至定州，斬可成，光先傷足，賊負而逃。自成還兵戰於真定，復大敗，身中流矢。三桂追出故關而還；比至京，則國朝已定鼎矣。

自成至山西，郡邑多閉門拒守，賊輒攻屠之，而叛者愈衆；又以牛金星譖殺李岩，劉宗敏以下皆離心，故不能復戰。留陳永福守太原，委以晉事，而歸西安。自成初以李岩言謬爲仁義，及岩死，兵又屢敗，益虐戾自用，羣下小忤輒死；又設嚴刑，民盜一雞者斬，西人大恐。

其年冬，王師西討，陳永福拒戰甚力，城破而死。肅王遂自皇甫川渡河，擊破賊將郭英。李過兵；英王自懷慶渡河，向潼關，賊使僞巫山伯馬世耀將三十萬來拒，一戰而敗。自成知不能守，散府庫，焚倉廩，出武關東奔。乙酉二月，攻鄖陽，明守將王廣恩伏步卒於近郊林莽間，自引騎士別駐遠郊，而使孱兵誘賊。旣入險，騎不得騰，伏發，賊兵多死；薄暮引去，而廣恩已馳騎先破其壘，林間步卒復四面舉火，噪而逐之，賊衆大潰。時左兵方東下，自成聞之，收拾散亡，將乘虛襲武昌，大兵分兩道窮追，闖賊還戰輒敗北。至武昌，衆尙五十餘萬，留屯月餘，欲泝江走岳州，將發，忽烈風暴雨，陰霾四塞，賊由是變計，從陸出咸寧、蒲圻。

丙戌正月，過通城九宮山，使其下先發，自以十餘騎殿後，猝陷於淖，土人以擾勸擊殺，斷其首而獻之明。李過來救，僅奪其屍，結草爲頭，以冠冕葬之羅公山下。大兵追至，獲其從父二

人及劉宗敏、左光先，皆斬之；執宋獻策、金星、企郊等皆潛遁；發驗自成尸已腐，莫能辨也。李過改名錦，與餘賊四十六部奉高氏降於何騰蛟。唐王賜錦名赤心，尋死。後人有詩曰：「誰道天公醉？元兇未獻俘，九宮靈一擊；全隊賊皆通。」蓋時又傳自成過九宮山，單騎謁元帝廟，爲帝所擊，伏地而斃也。

郡邑紀聞

郡邑死事，就所見聞，頗得其詳而可錄：曰房穀，曰武昌，曰長沙，曰榆林，曰保定。

崇禎己卯春，流賊九股分屯襄鄖間，督師熊文燦主撫，於是張獻忠首出求降；文燦爲請於朝，授副總兵，處之穀城，而使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所謂西營八大王也。羣賊聞之，皆伴就撫，文燦隨地安插，內三股近房縣。房小邑，又數被兵，而羣賊偪踞，人無固志。邑令郝景春爭之，文燦怒曰：「朝廷欲化賊爲民，今將驅民作賊耶？」趣居之城外。於是羅汝才居東北，號曹操營；黑雲居南，號十萬營；白貴分處西南西北，號小秦王營。景春雖單騎就營，與結盟定約束，事稍稍定，然已自知必死矣。

未幾，獻忠叛，穀城分阮之鈿死之，張大經從賊，引賊兵趨房縣，又使人約汝才同反。景春

子諸生鳴鑿力敵萬夫，乃撥甲詣汝才曰：「若不念香火情乎？慎毋從亂。」汝才佯諾。鳴鑿覺其僞，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而獻忠前鋒已至，鳴鑿迎擊，斬其魁上天龍。已而賊大至，獻忠兵張白幟，汝才兵張赤幟，少傾，二幟相雜環城立攻，白黑二渠策馬呼曰：「以城讓，我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大罵碎之；而以寸紙繫卒髀間，縋城求救，十數往，文燦卒不應。鳴鑿且守且戰，相持五日，擊傷獻忠左足，殺其善馬；又用間入賊壘，陰讖獻忠所臥帳，將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啓北門揖汝才入，城陷，景春回署將自盡，大經短槍乘馬突入執之，賊坐縣堂，見景春來，爲起立，且酌卮飲之，而責問庫銀倉粟。景春罵曰：「死賊，倉庫有物，城豈爲汝所陷？」乃擁之去。鳴鑿與道選巷戰，道選中箭死，鳴鑿聞父被執，追至，景春見之，連呼曰：「好好！」以手自畫其頸曰：「此亦不甚痛也！」男兒至是，惟一死耳！遂父子同遇害。而主簿朱邦聞亦以罵賊不屈，全家被殺之。鈿字實甫，桐城諸生，由保舉授縣令。三錫後爲官軍所獲，磔死。大經從賊，及瑪瑙山之敗，復出降。

張獻忠之破漢陽也，武昌紳吏議募兵爲備，而府藏空虛，賀逢聖屢請貸於楚府，王不應；左良玉東走，亦入見王曰：「與臣十萬人餉，當爲王保境固城。」王復不應，衆不得已謀撤江上兵入保。參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團風鴨蛋諸洲，水淺不及馬腹，縱

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衆不聽。兵既撤，而承天德安潰卒東下，王始發金錢盡募之，使長史徐學顏爲之帥，不隸他將，所謂楚府兵也。未幾，賊偏師先自圍風洲渡，其大營尙在江北，有張其在者，以罪被笞，走投獻忠，告以虛實，賊乃從鴨蛋洲畢渡，直薄城下。文榮禦之，頗有斬獲；賊轉攻德勝門，參政王揚基推官傅上瑞先遁，楚府兵斬關迎賊，城遂陷。文榮及學顏皆戰死。蓋募兵時，賊先使其卒雜潰兵應募爲內應也。

王聞城陷，出坐殿角門，賊入，王罵之。獻忠曰：「吾來正欲扶王爲天子耳！」王曰：「天下吾家天下，天子吾家天下，安用賊扶？」賊黨尙食王，却之，絕粒四日，獻忠乘以竹輿，二人舁之，再拜而投之江。妃及宮眷宗室內臣死節者數十人；外臣死事者，自文榮學顏外，有通判李毓英。知縣鄒逢吉。都司朱士鼎；紳士死義者，大學士賀逢聖而下，有王師文、陳靖之。而宗室盛潮之子觀音保年十三，賊得之，因其少不之備，保伺賊醉，潛拔賊刀刺殺數人，然後自剄。學顏字君復，永康人；文榮海甯衛人，世指揮僉事；士鼎起家武進士，既被執，賊愛其力，欲用之，士鼎戟手大罵，賊斷其右手，乃以左手染血灑賊。賊又斷之，不死；賊既退，令人縛筆於臂，猶能作楷字，招集舊卒，訓練如常。

崇禎壬午秋，李自成寇鄖陽，巡撫王永祚奔荊州。癸未正月，承天陷，巡撫宋一鶴、總兵錢

中選死之。朝命以王揚基代一鶴，李乾德代永祚，乾德有官無地，移撫偏沅，而揚基暫駐岳州。五日，張獻忠屠武昌，揚基懼，率標兵走長沙，推官蔡道憲語之曰：「岳與長沙唇齒也，并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奈何棄之？」揚基曰：「岳非我屬。」道憲曰：「棄北守南，猶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棄，所屬地安在？」揚基語塞，乃復還岳州。會吉府承奉王命明與副將尹先民潛通賊，賊遂浮舟於湖以窺衡岳；既破威寧，進至蒲圻，揚基先遁。湖廣巡撫王聚奎駐袁州，憚賊不敢進，道憲貽書爲陳利害，聚奎使至，使總兵孔希貴拒賊於陳陵磯，戰屢勝；既而以衆寡不敵，聚奎與希貴及湖南巡撫李乾德奔還長沙。岳州陷，道憲謂聚奎宜乘賊未至，先於山砂磯及戴家湖立水陸二營以遏賊。（以下闕）

空白页

跋

吳梅村鹿樵紀聞三卷，類分爲四十一篇，向無刊本；余假得彭城金氏鈔本，爛脫至數十處，爲校其可知者而缺其不可知者，因錄副藏諸笥。是書乾隆縣志未著錄，嘉慶直隸州志僅載書目，未詳卷數，則亦未之見也。篇中雜記三王，間涉崇禎時事，而中卷鄭成功之亂，敍及鄭氏之亡，則在康熙二十二年，梅村卽世久矣，疑是篇當止「代領其衆」下「甲寅春，耿精忠叛」至篇末，當是後人續之，非原本也。古人著述，一經改竄，適滋異日之疑，可不謹歟？又獻忠屠蜀篇中，載縣令吳繼善降賊，授僞官，一日寫祭天文，「其紙中接，賊見之怒曰：『若不欲我一統乎？』立劓之。」與梅村集中志衍傳異，疑傳據事，衍歸時所述，而此晚年所紀，當得其實；不然，先生忍以誣友者誣天下萬世哉？

鎮洋山人識

吳兔牀拜經樓題跋云：「鹿樵紀聞或謂吳梅村著，又以爲卽綏寇紀略之別稱。」蓋綏寇紀略當時罕見，故不能與之一校耳。今以照曠閣刊本與此書對勘，則截然不同，所題梅村野史，當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駿公也。

孫毓修跋

空白页

揚州十日紀專載

空白页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夫守，踉蹌奔揚州，堅閉城以禦敵，至念四日未破。城前禁門之內，各有兵守，予宅西城，楊姓將守焉。吏卒甚置，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餘。不繼，不得已共謀爲主者觴，予更謬爲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誠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予衆亦散去。

越次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累百姓』之語，聞者莫不感泣。又傳巡軍小捷，人人加額焉。午後，有姻氏自瓜洲來避，與平伯逃兵，（與平伯高傑也，督鎮檄之，出城遠避。）予婦緣別久，相見唏噓；而敵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爲予言者。予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旋觀城上守城者尙嚴整不亂，再至市上，人言洵洵，披髮跣足者繼塵而至，問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馳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逼城不得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矣。突有一騎自北而南，撤

輾緩步，仰面哀號，馬前二卒依依，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恨未傳其姓字也。騎稍遠，守城丁紛紛下竄，悉棄冑拋戈，并有碎首折脛者，迴視城櫓已一空矣！

先是督鎮以城狹，礮具不得展，城堞設一板，前置城徑，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畢，敵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民互相擁擠，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卽傾，人如落葉，死者十九。其及屋者，足踏瓦裂，皆作劍戟相擊聲，又如雨雹挾彈，鏗然鏘然，四應不絕。屋中人惶駭百出，不知所爲。而堂室內外深至寢闥，皆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廂比屋閉戶，人煙屏息。

予廳後面城，從窗隙中窺見城上兵循甬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亦不少紊，疑爲節制之師，心稍定。忽叩門聲急，則鄰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予雖知事不濟，然不能拂衆議，姑應曰唯唯。於是改易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窗窺城上，則隊伍稍疎，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闚其服色皆揚俗，予始大駭。還語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諾。因曰：「前有金若干付汝置之，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涕泣交下，盡出金付予。值鄉人進，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趨出，望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卽俯首若有所語。是時，人自爲守，往來不通，故雖違咫尺而聲息莫聞，迨稍近，始知爲逐戶索金也。然意頗

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尙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萬兩相獻而卒受斃者，揚人導之也。

次及子楣，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爲我索此藍衣者。」後騎方下馬，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余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粗服類鄉人，何獨欲予？」已而予弟適至，予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賈，彼亦將富賈我，奈何？」遂急從僻逕托伯兄率婦等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墳後，胛腋皆窶人居也。予獨留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忽至，曰：「中衢血濺矣，留此何待？予伯仲生死一處，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伯兄至仲兄宅，當時一兄一弟，一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姨，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漸暮，敵兵殺人聲已徹門外，因乘屋暫避，雨尤甚，十數人共擁一氈，絲髮皆濕；門外哀痛之聲，悚耳懾魄，延至夜靜，乃敢扳簷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十餘處，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雷電，辟卜聲轟耳不絕，又隱隱聞擊楚聲，哀顛斷續，慘不可狀。飯熟，相顧驚惶不能下一箸，亦不能設一謀。予婦取前金碎之，析爲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帶內皆有；婦又覓破衲蔽履爲予易，遂張目達旦。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簧聲，又如小兒呱呱泣聲者，皆在人首不遠，後詢諸人皆聞之。

念六日，頃之，火勢稍息。天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廂一人緣

牆直上，一卒持刀隨之，追蹠如飛；望見子，衆隨舍所追而奔子。子惶迫，卽下窺，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後止。自此遂與婦子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點卒恐避匿者多，給衆人以安民符節，不誅。匿者競出從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婦女參半，兄謂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終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羣，勢衆則易避，卽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當是時，方寸已亂，更不知何者爲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滿卒也，徧索金帛，子兄弟皆罄盡，而獨遺子未搜；忽婦人中有呼子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子急止之。二妾皆散髮露肉，足深入泥中沒脛，一妾猶抱一女，卒鞭而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提刀前導，一卒橫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數十人如驅犬羊，稍不前，卽加捶撻，或卽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

行過一溝一池，堆尸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爲五色，塘爲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尸，子意此間是我死所矣；乃逶迤達前戶，出街復至一宅，爲西商喬承望之室，卽三卒巢穴也。入門，已有一卒拘數美婦在內，簡檢筐篋，綵緞如山，見三卒至，大笑，卽驅子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諸婦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揚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卽向卒乞取，曲

盡媚態，不以爲恥；予恨不能奪卒之刀，斷此淫孽。卒嘗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恥至此？』嗚呼，此中國之所以亂也。

三卒隨令諸婦女盡解濕衣，自表至裏，自頂至踵，并令製衣婦人相修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諸婦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體相向，隱私盡露，羞澀欲死之狀，難以言喻。易衣畢，乃擁之飲酒，譁笑不已；一卒忽橫刀躍起，向後疾呼曰：『蠻子來！蠻子來！』近前數人已被縛，吾伯兄在焉。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隨之，是時男子被執者共五十餘人，提刀一呼，魂魄已飛，無一人不至前者；予隨仲兄出廳，見外面殺人，衆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一遁，復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

廳後宅西房尙存諸老婦，不能躲避，由中堂穿至後室，中盡牧駝馬，復不能踰走，心愈急，遂俯就駝馬腹下，歷數駝馬腹匍匐而出，若驚駝馬，稍一舉足，卽成泥矣。又歷宅數層，皆無走路，惟旁有弄可通後門，而弄門已爲卒加長錐釘固；予復由後弄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怖無策，回顧左側有廚，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也，予求收入，使得參司火掌汲之役，或可倖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點而役者也，使再點而增人，必疑有詐，禍且及我！』予哀籲不已，乃更大怒，欲執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視階前有架，架上有甕，去屋不甚遠，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甕，

身已傾仆，蓋甕中虛而用力猛故也。無可奈何，仍急趨旁弄門，兩手棒錐搖撼百度，終莫能動，擊以石，則響達外庭，恐覺，不得已復竭力搖撼之，指裂血流，淋漓兩肘，錐忽動，盡力拔之，錐已在握，急掣門，屢木槿也，濡雨而漲，其堅澀倍于錐，予迫甚，但力取屢，屢不能出而門樞忽折，扉傾垣頽，聲如雷震，予急聳身飛越，亦不知力之何來也。疾趨後門出，即爲城脚。時兵騎充斥，觸處皆是，前進不能，即于喬宅之左鄰後門挨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衢，兵丁往來絡繹不絕，人以爲危地而棄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頗有仰頂，因緣柱登之，屈身向裏，喘息方定，忽聞隔牆吾弟哀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凡三擊遂寂然。少間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當取獻。」一擊復寂然。予此時神已離舍，心若焚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婦曰：「此地近市，不可居。」卒復攜之去，予幾不免焉。

室有仰屏，以席爲之，不勝人，然緣之可以及樑，予以手兩扳樑上桁條而上，足托駝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予上搗，知是空虛，料無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幾何人？街前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哀號隨其後。是日雖不雨，亦無日色，不知旦暮。至夕，軍騎稍疎，左右惟聞人聲悲泣，思吾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婦予子不知何處？

欲踪跡之，或得一見；且使知兄弟死所。乃附梁徐下，躡足至前街，街中枕尸相藉，天暝莫辨爲誰？俯尸遍呼，漠無應者。遙見南首數火炬，蜂擁而來，予急避之，循郭而走。城下積尸如鱗，數蹶聲與相觸，不能措足，則俯伏以手代步，每有所驚，卽仆地如僵尸，久之始通於衢。衢前後舉火者數處，照耀如白晝，逡巡累時，而後越得達小路，路人昏夜互觸相驚駭，路不滿百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

宅門閉不敢遽叩，俄聞婦人聲，知爲吾嫂，始輕擊，應門者卽予婦也。伯兄已先返，吾婦子俱在，予與伯兄哭，然猶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殺也。嫂詢予，予依違答之。予詢婦何以得免？婦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衆人繼之，獨遺我，我抱彭兒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傷足亦臥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婦幾十人皆魚貫而縛之。卒因囑我于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見前卒至，遂給諸婦得出。出卽遇洪姬，相攜至故處，故幸免。」洪姬者仲兄內親也，婦詢予，告以故，唏噓良久。洪姬攜宿飯相勸，哽咽不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於昨夕，予不自安，潛出戶外，田中橫尸交砌，喘息猶存，遙見何家墳中，樹木陰森，哭音成籟，或父呼子，或夫覓妻，呱呱之聲，草畔溪間，比比皆是，慘不忍聞。回至兄宅，婦謂予曰：「今日之事，惟有一死，請先子一死，以絕子累；彭兒在，子好爲之！」予知婦之果於死也。

因與語竟夜，不得間，東方白矣。

念七日，問婦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後，古瓦荒磚，久絕人跡，予蹲腐草中，置彭兒于柩上，覆以葦席，婦僂居于前，我曲附于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屏氣滅息，拘手足爲一裹。魂少定而殺聲逼至，刀環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十人或百餘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于紛紛子女，百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尸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觀，婦乃悔疇昔之夜，誤予言未死也。然幸獲至夕，予等遂巡走出，彭兒酣臥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或渴欲飲，取片瓦掬溝水潤之，稍驚則仍睡去，至是呼之醒，抱與俱去；洪姬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三日而兄嫂弟姪已亡其四，笑笑子遺者，予伯兄及予婦子四人耳！相與覓臼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枕股忍飢達旦。是夜予婦覓死幾斃，賴姬救得免。

念八日，予謂伯兄曰：『今日不卜誰存？吾兄幸無恙，乞與彭兒保其殘喘。』一兄垂淚慰勉，遂別，逃他處。洪姬謂予婦曰：『我昨匿破櫃中，終日貼然，當與子易而避之。』婦堅不欲，仍至柩後借匿焉。未幾，數卒入，破櫃劫姬去，捶擊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後仲兄產百金，予所留餘亦數十金，并付姬，感此也。少間，兵來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見

柩而去。忽有十數卒恫喝而來，其勢甚猛，俄見一人至柩前，以長竿拗子足，子驚而出，乃揚人之爲彼鄉導者，面則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憐，彼索金，授金，乃釋子，猶曰：「便宜爾婦也。」出語諸卒曰：「姑舍是。」諸卒乃散去。喘驚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搯長刃直抵予所，大呼索子，出舉鋒相向，獻以金，復索子婦，婦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給之曰：「婦孕多月，昨乘屋墜下，孕因之壞，萬不能坐，安能起來？」紅衣者不信，因啓腹視之，兼驗以先塗之血袴，遂不顧。所擄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小兒呼母索食，卒怒一擊，腦裂而死，復挾婦與女去。

予謂此地人選已熟，不能存身，當易善地處之；而婦堅欲自盡，予亦惶迫無主，兩人遂出，并縊于梁；忽項下兩繩一時俱絕，併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兩廊。予與婦急趨門外，逃奔一草房，中悉鄰間婦女，留婦而卻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積連屋，予登其巔，俯首伏匿，復以亂草覆其上，自以爲無患矣。須叟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溯其下，予從草間出乞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所獻而免。卒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窺其中，置大方桌數張，外圍皆草，其中廓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強竄入，自謂得計，不意敗垣從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爲他卒窺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而予後股亦傷。於是近穴者從隙中膝行出，盡爲卒縛，後者倒行排草而出。

予復至婦所，婦與衆婦皆伏臥積薪，以血膏體，綴髮以煤，飾面形如鬼魅，鑒別以聲。予乞衆婦，待入草底，衆婦擁臥其上，予閉息不敢動，幾悶絕，婦以一竹筒授予，口銜其末，出其端于上，氣方達，得不死。戶外有卒一，時手殺二人，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草上諸婦無不股慄，忽哀聲大舉，卒已入室，復大步出，不旋顧。天亦漸暝，諸婦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復聞婦至洪宅，洪老洪嫗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劫去，負擔賞以千錢，仍付令旗放還。途中亂尸山疊，血流成渠，口難盡述。復聞有王姓將爺居本坊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其黨殺人，往往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昏睡去。次日，則念九日矣。

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倖遇赦，乃紛紛傳洗城之說，城中殘黎冒死縋城者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晝伏，以此反懼其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輒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爲予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避處知不可留，而予婦以孕故屢屢獲全，遂獨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婦與彭兒裹臥其上，有數卒至，爲劫出者，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狼卒來，鼠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劫予婦，婦偃蹇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立起，婦旋轉地上，死不肯起，卒舉刀背亂打，血濺衣裳，表裏漬透。先是婦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不可以夫婦故而乞哀，併累子；我死則必死。」

子目，俾子亦心死。』至是子遠躲草中，若爲不與者，亦謂婦將死，而卒仍不捨，屢擢婦髮，周數匝于臂，怒叱橫曳而去。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地，環曲以出大街，行數武必擊數下。突遇乘騎至，中一人與卒滿語一二，遂捨子婦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無完膚矣！

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墳前後多草房，燃則立刻成燼；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網者，爲火一逼，無不奔竄四出，出則遇害，百無免一。其閉戶自焚者，由數口至數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積骨多少矣！大約此際無處可避，亦不能避，避則或一犯之，無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或與尸骸雜處，生死反未可知。予因與婦子並往臥塚後，泥首塗足，殆無人形。時火勢愈熾，墓木皆焚，光如電灼，聲如山摧，悲風怒號，令人生噤，赤日慘淡，爲之無光，目前如見無數夜叉鬼母驅殺千百地獄人而馳逐之。驚悸之餘，時作昏眩，蓋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矣。

驟聞足聲騰猛，慘呼震心，回顧牆畔，則予伯兄復被獲。遙見兄與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脫，卒走逐出田巷，半响不至；予心方搖搖，乃忽走一人來前，赤體散髮，視之，則伯兄也；而追伯兄之卒，卽前之劫吾婦而中途捨去者也。伯兄因爲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僅存一錠，出以獻卒，而卒怒未已，舉刀擊兄，兄輾轉地上，沙血相漬，注激百步。彭兒拉卒衣涕泣求免，〔時年五歲〕卒以兒衣拭刀血再擊，而兄將死矣。旋拉子髮索金，刀背亂擊不止，予訴金盡，曰：

「必欲金卽甘死，他物可也。」卒牽子髮至洪宅，子婦衣飾置兩甕中，倒置塔下，盡發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莫不取，而衣服擇好者取焉。既畢，視兒項下有銀鎖，將刀割去，去時顧子曰：「吾不殺爾，自有人殺爾也。」知洗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于宅，同婦急出省兄，前後項皆砍傷，深入寸許，胸前更烈，啓之洞內府，予二人扶至洪宅，問之，亦不知痛楚，神魂忽曠，忽甦。安置畢，予夫婦復至故處躲避，鄰人俱臥亂尸叢中，忽從亂尸中作人語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當棄汝婦與吾同走。」婦亦固勸余行，余念伯兄垂危，豈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猶有餘金，今金已盡，料不能生，一痛氣絕，良久而蘇。

火亦漸滅，遙聞砲聲三，往來兵丁漸少，予婦彭兒坐甕窖中，洪嫗亦來相依。有數卒攜四五箇婦人，內二老者悲泣，兩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奪婦，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忽一卒將少婦負至樹下野合，餘二婦亦就被污，老婦哭泣求免，兩少婦恬不爲恥，數十人互爲奸淫，仍交與追來二卒，而其中一少婦已不能起走矣。予認知爲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爲，應至於此，驚駭之下，不勝嘆息。

忽見一人紅衣佩劍，滿帽阜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隨從一人，衣黃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數兩人負重追隨。紅衣者熟視子，指而問曰：「視子，爾非若儔輩，實言何等？」予念時有

以措大而獲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不以實告。紅衣者遂大笑，謂黃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蠻子非常等人也。」復指洪嫗及子問爲誰？具告之。紅衣者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斃。」命隨人付衣幾件，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子答以五日，則曰：「隨我來。」子與婦且行且疑，又不敢不行，行至一宅，室雖小而貲蓄甚富，魚米充牣，中一老嫗，一子方十二三歲，見衆至，駭甚，哀號觸地。紅衣者曰：「子貸汝命，汝爲我待此四人者，否則殺汝，汝此子當付我去。」遂挈其子與子作別而去。

老嫗者鄭姓也，疑子與紅衣者爲親，因謬慰之，謂子必返。天已暮，子內弟復爲一卒劫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甚。少頃，老嫗搬出魚飯食予；宅去洪居不遠，予取魚飯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數箸而止，予爲兄拭髮洗面，心如萬磔矣！是日，以紅衣告予，語徧告諸未出城者，衆心始稍定。次日爲五月朔日，勢雖稍減，然亦未嘗不殺人，未嘗不掠取；而窮僻處或少安，富家大室方且搜括無餘，子女由六七歲至十餘歲，搶掠無遺種。是日，興平兵復入揚城，而寸絲半粟，盡入虎口，前梳後篋，良有以也。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執安民牌，遍諭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焚尸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

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是日，燒綿絮灰及人骨以療兇創；至晚，始以仲兄季弟之死哭告予兄，兄領之而已。

初三日，出示放賑，偕洪嫗至缺口關領米；米卽督鎮所儲軍糧，如邱陵，數千石轉瞬一空。其往來負戴者俱焦頭爛額，斷臂折脛，刀痕遍體，血漬成塊，滿面如燭淚成行，碎爛鶉衣，腥穢觸鼻，人扶一杖，挾一蒲袋，正如神廟中竄獄冤鬼；稍可觀者猶是卑田院乞兒也。奪米之際，雖至親知交不顧，強者往而復返，弱者竟日不得升斗。初四日，天始霽，道路積尸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里。蓋此百萬生靈，一朝橫死，雖天地鬼神，不能不爲之愁慘也！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悄悄走出，每相遇，各淚下不能作一語。子等五人雖獲稍甦，終不敢居宅內，晨起早食，卽出處野畔，其妝飾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操戈，而各制挺恐嚇，詐人財物，每有斃杖下者；一遇婦女，仍肆擄劫，初不知爲清兵爲鎮兵爲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迸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憶予初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外姨又不復論。計揚之人如予之家不知凡幾？其數瀕於死，幸死而不死，如予與婦者甚少，然而愁苦萬狀矣！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驚惕焉耳！

空白页

跋

右揚州十日記一卷，王秀楚撰——秀楚江都人——記乙酉揚城破後事。舊鈔本有澄江趙曦明跋云：「十日記乃揚人身所親歷之事，觀其誤傳洗城一段，則尚非洗城也，而慘烈已如此矣！彼生太平之世而不知感生成之德者，豈復有人心哉？」書中簡淨處詳悉處，頗有勝刊本者，不知是趙氏所改定否？今據改以廣流傳，苦鈔本無後跋，尊聞閣本亦無之，別據舊刊本錄入焉。後跋頗詆毀史公，徐氏薰小牘紀年辨謂：書生率意妄語，無足論也。夫得功與傑之優劣，愚夫婦皆知之，豈可法反茫然莫辨哉？得功誠萬人敵，而兵微將寡，難抗大敵。高傑擁十三總兵之衆，所部皆西北人，傑暴抗不能爲人下，抑之則亂不可止，馭之以爵賞，感之以忠悃，優而柔之，使遷善悔過而爲我用，此則化強暴爲忠義之微權也。然則同席聯賈疑之歡，舞盾釋甘凌之怨，以得功之豪傑，可法胡不能釋二憾哉？夫賈寇甘凌於仇怨外，非別有可貪之利，而攘臂相爭也，故可釋憾杯酒間。得功與傑皆有利揚州之心，高固耽耽虎視，黃亦未忘於懷，此其勢如唐藩鎮之不相下，非可以酒食談笑解矣。向使寧南無晉陽之師，睢州無伏甲之

享諸鎮協和，人人如渡河之高傑，成敗未可知也。天命已去，人謀何臧？以武鄉侯之算無遺策，而孟達死，馬謖敗，魏延楊儀爭且亂，彼耳食者何知哉？持平之論，足息羣喙，錄附末簡，以質後賢之讀書者。

嘉定屠城紀略·專載

空白页

明烈皇帝殉國之次年，乙酉五月初九日，南都破，弘光出亡。

明禮部尚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于吳人士。郡人周荃，謙益客也，有口辯，密受謙益旨，謁清帥豫王，言：「吳下民風柔軟，飛檄可定，無煩用兵。」王大悅，即日拜官，使降人黃家鼐，佐荃單騎安撫吳中。甫出都門，郡邑長吏望風解印綬，士大夫皆草間求活，所過輒降。至吳，家鼐南面自若，荃獨微服出沒市廛，郡人多爲之用。數日後，明監軍道楊文驄率兵五百人入郡城，執家鼐等戮于市，發取庫銀滿載去，莫知所之。荃匿民間免，行歸豫王，王聞文驄襲殺家鼐等，始發兵入吳，三吳禍本實基于此云。

五月十三日，嘉定縣聞維揚陷，留都將不守。

十五日，不肖子衿羣集縣治索廩糧，鄉試條編盤費，及私贖卷資諸雜項，分毫不遂，攘臂大呼，奸胥亂卒乘勢劫奪，城中鼎沸。舊令錢默本執袴子，錯愕不知所爲，盡發公帑置堂上，恣其所取；潛出重賄明嘉定總兵官吳志葵，求遣卒衛送出境，并疏倡禍數十人姓氏，欲悉抵于法，隸卒聞風悉遁去。三十日，錢令得間出亡。

六月初一日，吳志葵遣兵執諸生十一人去，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緣中軍官力救釋之。

初四日，清大將兼刑部侍郎李延齡，副將總兵官署督撫事王國寶率大兵入郡，始聞改南直隸爲江南，內閣爲內院。十四日，安撫周荃單騎至邑，邑中縉紳皆出避，百姓無主，因結綵于路，出城迎之，競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揭于門，旋緘邑篆并冊籍上于郡。

清授新邑令吳郡張維照至，時六月二十四日也。是日亭午，志葵以百人用白布裹頭，伏時侍御墓旁，哺時，入民家亂索酒食，聲言欲取張令。人定後，各刈蒲葦一束，燃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城中大震。乃厚集民夫鳴鑼發礮，東向大噪，志葵兵亦羣噪應之。維照恐，倉卒亦遁。士民狼狽出奔，遺棄嬰兒，失散婦女者無算。天明，閭巷一空，卒無他。二十七日，志葵復發兵來，城內外百姓謂志葵恢復之師，懸綵執香，較迎周荃時十倍。志葵用南都逃將蔣若來爲前導，若來本市井無賴，以膂力遭逢權貴，得爲兵官，不三載陞南京後軍部督，聞維揚不守，棄其軍，仍作微裝脫走。至是從志葵入城，遽趨庫，僅存銅銃數十，急使人舁之行，過徐家行大掠，寸縷無遺，至雞豚菽麥亦席卷而去。貧民婦子哭聲震天，志葵若來，欣然有得色，因重載入海。

明淮撫田仰等奉義陽王以舟師駐崇明沙。是時淮撫田仰，監軍荆本徹，總兵張士儀，張鵬翼，與官官李國輔等合兵共奉之，志葵乃率妻子從之，旋舍去。

閏六月初六日，維熙復入縣。

初八日，清將李成棟，偏裨將梁得勝等，以百餘艘載步騎二千鎮守吳淞。是夕，泊東關外，恣百姓聚觀，傳令索取婆子，維熙以角妓應之。成棟大喜，坐二妓於旁，笑謂觀者曰：「今與爾爲一家人，勿畏我也。」黎明從陸路往吳淞，不甚剽掠；惟初七日，騎兵先至者過新涇鎮大肆淫虐，婦女不勝其賜，斃者七人。時大旱水涸，兵船悉泊東關外，梁得勝以三百人守之，城外居民與貿易如平時，黠者或撫其背相與嘲笑如舊識。維熙議使人辱水運東關外，得勝大喜。已刻期至吳淞，行有日矣。

十二日，城內外喧傳有薙髮之令，人情始懼，遂有變志。是日，志葵遣馬軍俞熊賚牌至，略云：「初十日郡中民變，殺北兵過半，餘皆躲入府庠，已列柵圍之。本鎮卽刻統大兵入縣，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頭，雜插柏枝竹葉紅箸鵝毛爲號，共勦東關兵，事成，有重賞。」各路鄉兵久爲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徵等訛言扇動，一聞有牌，持兵蟄集，謬傳：「志葵自劉河來，過外岡矣。」頃又云：「抵青岡墩矣。」未及一瞬，又云：「暫憩察院矣。」時卽在城居民，亦以爲志葵已入城矣，門遂徹夜不閉以待。遠近鄉兵集者漸衆，王家宅鄉兵最稱完整，其首許龍于客歲縛誅閩邑叛奴，威名頓著，至是首犯清兵，與戰頗力。時漏下數刻，不辨誰爲志葵，胆氣甚壯，競舉火擲得勝船，成棟自下維揚，金陵，京口，毗陵諸處，所獲精金美玉名劍寶刀。

無算，悉付一燼，未及毀者盡爲鄉兵所擄；缸中多載婦女，已悉被焚。一少婦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憐救我。」鄉兵云：「速投水中，水淺尙可活。」婦曰：「我是被鎖在船。」語未竟，烈焰燒其身矣。得勝急據高岡，使兵三五作隊，自上射下，皆應弦而倒，許龍亦中流矢死，鄉兵大潰，始知志葵固未嘗至也。天明，計首級，殺清兵八十四人，得勝率餘衆奔吳淞，狼狽得達。

初，成棟至吳淞，策馬周視四境，駭曰：「此絕地也，張令誤我矣！」及聞得勝敗，兵船悉盡，終夜繞缸不敢復寢。十五日，精選營中，得四十騎，皆驍捷善戰；募吳淞居民朱宇及其子香爲前導，往婁東求救。至羅店，被圍，奮死突出，馳而西過三官堂，殺一僧，有四騎失隊；鄉兵從馬後掣其佩刀，刀落，卽取而連斬之，人馬俱斃；二騎掣，鄉兵追及攢稍刺死；惟一騎苦戰得脫。前隊至時家墳，遇鄉兵，復馳而東，鄉兵急追，漸近羅店，鄉兵復大出兩路急攻，諸騎窘極，隨朱香自間道過蔡家橋，繞出鎮後，扶創而歸。過月浦，復爲鄉兵截殺，落荒而走，望見吳淞城，猶大呼救命，救命至丁家橋，人馬氣息僅屬一綫，成棟窘迫無計，惟縱兵大掠。西至月浦，羅店，南至江灣，楊家行，北至錢家樓，施家巷，居人遷徙略盡。城中風聞不一，憂怖彌甚，望志葵眼穿，始悟見棄，皆號哭棄家而走。是夕月蝕，倏忽食旣，時天無纖雲，色暗如漆，占曰：「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

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明都察院觀政進士黃淳耀及弟邑諸生淵耀入城，時閏六月十七日。淳耀及弟淵耀與前通政使司左通政侯峒會二子邑諸生元演，元潔倡爲守城計。初，淳耀避兵石岡，有同科孝廉丹陽葛麟與二力士至，嚙貌甚雄武，絕不類文人，叩淳耀門，大聲問曰：「年翁在否？」淳耀父家柱出迎，答以在鄉，麟攢眉良久曰：「我憂之甚，年翁純儒，未諳世故，恐不免，思一相見，故迂道，今不及矣！」家柱乃固止之，爲停留飲食。及淳耀兄弟歸，與之同訪志葵于雲間，共論當世事，出謂淳耀曰：「志葵庸奴耳！其言夸誕，欲使他人幹事，彼坐享其成，必誤國事。年翁何故信之？天下事尙可爲，然君儒者，非其倫，幸勿鹵莽！」遂掉臂去，不言所之。後追尋其語，若明鏡著蔡云。

成棟悉銳攻羅店，屯兵馬橋，時十八日也。與鄉兵隔水而語，佯言：「成棟等奉命守吳淞，與羅店初無仇讐，今假道歸婁東，並無侵擾，幸寬其一面！」鄉兵支洪陸文等戟手罵曰：「汝曹檻羊牢豕耳！莫作癡想。」成棟怒，率兵混戰，陰遣銳卒東渡練祁塘，西渡荻涇，繞出陣後，鄉兵大潰，退屯來龍橋，接戰良久，大敗入鎮。時日未出，居人方爲市，聞變急升屋，步兵亦升，東西馳逐，屋瓦亂飛，騎兵四面殺人，大呼：「唐秀才何在？百姓縛出者有賞。」唐秀才者景耀也，初

與吳宏宇爲隣，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罪，肆言極罵，且曰：「歸告李成棟，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正，可免大戮。」宏宇銜恨切骨，悉以告成棟，景耀復大書一白牌立馬橋南，諭成棟降，至是爲清兵所得，磔於市。

邑諸生唐培率鄉兵莽駭而死。唐培誓不反顧，清兵銃箭並發，培被殺，鎮已破。時有諸生朱霞者，尙張小蓋登屋鳴金，冀集衆復戰，清兵四集，身被數創，墮河號呼，竟日乃死。成棟知鎮民支廉爲鄉兵首，支家橋一帶房屋焚毀略盡，男婦被殺者一千六百四人。是日，城中百姓共殺須明徵，毀其室。明徵故尙寶卿須之彥之猶子也，素無行，爲鄉里所擯，一聞南都破，卽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定營守備事，仍通志葵，復稱監紀推官，勢劫維熙，取官銀數千，招家丁六十名，悉衣錦綺，懸佩刀，招搖街市間。時率之至安亭鎮訪其奸豪，與促膝密語，每揚言遣人赴各鎮請鄉兵分守諸要害，時城守頗嚴，有夜半叩關者稱爲明徵請兵，人特啓關納之，問鄉兵何在？慢應曰：「城主性慳，不肯發糧，已散去矣。」衆口詰問，語極支離，始大疑之。十八日薄暮，城中競傳明徵家窩藏奸細，復私造都督牌印，并冠帶盔甲數十副，謀盡殺滿城百姓，迎成棟兵，合城擾驚。有頃，西關外獲奸細，嚴刑鞠之，供爲須黨，一時大譁，真假莫辨。明徵倉卒出亡，至南關，受縛，步稍遲，大挺擊之，疾呼稱冤，莫爲置辨，驅至察院前，斬首剝腸，斷四肢，分置各城門。

捕其家丁悉誅之，家室糜碎。

十九日，淳耀等相與謀曰：「今事成騎虎，無主必亂。」乃令元演作書急促其父峒曾入城，鄉兵亦列幟往迎。既至，集衆公議，畫地而守：東門峒曾爲主，邑諸生龔孫玆佐之；西門淳耀爲主，其弟邑諸生淵耀佐之；南門孝廉張錫眉爲主，前秀水縣儒學教諭龔用圓佐之；北門國子生朱長祚爲主，鄉衮唐咨禹佐之。處分已定，各率衆上城巡邏，嘉人士爭縛袴執刀以從，人情頗覺鼓舞。東北二門俱用大石壘斷街路，惟西南二門稍按時啓閉，仍用屋木亂石橫塞道途，以遏兵鋒。二十日，立挨門出了法，分上中下三等：上戶出了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備客兵糧餉并守城頭自燈燭之費；中戶出了若干，衣糧自備，仍出銀若干；下戶止出一丁，分堞而守，每丁日給錢六十文，衣糧燈燭悉自備。城上分四隅，自某地起至某地止分屬各圖，每圖擇一人爲長；日入後，當事者親自巡歷以稽勤惰，其大事專屬峒曾，淳耀處分。

是日，二都鄉兵縛一投牒者至，稱爲間牒，鞫之，實志葵送書人。發函「有吳門之虜，斬馘殆盡，杭州之虜，貝勒云亡」之語，當事者深信不疑，不虞其見罔也。二十三日，志葵復遣牌至，許遣游擊蔡喬督兵協剿，當事者議云：「新令張維熙係清兵所署，難與共守，驅出城，推明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巡司俞尙德充捕官。」是日，復有健兒四人持志葵牌至，來文與原

牌互異，嚴鞫之，供爲婁東諸生浦學，浦嶠僞造，將乘我不備，襲取縣城；既得實，立梟四人於市。爾時聲勢岌岌，人不自保，然恃侯黃諸縉紳協力守城，避難士民扶老攜幼而歸，不絕于路，城上揭白旗，大書「嘉定恢剿義師」。奈兵餉兩缺，所仗惟城外鄉兵，乃設計四布流言，云：「清兵驅百姓薙髮訖，卽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子籍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必無活理。與其客死他鄉，何若集衆禦之，可僥倖獲免也。」鄉民聞之大震怖，弱者終日鍵戶與妻子對泣，強者斬木揭竿，擊金鼓集衆，然百姓騷然，不遑寧處矣。

因念燒船一事，雖志葵首禍，使非支益扇動其間，不至敗決如此！且益在閣部史可法標下聽用，領胖襖銀五千兩，南郡破，悉飽私囊，衆欲取爲義兵餉，競往攻之，勢如轟雷，父子祖孫死者五人，悉斬其頭，與明徵頭並懸城上。頃之，南翔獲明徵妻子，斬割屠戮一如明徵。鎮中著族李氏自世廟以來，蟬聯不絕，貢士李陟少有雋才，知名當世，居于城，聞南郡破，于勸農公署起鶴社，傳箠巡吏，與何凌虛等招集義兵，號匡定軍，議于南翔諸富賈，戶派出餉，諸賈人皆銜之。誅明徵之夕，陟方會飲南城，聞變遽擲杯走，夜犯南翔，里兒怪之，妄言李氏潛通于敵，有共濱者暴起諸生間，阿附李氏，爲衆所賤，指爲奸細；濱恐，匿李氏宅，鎮中諸惡少羣擁之門，陟與其從叔抗之，濱等對衆猶謾罵自若。里兒素憚李氏，懼事定後必正其罪，因遂破其門直入，無

少長皆殺之；分投捕殺諸李，赤其族。各路聞風，競相盤詰，路人單行，稍涉疑似，卽縛去亂鎗戮死，棄屍河中；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窮鄉僻壤，自相仇殺，三四人聚黨拔刃至人家，往往滿門受戮，遠近殺害無算。時正亢旱，災威逼人，道旁乞丐爭挾毒投井，中以扼鄉兵，事露，引頸受刃，無一言，莫知所使。橋道扼要處皆設廠，晝夜共守，雖五家之聚亦起鄉兵，以無餉故，一再至城中，卽絕跡不來。當事者懼，張榜四門，此後鄉兵來者，集護國留皇光慶寺中，爲首一人入城領餉，於是來者漸衆。

二十四日，成棟遣其弟統精騎數十奪路往婁東求救，涕泣與訣曰：『我軍成敗在此一舉，汝不勝，勿復見我矣！』諸騎奮死衝殺，一路搏戰至北門，鄉兵大集，諸騎前後受敵，以漸逼入倉橋街。鄉兵兩路夾攻，將舉火焚之，諸騎窘，冒死突出，鄉兵合圍殺獲五騎。餘騎將過倉街，諸生朱元亮出薪炭數十簣，熾火橋上，用酒醋潑之，橋石頓毀，城上發火礮，殺三人一馬，連橋擊斷。一人手撤佩刀，被創死路旁，蓋成棟弟也。從騎急下馬，取首級掛鞍後，馳而東，復返吳淞。哭于路曰：『我等皆高鎮勁兵，自隨邢太太降後，所過風靡，嘉定縣何物蠻子來，數日殺我副將六員，幾日無援，我軍生路絕矣！』成棟聞弟死，日夜與諸副將相對涕泣。

奈鄉兵本村農鳥合，初無將領，乘輿一聚，卽鳥獸散，郊外無一人往來，孤城蕩蕩，僅存一

白旂迎風招颺而已。成棟于軍中選黠者二人，去其辮作僧人服，潛至城下偵得實，歸報。成棟舉手加額曰：『天也，天也！』始謀身自率合婁東兵共破嘉定。爾時城中束手無策，惟連請志葵星馳赴救。時志葵已貳于義陽王，以計脫其妻子，遁歸雲間，歛諸鄉袞暨富貴金，建牙柳河矣。許卽日遣游擊蔡喬率兵來援。當事者大喜，用白旂大書：『游擊將軍蔡督令精兵十萬，鄉兵三十萬，刻日會剿。』云云，冀聳動老營，使爲內應，募急足費至吳淞境上。成棟牒皆早伏近郊，織悉畢知。

二十五日，城中以書幣迎蔡喬于塗，其兵不滿三百，皆癡弱不振，惟喬頗勇健，使鐵簡重二十五斤，差似可用；所攜火藥糧儲在舟中，求姑置城內，自率兵營于城外。議者皆曰：『宜許之。彼戰而勝，軍資在我，其心益固；不勝，留以爲質，勢不敢棄我去。』峒曾、淳耀等以喬素微賤，心不可保，乃遣人饋問，令泊舟南關外。二十六日五更，方遣人市羊豕祭旂，傳令于東關外安營，次第引舟前。成棟遣諸將銜枚疾走，已嚴陣以待，蔡兵不知所措，爭赴水奔逃，追騎以鎗尖貫其胸，若刺魚鼈。喬尙臥舟中，聞變驚起，持鐵簡躍登岸，步行衝陣，頗有殺傷，奪一馬乘之，孤身獨戰，力盡敗回，清兵圍之數匝，東關有徐福者奮力往救，與喬俱死。其兵初無紀律，一時潰散。峒曾、淳耀等扳堞而望，見喬敗，惟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慟哭相向而已。成棟遣十

餘騎若將薄城者，城上連發大炮，傷二人，遂引去。過新涇鎮，縱火焚屋，雞犬悉盡。成棟至吳淞，分遣步兵于月浦，楊家行等處，捉人剃頭，且云：『助我破賊，財物恣汝取之。』時吳淞老營已降順，因沿村擄強壯益之，兵勢復振。

二十九日，成棟悉衆過東門，迤邐以北，當事者懸千金募人渡濠，焚倉橋一帶民居，成棟至婁塘扎營。磚橋鄉兵預于鎮之東，偏駕木爲高臺，用作偵探，出弓箭手二十餘人立宣家墳。鄉兵環集左右，成棟使騎兵分左右翼，自將中軍衝殺而前，鄉兵力戰，以步騎不敵，死傷略盡。會日暮，成棚吹螺收兵，入村落淫殺無度，取其雞豚，夜縱飲不輟。各村鎮猶傳清兵自吳淞來，一路爲鄉兵截殺，所存不過十數騎，今力竭勢窮，願獻精金百鎰買路歸婁東矣。未幾，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豆葉一大捆于背，伺清兵熟睡，入其營誘致羣馬，驅之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諸鄉兵未諳兵勢，爭裹糧礪兵而來，峒會、淳耀等親自臨城，勉以忠義，言與淚俱，人皆感奮。因下令諸鄉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敵兵首級者，每顆給銀十兩。

七月初一日，會兵磚橋東，不下十餘萬人，排擠擁塞，紛呶如聚蚊，多適爲累。清兵每戰必分左右翼，鄉兵不識陣勢，呼爲蟹螯陣，每發挑戰，多不過十餘騎，皆散落不集一處，諸鄉兵遙

見兵出，擁擠益甚，手臂相摩，戛軋軋作聲。淳耀聞事急，呼其僚婿諸生徐文蔚慰勉之，使率西門鎮鄉兵疾馳赴救，拜而送之。杭家村，安亭鎮一小聚落也，亦集衆赴義，獨揭一紅旂在前。諸鄉兵因言紅旂者宜作前鋒，執旂者杭文若也，其人曾習舉子業，少年銳氣，率爾獨出，其降人毛玉佩揮斬馬刀直前亂砍，殺騎兵二人，戰良久，復殺一人，將奪其馬，清兵攢矛刺之，玉佩文若並死於陣。西門鎮鄉兵馮滿，龐瑞，許臣等猶奮死血戰，大呼併力，卒無應者，乃曳兵反走，徐文蔚被殺。清兵乘勝直前，走者不知所爲，相蹈藉而死，抉眼流腸，不計其數。前阻大河，欲退無路，殘兵競投戈赴水。時正溽暑，數暴雨，河水驟漲，屍骸亂下，一望無際。

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架高臺，麾兵入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虜去婦女無算，選美婦室女數十人，置宣氏宅，慮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蠱毒虐，不可名狀。分部括取金帛，滿載往婁東。城中猶訛傳鄉兵大捷，戶派煮酒飯若干以犒勝兵。頃之聞敗，悉括城中老幼驅使上城，連日夜莫敢交睫。於西東南北荒落處，各設層臺一座，集衆守之。因所獲奸細藏詩謎于衣領間，有『女牆無樹不棲鸞』之句，疑于此處有內應也。是日，東關外傳入成棟榜文，有『開門降，誓不殺一人』之語，或謂大勢已去，諸公宜爲十萬生靈計，淳耀拂然推案痛哭，嗣曾，錫眉等亦悲不自勝，取榜共裂之。急遣人焚沿城一帶民居，煙焰張天，累日夜不息；于烈日

中督促民夫搬運磚石置城上，莫敢暫休。視城外一望曠蕩，鄉兵無一至者。每近黃昏，風景滲淡，鬼聲啾啾，城中掩泪相視，共知必死矣。

清兵至婁塘，解甲韜戈，寂然不動。初三日，會同婁東兵擁大衆至，盡銳攻城，礮聲轟轟不絕，守城百姓股栗色變。當事者懼，分投慰勉曰：『我與爾曹室家婦子盡在是，少有蹉跌，萬家同命矣。』百姓哭應曰：『諾。』復懸重賞募人渡濠，焚西關外河南一帶民居，莫肯應。先是錢令去時，開庫盡給羣胥，軍器火藥惟人所取，四門城樓扇鎖甚堅，尚有存者，鄉兵至乃悉取之。至是徒手應敵而已。嘉定本泥城，嘉隆間，倭奴屢攻不能克。自邑令楊旦築磚城，最稱完固。清兵發大礮衝之，頽落不過數版，乃多舛板靡至東北城下，以禦矢石，使數十人伏其下，穿大穴，腰間各繫長繩，有死者即牽去，復用壯丁補之，穴遂透。諸生馬元調，侯元演，元潔等督民夫急用金汁灰瓶盡力防禦，陷處下巨木塞之。清兵乃佯攻東門，潛遣卒至北門，欲從水竄入，城中復連下大石，不能克。是夕有赤氣起于北方，俄變成黑，其長亘天，守陴者喧傳有神人披髮仗劍立馬雲霧中，皆曰：『元武神也。』望空羅拜曰：『神人相助，我屬無患矣。』然礮城下，兵益衆，攻益力，舉砲益繁，終夜震撼，地裂天崩，礮硝鉛屑落城中屋上，蔌蔌如雨。嬰兒婦女狼奔鼠竄，雖至窮苦，必以一簪一珥繫肘間，曰：『此買命錢也。』

捱至初四日五更，大雨，守城百姓露立三晝夜，兩眼溼爛，膏騰欲仆，復遇暴雨，舉體沾濕，食飲幾絕，不能自支，漸有去者。時當事者與諸孝廉青衿悉仗劍立雨中，見守城者將散，大驚，分投勸勉，然不能禁矣。清兵見守城者漸弛，攻愈急，多縛軟梯至城下，一將以大桌覆其面，踞梯而上，勢如飛鳥，城上磚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躍而登，遂斧斷東關，縱兵大入。峒曾猶坐城樓，指麾自若，二子侍，遽呼曰：「事急矣，何以爲計？」答曰：「有死而已，復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語未竟，守陴者過而大呼，城已破，峒曾急呼二子去，不從，復大聲訶之，走數步復還，峒曾怒叱曰：「我死國事分也，祖母在，若輩應代我奉事，戀我何爲？」二子慟哭而去。至孩兒橋皆被殺。峒曾溺宣家池不死，立水中歎曰：「人死亦大難事。」回顧，見一伍伯乃其兵憲詩隸也，隨峒曾在城，因使抑其首，冀得速死；隸泣不從，固命之，乃兩手抑其首入水，啁啾有聲，復不死。爲清兵引出斬之，競奪其首獻之成棟，梟示四門，一日復懸門左旂竿上，大署逆官侯峒曾首級示衆。初六日，清兵棄城去，繩絕墮地，眼鼻已潰，鬚髮猶赫然可辨，國子生朱之熙識之，急捧歸，篋送廠頭里，覓屍身不得，其僕哭于路曰：「主君殉難時，下體着黃紗褲，用綠絲帶結襪。」有童子指之，知其處，驗之良是，得就木，若有神助云。

方城破時，西門尙木，城中男婦悉西走，街路俱有亂石走塞，顛頓得達，號哭求啓關。

淳耀堅握鎖鑰不應，其同榜進士王泰際適至，爲百姓請命，語甚哀懇，不從。復以年誼動之，淳耀大怒曰：「若欲獻城，請自爲之；我頃刻死人，不顧年誼矣！」泰際急走南門，絕城逸去。俄聞城破，方聽啓關，城門爲巨石堵塞，僅容一人往來，然鼠竄而出者，尙數十人。及清兵至，悉從屋上奔馳，通行無礙，難民在下者，反阻絕不得路，悉投河死，水爲不流。

淳耀兄弟知事不可爲，方下城，遇見紀綱僕，急問：「我父安在？」謬應曰：「死亂兵矣。」淳耀痛哭仆地不能起。時大雨濇甚，淵耀自控一馬至，趨淳耀，共乘至一庵，乃平日與其同年友陳俶讀書處也。主僧號無等者尙在，獻茶，啜茶畢，諭僧無等曰：「大師急避，某兄弟從此辭矣。」因起鍵戶，取筆書云：「遣臣黃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滅，此心而已！異日寇氛復靖，中華士庶再見天日，論其世者尙知予心。」書罷，顧視淵耀，已赫然梁間矣。淳耀仰屋而歎，遂縊其側。初，淳耀精心理學，于書無所不窺，著述甚富。旣連掇巍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勅家人勿預外事，居常鬱鬱，恨所志不遂。自國變，益復無聊，淵耀每譬解之。一日，淵耀目外入，見幼弟戲于庭，撫其背曰：「六郎，汝豎子何知國事至此，汝大兄必死節，兄死，我不忍獨生，汝將來未知流落何處？尙爾嬉笑耶？」時清兵未至，衆人詫爲不祥，至是果驗云。

明張孝廉錫眉守南城，度必破，死之。於六月二十六日先作絕命詞，大書袴上云：「我生不辰，僑居茲里；路遠宗親，遂隔同氣。與城存亡，死亦爲義；後之君子，不我遐棄。」及聞城破，謂其友曰：「宜速死。」對曰：「城破之原，不由我輩，空死何爲？君若獨斷于心，無所不可。」錫眉先驅妾入水，方自溺。襲教諭用圓抱其兄邑，諸生用廣大慟，相謂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歷三世，今日苟且圖存，何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因共溺，兩尸浮出水面，猶握手不解。其弟邑諸生用厚，攜妻子出避，尋自溺，蓋兄弟三人同殉云。

城之被破，在東關北偏第一鋪，成棟尙在東關外小武當廟中，辰刻乃開門入，下令屠城。約聞一炮，兵丁遂得肆其殺戮。家至戶到，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亂葦叢棘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脅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故僵尸滿路，皆傷痕遍體，此屢砍使然，非一人所致也。予隣人偶匿叢篠中得免，親見殺人情狀，初砍一刀，大呼都爺饒命，至第二刀，其聲漸微，已後雖亂砍，寂然不動。刀聲砒然，遍于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所殺不可數計。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藉，彌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數千人。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齒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彥

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生虜，白晝于街坊當衆奸淫，毫不知愧，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風俗雅重婦節，慘死者無數，然亂軍中姓氏不聞矣。

初六日，成棟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豕等物三百餘艘往婁東，財物木棉悉委棄不取。初十日後，士民倖脫者始絡繹入城，見室家零落，里井蕭然，無不放聲大哭。十四日，城內外喧傳明大將左良玉已復南都，清將李成棟等俱遯歸揚州。或云成棟悉輦金寶置高郵州，俟秋高後，復謀大舉；今崑嘉雖被戮，清兵業已解散。爾時人心惶惶，聽不根語，莫敢甯居。二十三日，江東朱瑛自稱游擊將軍，率五十人入縣，行牌督百姓守城，莫肯應。諸生張有光自郡歸，從衆雜髮，過察院前，見門啓，入閒觀，朱瑛立使人縛之，叱使北面跪，數其罪，戮之于市。民間競傳明兵至，瑛出西門就護國寺給已經雜髮者免死牌，百姓爭取之，葛隆鎮、外崗、馬六、楊家行等鎮鄉兵復聚，遇雜髮者輒亂殺，因沿路燒劫，煙燄四起，遠近聞風，護髮益堅。有徐元吉者，明吳淞所諸生徐鳴鹿之子，向爲本鎮中軍，成棟使署坐營把總事；嘉定破，每丁一名勒令納紬衣五領，銅錫器五件，積貲巨萬，以雜髮爲名，日出行劫，割人心手，啖人心肝，動以百計。雖遇親戚朋友，無所擇。其父鳴鹿素長厚，每聞元吉殺人，輒仰天大號，元吉怒，毒殺滋甚，與朱香、曹壽、趙五、哈百章等分部殺掠，數十里內，草木朱殷。時城中無主，積尸成坵，惟三四僧人於被

焚處，撤取屋木，聚尸焚之，民間炊烟斷絕。忽婁東浦嶠率兵至，有郭元者街市細民也，不勝憤，登城數之曰：『浦六，我嘉定太倉一水之隔，嘉定被屠，未出十日，汝人面獸心，公然來作賊！剝取燬燼，狗鼠不食汝餘。汝速去，不去將磔汝于市。』嶠掩面反走，歸愬成棟曰：『嘉定恃其囂頑，將復叛矣！』成棟怒，二十四日，遣婁東降將萬國昌等率兵至葛隆鎮，屯織女廟。

本鎮劉敖，王憲等集衆得千餘人，椎牛共盟，誓不反顧；因會合外岡鎮鄉兵，扎營薛市門橋，吹角鳴鑼，連發大礮，挺刃奮呼，乘銳疾戰，清兵少却，鄉兵奮死追擊，且戰且行。有清將一失其姓氏，身長八尺餘，面色如鐵，乘馬壓陣，偶失隊，鄉兵朱六於道旁登溷，適清將單騎過其前，不意中突出抱之，因墮河中，清將倉卒拔刀，未及出鞘，朱六用兩手緊束之，疾呼求救；鄉兵聞喚聲甚急，反視，見朱六正與清將相搏，濺水如濤，山浪屋，大笑，爭下水擒之，立刻梟斬首級，大幾如五升槃，復鼓衆急追，及於南馬頭，復大戰，共斬七十二級，鄉兵歡聲動地，以爲此後不敢正眼覷葛隆鎮矣，遂稍懈散。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至，鄉兵未集，惟孫小溪父子四人守南橋，小溪被殺，清兵入鎮，居人尙未起，肆行屠戮，流血沒踝，乘勝屠外岡鎮。二十七日，浦嶠、浦嶠等知外岡、葛隆二鎮已被，道路無梗，且嘉定初被屠，雖有存者勢不敢抗，然不剿絕，後必有變，因力勸成棟再屠其城。是

日逢嶂者，齟齬不留。嶂既據縣治作令，自念本婁東人，距嘉定不四十里，與嘉人士素通聲氣，非刑殺無以示威，於是邑諸生朱衷恂以留髮故梟首東門，諸生婁復聞、嶂友也，於南門外被縛，尚呼嶂字曰：「浦君屏我好友，釋我，當厚報。」語未脫口，并其妻子及姊及外甥悉斬首，嶂氏血脈遂絕。遺民重足而立，嶂乃安意肆志，發兵入村落打糧，鄉里男婦悉用亂草蒙頭，伏水中以避害，蓋數十里無甯居者。嶂日夜與其鄉里兵丁共分財帛，并括取木棉器物，滿載婁東，於是邑中貧富悉盡。未踰年，清部院廉知嶂罪，下郡獄，受笞無數，旋伏誅。嗚呼！孰謂天道遠哉？

初成棟至吳淞，明百戶哈伯章首獻軍器火藥，三科武舉馮嘉猷獻吳淞遠近地形本所攻圍守禦之法；及成棟攻松江府，以嘉猷署吳淞總鎮事，嘉猷於地方多所寬貸，遠近百姓甚倚之；惟徐元吉甚肆荼毒，嘉猷反憚之。原任陸營把總吳之蕃者，父斗南，於崇禎朝奉命討流賊死事，之蕃常自謂忠孝之門，聞手下百戶降，怒曰：「奴輩皆世職，降何容易？俟大明兵得汝，定當抉汝眼，剖汝腹，抽汝筋，鑿汝骨，今日且莫喜也。」

八月十六日，把總吳之蕃起兵江東，被獲死之。之蕃於江東起兵，至吳項橋登岸，嘉猷聞報，聚老營兵涕泣曰：「汝曹聞之蕃前日語耶？猝有不利，我與汝皆粹首矣！」老營兵踴躍用命，先遣人焚之蕃舟；之蕃兵皆烏合，見火起，一時潰散，之蕃連殺數人不能定，呼天哭曰：「我

父子並死王事，分也，所恨心力殫盡，得起義師，未戰而潰，我目弗死矣！於是挺鎗欲赴門死，居民汪三素與相識，以好言誘之，陰謀竄取之，蕃素抗直不疑，與同行至水旁，三忽推之墮水，爲所擒。嘉猷兵呼之蕃及其父祖名大罵，以所得首級懸其項，困辱萬端。嘉猷大陳鼓吹，取花紅羊酒，犒得勝兵，卽於其地縛之蕃，推入陷車，詭指罵曰：「吳之蕃，汝本吳淞牧兒，僥倖得一官，何足指數，敢作此事，豈非沒福？」之蕃大笑，罵曰：「奴輩自謂得福，我懼滅門，不久乃是禍！」徐元吉瞋目顧之，之蕃復罵曰：「我朝廷世臣，父子忠節，汝曹逆賊，狗彘所不食，何敢以面目向人？元吉以糞穢塞其口，之蕃唾而大罵，解郡城殺之，遠近始薙髮，稱大清順民云。

是役也，城內外死者二萬餘人，縉紳則有侯峒曾，黃淳耀，龔用圓，孝廉張錫眉，貢生則王雲程，青衿則黃淵耀等七十八人。其時孝子慈孫，貞夫烈婦，才子佳人，橫羅鋒鏑，尙不可勝計，設縣以來，絕無僅有之異變也。予目擊冤酷，不忍無記，事非灼見，不敢增飭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耆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悽風慘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跋

右嘉定屠城紀略一卷，不著撰人名氏，紀載彙編本改名東塘日劄，題嘉定朱子素九初述，與此本字句稍有異同，如：『羅店鎮民支廉爲鄉兵首。』日劄作『朱鯨。』『原任儒學訓導萬達攝縣事。』日劄作『萬達。』『鄉兵集護國留皇光慶寺中。』日劄作『護國留光，皇慶，集慶四寺。』又日劄載：『侯峒曾之僕陳喜號泣而來，大呼城破。』『峒曾溺葉家池不死，使舊隸抑其首入水，清兵引出峒曾并隸殺之。』而紀略皆失載，輾轉傳鈔，或多譌脫，抉而出之，亦足資參證也。南都淪陷，郡邑風靡，惟江陰與嘉定拒守最堅，死事亦最烈，忠義之氣，上掩三光，下薄九地，百世而下，聞者猶興起焉。同時殉節者，此書所載龔用圓諸君子外，尚有諸生馬元調，夏雲蛟，唐全昌，見於紀述，其他則姓氏翳如矣。秋室集跋南疆逸史所引書目，有朱子素乙酉紀事，殆卽此書而又易其名耳。